

【醫】者父母心  
【還】素嬰兒心

【道】為天地心  
【元】氣自然心

# 醫道還元

呂祖

上  
卷

醫學之道，博大精深，醫書之理，千變萬化，鉤深致遠，實皆導源於陰陽二氣而已！友人述中醫不科學皆因只談陰陽五行！吾復之中醫乃自然醫道，倡「固本培元」，「本」指「事情的根本、根源」，「元」也就是「元氣」，謂提防勝治療方針，呂祖倡修心修性乃需從修身為首，故身體安康方能性命齊修！



【醫】者父母心  
【還】素嬰兒心  
【元】氣自然心

【道】為天地心  
【元】氣自然心

醫學之道，博大精深，醫書之理，千變萬化，鉤深致遠，實皆導源於陰陽二氣而已！友人述中醫不科學皆因只談陰陽五行！吾復之中醫乃自然醫道，倡「固本培元」，「本」指「事情的根本、根源」，「元」也就是「元氣」，謂提防勝治療方針，呂祖倡修心修性乃需從修身為首，故身體安康方能性命齊修！

免費贈閱 愚徒

著

醫道還元 (上卷)

呂祖師著



天下大矣。民生眾矣。在吾宇內者。無不可共登於仁。壽然而耆。老康強者。十無二三夭折。疾病者十居八。九二氣乖。錯五行悖。亂使之然也。二氣五行胡為乖。且悖內邪。起而擾之。外物紛而誘之。夫豈賦予之。有感哉亦斯人之。自作自為。耳既作而致之。自不得不醫。其戾者使之和偏者使之。正先天三陽操百脈之。根蒂後天。三陰握七。竅之樞機分而言之。則身心性命統而會之。則為道不治身無以及心學不治心。何以入性命之。微且發理。不精無從引人入聖。吐詞不亮。最易誤人。強猜今吾內相。呂真大願化作慈航。盡吐闡玄。奧窓小心著成寶典。直括大道隱微。稟命重重。欲拯斯人陷溺篇。成累累實本。吾道推詳默慰。吾衷樂題。數言於卷。首謂之序。也可謂之經。亦宜其詞。曰大化玄。宗歸無極。無無參透。極品蓮百。脈歸根涵。動靜動是陽。始靜是陰。精津血液。巡百體百年。一逝體何存。調和五行。歸安泰安土。敦仁泰祉。臨轉入紫微。勤護守護國安民。守維均水火。

## 序二

### 玉皇大天尊序



太乙真人  
呂祖仙師並序

二〇一六年中旬將重印《醫道還元》，乞求恩師太乙真人為此書賜序。

古人三聖者，彰論三才配五行之卦象也。故乎黃老醫與黃老道在源同並茂乎展也。是書彰貫醫宗之說乎道義也。人身天地皆同，小宇宙之皆類，五行之宗，書其表述細微而終歸乎道也，壹氣呵成矣，書多序矣而今重梓也。真人並序以發醫道之玄微也哉。

天運丙申辛卯月吉日降於香港紫枬觀壇前

# 醫道還元

上卷



二宮。生萬象萬物。生化象歸空。形固質剛。傳妙法妙行。歸本法通圓。透出大千千萬理萬重。關隔理潛孚卅六洞天。無餘蘊餘間。好把蘊推尋大地山河。堪遍布遍行海內。布恩波內。相殷懷全。吐露吐血嘔心。露雨深得法。操持能變化。變老為童。化丹砂。不世奇緣。成奇遇。奇寶流傳。遇當珍醫道還元。元即道即仙。即佛道。同途語。語已盡篇。中義中正。和平義靡。幽欲明至。道求即是。即此短幅是弁言。旨。

聖清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季秋二九戌刻降著

## 序三

### 太上道祖序

妙哉。妙哉。至道淵源統三教而一。以貫之從未有發其微。而抉其奧者。夫道之入。也至微究。其合而切。於人不外。身心性命。自宗旨不明於世。不知其幾千載矣。談道者不入於雜法。則趨於枯槁。其間明道之士。把道而立說。著書又皆指東畫西。藉端罕譬。雖未嘗不隱寓至。理而無不令人迷目。甚至強猜誤解貽累。無窮求其源流。畢貫縷晰無遺者。考前代以來。未有如呂真此書之詳明。駁括焉淺。而血脉關竅週身之。伏根起始及病態之。變遷治法之。委屈罔不露於紙上。深而大化。五行運轉。生剋亦駁。管於行間。舉登真證佛之。階梯直從調和血脉。徐徐引進漸而入於深微要之。大道無形方能造就諸書。皆言丹還則轉老為少。百疾全消。自吾思之。盡美實未書善人。雖由性命乖離致心受其病。而後牽連於百脈。然百脈既受其病。又何暇講龍虎之爻。龜蛇之會。救死尚恐不贍。縱有三家相見之。法無從施。兩大締交之。妙莫可措。執此與語禪。真是猶使餓殍。荷千鈞之。任也剝膚。



醫道還元

上卷

之災。未去奚暇治心完性命。今呂真之書可謂無量渡人。得其要領矣。調百脈使歸安和。不異厥初此身之還元也。修五德以達到無礙不愧本來此心之。還元也。煉精歸氣。煉氣歸神。煉神化虛。反其當來此性命之。還元也。醫中有道。道中亦要醫。無非返本尋原之。妙得其會。宗誰非乘雲之客。修到圓固可待出世之。期三教同源於茲可見萬法歸一舍。此安求道。不遠人在斯人之。自證法惟。契我實令我以矢辭後之。學者其毋畧焉可。

序四

如來佛祖序

粵稽古來醫家始。以治病發藥名世。終則人道登真者。代有其人。何則。人。身百脈。悉符天地奧玄。其精於治病發藥。時已把先天後天了然於心。目舉人身上下關竅絡釋與百味之生剋。走守無不貫而徹之。是療疾已得大道。之。度數及委心入玄宗。而先天之妙道遂源流畢達今覽。呂真是書可想見其學之。所從入亦由是焉首。透脈絡關津百端病態。藥法千層。每歸本於河洛。尋。將人身真宰地上搜剔乎。盈虛剝復。直合兩大妙機。再舉性命推究乎無始之。始無終之終。盡賅生天生地奧義。自首篇以迄終篇實作仙作佛之門徑。了凡入聖之階梯。疾者讀之而愈。愚者讀之而慧生。智者讀之而凡骨。即換真可謂天人畢貫三教統宗矣。人生百歲。光陰自當早尋出世妙法。倘令家家熟讀。人人會通。安見疾之纏身道之。或墜耶我佛梵音斯人罕達。今呂真著是書流傳於世。靡特儒生得所益。即我佛道。亦有助也。故特作數言於篇端。



## 文昌帝君序

序五

從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者造化之根。剛柔者制節之用。宏開萬象。統轄五行。聚兩大之英光。全賦於人身內景。作三元之蒂子。獨靈於物類分承。是故道體玄微。斯人咸具。淵源探索。是誰靡遺。自往昔以迄當今。丹書未曾先治病。由今茲以開來學。玄籍創見號為醫。如孚佑呂真者。願宏救濟。宇宙咸入襟懷。道合方圓。蒼黎素聞遺跡。大凡有大願者。必有大功施。今竟於是見之焉。是書自庚子初年。已有下傳於世之想。無如世類紛紜。多是半疑半信。因之奇珍護惜。不遽直吐直陳。今逢上帝贊眉。悲生民之陷溺。諸真拭目。望斯道之昭彰。會議上奉通明。乞恩降旨。幸護大開聖聽。特敕垂書。此固後世可蒙其休。實上天不靳其惠也。細核是書秘旨。惟以先天大道為歸。首傳妙法治身。務使後人循途而

入。剖眾脈之根厚。如犀分水。詳百端之變態。如珠走盤。身病既已。心疾宜祛。合地符天。賅河圖之生剋。從流反本。見神妙之充周。達道元性回光。大地陽春可樂。先從元命固本。殘年老叟復強。疾疾皆醫。人實可登上界。篇篇是奧。世莫視為虛文。吐盡血心。成茲金玉。瘁了道貌。作為梯航。有心人果能把玩潛通。自醒大夢。樂善者倘為流傳廣布。不少奇功。斯則呂真無量渡人之願可償。亦即天帝憂道不明之懷堪釋矣。是為序。

# 醫道還元

上卷

序六

關聖帝君序



自古醫家相授受。皆謂藝術一流足以濟人之。窘急顛危不足。以語乎玄微大道。然此特未推究其源頭。耳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內之陰陽。五行即太極對待生成之。理也脈絡關竅。即天之黃道。赤道及星辰。次舍地之。河嶽津梁也醫道之。通乎天地已可概見。且推廣言之。人生天地間。實無在非病身病猶小也。心病更大至於性命之。病則又微乎其微。深而不易測。此處一受其病。則心病起。身病亦為之牽纏。人祇知病之。中於身者為難堪。而不知病之中於心與性命者。為根原欲已人之病。自不得不把其病之根拔而除之。然則醫之一。道豈徒藝術云爾。哉歷覽諸書。所言者。無非皮毛。且言身者。不及心言。心又不復透到性命。即就其治身。而論亦不過外。燦究於身中。先天本原未曾道其一二。亦何怪以藝術目醫學。今觀呂真之書。則有異焉言。治身即丹。玄之表講治心實大道之裡。說到修性復命。自是先天無極真源頭。而病之淺。深無不洞達醫之玄妙。包括靡遺溯其本來。性命克完。

則心與身皆無病可治。直可造乎清虛。但究乎初學入手。則必由淺達深。所以先醫身。繼醫心。終醫性命。洵確乎不易之次序。呂真此書實廣矣。微矣作續命之寶典。渡世之金丹。可無遺憾矣吾也。生盡貞忠。未講先天玄奧化。乃修習始悟至道機緘。閱此雲章。含盡苞符之。秘籍茲風。世足慰宏博之懷。先得我心。願斯人共嘗至。味重感天德歷萬世。不易其衡。果能循此程途。何人不造無邊法界。直到功成。活潑奚地。不作大化。妙行自醫。又復醫人。醫醫不已。達道堪傳妙道。道道皆通。不幾是書之嘉惠無窮。期後世之受益無限量。耶是以樂為之序。

# 醫道還元

上卷

自序

## 醫道還元自序

天地一道之。所彌綸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盈天地。皆道即盈天地。皆陰陽人處其中得天地陰陽之。氣以成形。並得天地陰陽之理以成性。性即道之。所見端不有道而形為虛器。不有形而道將安付合天地之道。而寄於人。皆各稟其全。但人自有生以後物。欲錮蔽聲色貨。利口剉喪。其本真奸巧。貪殘漸流入於惡道。道之不明於天下。所以有待於醫也。然欲醫道之。不明者使之。明必先醫載道之軀使之。安和而自適蓋人。因知誘物。化耗其元陽之。真性繼而愈趨愈下。舉百端孽緣交集。日積月累。五氣受制而不平。三元因是而破敗。百病遂覺。旋生是人身之。病先由離道。而致故欲醫道不可。不先醫其身。也吾自晚唐下塵。得遇鍾離老祖授以心性之學。昄依至道。並授濟世救人妙術。令我遍行救濟數十載。足跡幾遍寰區。一旦叨蒙天恩。遂辭塵而歸羅洞。迄今廁身金闕救世之。本願未酬時。駕青鸞度人之。素懷欲白。適逢文武二帝同在座中。談及至道。不明人心日流於穢濁。

致本真喪而疾病夭傷。興言及此。皆為太息因協奏。上皇降旨勅吾垂書。俾迷昧者得所信從。而學習統君。民上下老稚智愚而皆宜。故特擇地於信宜焉爰令法門弟子。秉木筆以。待傳將吾所得醫身。醫心。醫性命之道。畢達於世。上皇名是書為醫道還元。夫物不究。其本則泛。而涉於偏不能使舉世皆宜。必不能徵後世之。信故作為是書言身。必究調理陰陽五行之。源頭言心。必推本合天符地之。要旨言性命必窮到無極真宗。使人得由淺入深。反尋原本。首從身集。參透自得調理之。方次從心集究。明可獲人道之門。再將性命集體會以。為印證可造無上之境。古經云。無身不能成道。故先治身。繼治心。終治性命而統括之曰醫。人人共此。知能勿謂今古不相及。篇篇寓有奧義。要知神聖皆可為。人果不自滿假不甘下流。由身及心由心及性命一一會通。又何疾病之不可已。又何患至道之。不造其極耶。統述。是書本意於篇首後之學者。其共諒子之苦心焉可耳。



## 目錄

### 序章

序一。太乙真人並序	4
呂祖仙師	
序二。玉皇大天尊序	5
序三。太上道祖序	7
序四。如來佛祖序	9
序五。文昌帝君序	10
序六。關聖帝君序	12
自序。醫道還元自序	14
	18

### 呂祖醫道還元《第二章》

症候源流《總論》	
症候源流《詳解》	
	62 59

### 呂祖醫道還元《第三章》

藥法闡微《總論》	
藥法闡微《詳解》	
	121117

### 呂祖醫道還元《第四章》

天地心《總論》	
天地心《詳解》	
	206205



洪濛未判一氣混元（<sup>#註一</sup>）。太極初分五行列位（<sup>#註二</sup>）。陰陽貫乎萬象。水火運於兩間（<sup>#註三</sup>）。天氣輕清。常充盈而流轉。地氣重濁。實凝固而安貞。<sup>(#註四)</sup>人稟三才之末身具百脈之關。上則符天下則符地（<sup>#註五</sup>）。天有晷度人之脈竅同其源。地有山河。人之脈絡合其妙（<sup>#註六</sup>）。三百六十無非脈之貫通。八萬四千。盡是脈之穿透（<sup>#註七</sup>）。同源異用合一分三（<sup>#註八</sup>）。內景和諧。諸災不作。本真耗散。百病俱生（<sup>#註九</sup>）。時手庸醫習古書而未化強猜誤認親人命若無關。悉由脈源不分脈理所以多錯也（<sup>#註十</sup>）。吾試言之北坎命根活五黃而通九紫南離神室宰白璧而守青松（<sup>#註十一</sup>）。其動也若換宿移星。其生也如長虹閃電。清清淑淑。洋洋悠悠（<sup>#註十二</sup>）。十二辰動數有常。上下關周行不滯。畧言其概。大象如斯（<sup>#註十三</sup>）。至若究乎命之源本。必審乎脈之根苗。土釜潤溫。息息之來不暴。金鐘鳴響。點點之報有神（<sup>#註十四</sup>）。火得水而不飄。象如燕飛下上。水得火而可治形若鷺行往來（<sup>#註十五</sup>）。藏魂宮

安。那有鈍刀刮竹。載意垣穩。豈見競弩張弦（<sup>#註十六</sup>）。其至如賓。知五臟之完固其去似客。識六腑之平和（<sup>#註十七</sup>）。興衰雖按四時。端的實憑三指。此乃以平等而論之。先知無病所流露也（<sup>#註十八</sup>）。來長去短。陰海泉涸何疑。去疾來遲。陽關氣虧莫錯（<sup>#註十九</sup>）。察來撒豆拋珠。知命基之不立。按。去轉繩扭索。有暴客之相侵（<sup>#註廿</sup>）。鐵尺橫空水土敗。燈籠懸象火德非（<sup>#註廿一</sup>）。純陰自有本相。張舉則難速生。純陽宜守舊規消沮而期將至（<sup>#註廿二</sup>）。頻頻到手辨實與虛。間間通音。問寒與熱（<sup>#註廿三</sup>）。江中竹筏。須按部位以究其端。池底藕蓮。亦依方所以原其疾（<sup>#註廿四</sup>）。猛虎下山當知攻法。微羊宿草。間宜施威（<sup>#註廿五</sup>）。葱裡試問有否。石內那見空焉（<sup>#註廿六</sup>）。滑等油車之轉男婦作用當分。濇如石路之行。陰陽損虧宜辨（<sup>#註廿七</sup>）。絡不流通。定是兩端首鼠。關苟蔽塞。好比一個驚鴻（<sup>#註廿八</sup>）。三陰賊刦。敲到密而且微。三陽敵攻。打來重亦兼疾（<sup>#註廿九</sup>）。魚戲波難逃十日鳥啄木莫度三朝（<sup>#註三十</sup>）。暴然半刻不來。將作行屍之體。倏爾幾聲亂應。急求保命之丹（<sup>#註三十一</sup>）。時假時真兼望問。欲前欲却有吉凶（<sup>#註三十二</sup>）。得藥加大。知添病服湯益頻更違和（<sup>#註三十三</sup>）。幾呼方來點水。無常欲臨一吸已動七星。聖醫難救（<sup>#註三十四</sup>）。浮大則晝可卜。沈細則夜為期（<sup>#註三十五</sup>）。其或暴脫根株。難窺源本。兼辨聲色。可究情由（<sup>#註三十六</sup>）。其音重急。應知內蘊非虛。其響緩微。多是中藏不實（<sup>#註三十七</sup>）。欲言而舌結沈沈。失珠光於海底。無問而



洪濛未判一氣混元（<sup>#註一</sup>）。太極初分五行列位（<sup>#註二</sup>）。陰陽貫乎萬象。水火運於兩間（<sup>#註三</sup>）。天氣輕清。常充盈而流轉。地氣重濁。實凝固而安貞。<sup>(#註四)</sup>人稟三才之末身具百脈之關。上則符天下則符地（<sup>#註五</sup>）。天有晷度人之脈竅同其源。地有山河。人之脈絡合其妙（<sup>#註六</sup>）。三百六十無非脈之貫通。八萬四千。盡是脈之穿透（<sup>#註七</sup>）。同源異用合一分三（<sup>#註八</sup>）。內景和諧。諸災不作。本真耗散。百病俱生（<sup>#註九</sup>）。時手庸醫習古書而未化強猜誤認親人命若無關。悉由脈源不分脈理所以多錯也（<sup>#註十</sup>）。吾試言之北坎命根活五黃而通九紫南離神室宰白璧而守青松（<sup>#註十一</sup>）。其動也若換宿移星。其生也如長虹閃電。清清淑淑。洋洋悠悠（<sup>#註十二</sup>）。十二辰動數有常。上下關周行不滯。畧言其概。大象如斯（<sup>#註十三</sup>）。至若究乎命之源本。必審乎脈之根苗。土釜潤溫。息息之來不暴。金鐘鳴響。點點之報有神（<sup>#註十四</sup>）。火得水而不飄。象如燕飛下上。水得火而可治形若鷺行往來（<sup>#註十五</sup>）。藏魂宮

關周行不滯。畧言其概。大象如斯（<sup>#註十三</sup>）。至若究乎命之源本。必審乎脈之根苗。土釜潤溫。息息之來不暴。金鐘鳴響。點點之報有神（<sup>#註十四</sup>）。火得水而不飄。象如燕飛下上。水得火而可治形若鷺行往來（<sup>#註十五</sup>）。藏魂宮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一) 洪濛未判一氣混元。

呂真人曰。洪濛未判者何也。大荒以前。未有天地之先。所謂無極之主宰。在人則未生之初。無有而無不有。一點靈氣而已。氣者何。一點靈光混沌沌。無所作用而冥然寂然。無天地之形。自有天地之理。所謂元也。無極生太極。基於元始。在人則未胎時一點靈。此靈萬劫不改。所謂有形有質皆有壞。無形無影纔是真。即此義也。

## 脈理奧旨《詳解》

(#註二) 太極初分五行列位。

呂真人曰。太極初分者。既有天地之後。則天主覆而地主載。在人則自嬰兒因地一聲。而後有形有質。內蘊無窮。亦居然一太極也。天地開而陰陽判

唇竟沓沓。起魔障於絳宮（#註三十八）。聽若鏗鏗不壞關元氣海發之囁囁定是敗土破金（#註三十九）。此乃聲之原於經脈。實見脈之達於聲音（#註四十）。脈隨五氣以發舒色因五行而遞見。黃氣流形。中宮之惡。黑雲發見下隰之殃（#註四十二）。青則震位之徵。白則兌宮之驗。病起南離為大赤。皆合八卦而同推（#註四十二）。黃帶青。木盛土瘦黃而黑土燥泉乾。赤入黃中。火燒瓦釜。白侵黃裡土失金甌互相察著。自覺詳分（#註四十三）。脈合而一箭破的脈殊而九竅當參。載籍備詳。勤稽自得。竅竅皆統於三焦。滴滴咸歸於六部（#註四十四）。察其兩旁。大小攸辨。究其三驛。強弱暗分（#註四十五）。獨盛一指。當問賊由誰唆。兼變兩關。還尋惡從何起。左冲右突似敗兵細觀何宮之異。忽來即去如狂鳥。詳搜攸伏之緣。按部位以參考。憑靈苗為照燎（#註四十六）。擒賊先擒王。正本清源之說。除惡如除草。救火避水之能（#註四十七）。推本末之所流。合外內以互證。脈病坎宮。宜建金屋。脈傷離位早灌木林（#註四十八）。少女衰弱。黃庭打掃光明。長男憂愁。黑虎豢養周密（#註四十九）。中堂敝陋須補葺。大法包羅要覓尋。此乃察脈之先徵即以防病於未發（#註五十）。口腹之資。按脈理而敬避。調理之妙。憑心法以為宗。制治於未爻。保邦於未甯。外寇所以不興。內賊亦以不作（#註五十一）。醫未病之病。見在機先。逐既災之災。法在指下（#註五十二）。推之四時八節。妙合天機。溯其分鎮各司。理同地道（#註五十三）。星辰次舍。盡在身中山嶽川流。悉歸臟內。斯理至奧。其妙年。吾道在此。特為傳之（#註五十五）。



# 醫道還元

上卷

陰陽判則有五行。位鎮八方。相生相剋。而成造化所以萬物之化生。無非五行行之鼓鑄。在人則內之五臟。自有五行。亦相生相剋分鎮八方而成變化此所以推原乎脈絡之根本也。

(#註三) 隱陽貫乎萬象。水火運於兩間。

呂真人曰。陰陽者天地二氣。陽剛而陰柔陽主動陰主靜。實統乎五行者也。統五行而鼓鑄。凡在覆載內無不為所主持。生生化化。自有萬象之昭垂在人則有身中流動化生。穀道與水道不相紊亂。五臟中或主魂。或主神。或載意。種種迭運。亦是萬象之垂也。而無不統於陰陽水火者。乃天地間生化之妙用。無水不生。無火不化。水火交濟而成治。兩間即天地也。在人身中。在然一天地。而水火亦為化生之樞機。水升火降所謂運也。

(#註四) 天氣輕清。常充盈而流轉。地氣重濁。實凝固而安貞。

呂真人曰。天氣輕清者何氣即靈陽之活潑流動。無微不入。無時間斷。謂之充盈流轉。在人亦不過一點靈陽之氣充溢於週身耳。地氣重濁者何。乃陰氣也。柔氣下凝。必得陽氣之交。而發育。所以孤陰不生。天地交而為泰。凝固安貞者陰之氣。主乎靜而獨凝於下。觀水之潤下便明。貞者正也。與邪雜之氣不同也。在人則陰海主靜。而發生亦與邪雜不同焉。

(#註五) 人稟三才之末身具百脈之關。上則符天。下則符地。

呂真人曰。人稟三才之末者淺言之。則天地人為三才人居其末也深言之。則人稟受乎精氣神。末者。自始至終之意。即作一全字解。身具百脈之關者乃人身中內具三關。即三焦也。而百竅之脈。推本乎此。上則符天者。淺言之。則頭圓象天。深言之。則頭有九宮。猶之乎九天。精氣神。三者發而上沖頭頂。所以有百會一穴。猶之乎宗動之處於極高也。下則符地者淺言之。則足方象地深言之。則下部幽闕命門。尾閨等竅皆下凝陰氣往來之所。天氣原下降。地氣則上升。陰中有真陽。陽發則帶水上朝。所以津液灌於上部而遂布散於四肢百骸。合天地之妙用。謂之符不亦宜乎。

(#註六) 天有晷度。人之脈竅同其源。地有山河。人之脈絡合其妙。

呂真人曰。天之晷度者乃周天度數。左旋而右轉日夜不息。纏度次舍。無所乖違此動機。實妙機。人之脈亦合乎週天。旋轉而不滯竅者即天之纏度。次舍也。謂之同源同乎不同。地有山河。則止蓄流通。高下起伏。此地之脈也。人之脈亦有起於何處。止於何處起伏根源。充周無礙實契於地脈。謂之合妙合乎不合。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七)

## 三百六十無非脈之貫通。八萬四千。盡是脈之穿透。

呂真人曰。三百六十者何也。此乃人週身之骨節一人如是。人人皆如是。無多無少。而脈之周流不滯脈動即氣行。節節相通。初無隔礙。其貫通何如也。八萬四千者何也。乃人通身毛竅也。人之氣脈既有其發源。即有其布散。脈從氣生。氣隨脈行。從肉理而透毛竅。試觀人勞動則穀氣生。穀氣帶津流布。從毛竅出而為汗。即此便可明。而八萬四千。亦合天之小會次。所以人稟乎天。人人如此也。

(#註八) 同源異用合一分三。

呂真人曰。同源異用者何。即上文所謂與天同晷度之遷移。與地同山河之起伏也。異用者何人之氣脈雖符天地而天地冥然無情欲之干。常安貞而不病。人為七情所耗百憂所擾。久之五氣不和而生疾。有疾則用醫此一說也。深言之天地不自生人。人則生生不已。有生則有老。而疾與死亦因之。此又一說也。所謂同源異用也。合一分三者何。脈皆一氣之流貫。從內三關發而注於左手。亦分上中下三部。即與天地之道。一分為二。二變為三。三即生萬物契其妙也。

(#註九) 內景和諧。諸災不作。本真耗散。百病俱生。

呂真人曰。內景和諧者何。乃上膈中膈下膈之關津要會謂之內景。和諧者。察其上中下之脈。不遲不疾無獨大。無獨小。無獨弦。有底有面。不沉不浮。神圓氣足。便知下膈之不枯。中膈之不礙。上膈之不燋。陰陽交濟。災從何作耶。本真者乃人之元精元氣元神也。三者亦相為倚伏。循環相生。氣虧則精竭。精竭則氣亦不生。而神與之俱衰。神怡而氣自暢。氣暢而精自足。精足而氣與神日旺。所以本真為人生死關頭倘若耗散。則動而見於脈。必有如下文所論之弊端。不能畢述於此。三元壞而自病有不生乎。

(#註十) 時手庸醫習古書而未化強猜誤認視人命若無關。悉由脈源不分脈理所以多錯也。

呂真人曰。吾自成道後。以所得之醫術雲游天下。救濟人間。見有善根而或偶染奇症者。不辭辛苦。每體上天好生之德。廣行救濟。今奉上帝命傳之於世。以啟來學。因時手粗讀古人幾句醫書。不知變通。自以為是。執著古方。殊不知病有不齊。方亦不可盡泥。所以時手醫術終歸於庸而不化也。惟其食古不化。所以胸無獨見之明。遇著奇症。及脈之疑似。強不知以為知。遂至誤人不淺。以人命為兒戲。深可惜也。然其中非無聰明之士。可以深造。但不肯虛心訪學。又不肯細心參詳。豈知脈之理奧。其道甚微殊不易解。皆由自作聰明。所以



# 醫道還元

上卷

終不能分別其疑似。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亦安得不錯醫道豈易易哉。

(#註十一) 吾試言之北坎命根活五黃而通九紫南離神室宰白璧而守青松。

呂真人曰此推論脈之發源。脈皆發源於五臟之真氣。北坎者何。在天則坎為水。居北。在人則至陰之所腎是也。腎屬水。故取象於北坎。何以謂之命根蓋先天陰孚孕陽。為發生之始。人之腎水。乃生身源頭。兩腎中間一穴。有真火在焉。所以作生化之本。故謂之命根活五黃者何。五黃乃中宮之土其色黃。土數五。故曰五黃在人則脾土是也曰活五黃者何。土無水則燥。而不生物無火則土亦冷而不生。所以水中寓有真火。合而潤緩乎脾胃。謂之活五黃。通九紫者何。九紫即南方離位屬火。火本赤。但赤與北方之水相映。水色黑。赤黑成紫。在人則為心故心屬火。曰通九紫者。火得水之上升以交濟則火不烈而心不焦燥而寧。心下有小腸相附麗特言心者省文耳。南離即心。心為神明之區。神不寧則謂之火烈。火烈則火烹而溢。水溢而涸。則不能活乎金。其金必至於燥。白者西方之金其色白。璧字勿泥。在人則肺是也。肺金燥。多因心火盛。而逼腎水之漏。水漏不能上朝。而肺故燥。所以心為肺之源頭。謂之宰白璧。舉肺而大腸可推矣。守青松者何。東方屬木。其色青。在人則肝是也。肝藏魂若心火盛逼。腎水洩而至於乾。水乾則木無所灌溉。而木亦枯矣。松字勿泥。心神怡則水生。水生則木茂。謂之守青松。肝

中有膽。特言肝者省文耳。

(#註十二) 其動也若換宿移星。其生也如辰虹閃電。清清淑淑。洋洋悠悠。

呂真人曰。動者脈之流動也。脈之動。氣為之。不外一陰一陽摩盪而使之然。若換宿移星者。即上所謂晷度。人身脈竅同之。其轉動若星辰之周行次舍黃道赤道。絕不紊亂。星宿隨氣為旋轉。人之脈亦因氣而周行。所謂若換宿移星也。生者乃服動而透達。如長虹閃電者何也。此言脈之神氣。自其來而論。試看虹之上透。神氣奕奕電之發施。神采爛然。脈之精神奕奕。神采爛然。寔無異於此。其中意味。在人領會。清清淑淑者。乃脈之不剛不柔。好似春風之來一般。洋洋悠悠者。乃脈之無過遲。亦無過疾。如下文所譬是也。能知此者。其心領神會。而脈之意味曉矣。

(#註十三) 十二辰動數有常。上下關周行不滯。畧言其概。大象如斯。

呂真人曰。十二辰者。即晝夜之時辰。自子至亥也天之度數。每按十二辰。其轉動無過差。人之脈絡亦按十二辰。動發不悖。所謂數有常者乃一日之間。息息相通無止時也。即以一息而論。亦是四至為常。上下關者。即人之三關舉上下以括中間耳。氣脈之周行於上中下三關原無隔礙。一有礙則病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十四) 至若究乎命之源本。必審乎脈之根苗。土金潤溫。息息之來不可推測。則不見中毫不啻見之矣。所謂如斯。指人合乎天地而言也。

暴。金鐘鳴響。點點之報有神。

呂真人曰。命者何。即三寶也。人無此三者。豈不立斃。然三者皆稟於天。而為人之命寶。所以謂之命。命何以有源本。精藏下宮。為生身之本。氣藏中宮。為運行周身血脉之本。神藏上宮。為宰乎精氣流行之本。三者互為其根。欲究其本之盈虧。何以知之。則有脈可測。所以必須審者悉心靜氣以察之也。脈何以有根苗。蓋脈之寸關尺。皆伏根於內五臟。審乎脈苗者。審脈即以知其伏根之所。或美或惡。或盈或歉。無不恍然如見。苟能審脈而知根苗。則命之立與不立可知矣。土釜者。胃是也。人之胃如釜載物。下有真水以潤之。真火以溫之。既有真水以潤。則釜不燥烈。有真火以溫。則釜中之物可化。好似煮物一般。故其動而見於脈也。和緩悠長。而無剛急暴戾之氣。不然。釜中之物不化矣。所以下部之水火。其關係於中宮之土釜不小也。金鐘者。肺是也。肺屬金。其形之懸於內。有如鐘。故曰金鐘。鐘寔則不鳴。鐘破亦不鳴。即如人之肺金。為火逼津成痰蔽塞。謂之寔。而人之

(#註十五) **火得水而不飈。象如燕飛下上。水得火而可治形若鶩行往來。**  
呂真人曰。火得水者。乃人陰海中之真火得水以制其烈性也。假火則遇水而滅。真火則得水而不滅。但伏藏耳。不飈者。其火不上冲。安其位而煖周八方。故其發於脈也。輕清流利。活潑異常。其狀則如燕之飛試觀燕之翔風。韻韻有度或上或下。皆有自然之概。人之脈何以謂之下上。非以寸關尺分上下也。此言下上。乃脈之自下而來。時方來是下也。既到是上也。其神情寔似於此。此中神味。細參自能領會。水得火而可治者。淺言之人身中之津液皆水也。得火則水活動而不凝。乃無水停水泛之弊。世有土不能止水。而至於泛溢或蓄於關膈者。其原亦由於火之不能生土。所以火又運化乎水。深言之人之陰精是水也。若無真火則精冷精冷則人亦枯木朽株而已。苟得火以治其水。則其發於脈也。若鶩之行。疾徐有節。人亦知脈之不可過疾與過徐。究竟疾徐之節。其情狀不能說出何以使人領悟。往來者何脈之去即往也。脈之至即來也。其來去之神情寔如鶩之行耳。學者靜參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十六)

藏魂宮安。那有鈍刀刮竹。載意垣穩。豈見競弩張弦。

。

呂真人曰。藏魂宮安者何。肝是也。肝乃藏魂之區。故曰藏魂宮。秘經所謂七情打破林中鬼即言此宮也。曰安者乃人之魂安穩於肝經。然此宮何以能安。即肝木得所培植。猶之乎宮室之不壞。而可住居也。蓋人之肝木。多被七情所傷。傷之日久。一遇灌溉不足。而木為之衰。魂從何而安耶。所以肝木無損。謂之藏魂宮安。肝又主乎血。肝不耗則血無傷而流行。其發於脈也。來去順利。自無鈍刀刮竹之弊。試觀鈍刀之刮竹。其跳躍神情乃不順利之狀。然又有一種似木盛而寔非盛者。因情動肝。肝木鬱結或有假火在其中。至木剋乎土。不知者妄用伐木之功。急求捷效。不知再加調理。厥弊維均。時人言木盛。非真盛也。大率類此耳。真盛之木不動。豈有作弊之理。何謂載意垣。乃中宮之土是也。人之意發於中宮。即古經所謂土載意垣者。中空而四面有如牆垣。謂之穩者。中垣之土不敗也。人之意雖載於土。而意亂則搖動肝木以剋之。剋之甚。則中垣亦不穩而破敗。惟中宮穩固。不受大林之傷。故其發於脈也。自無競弩張弦之弊。競弩者強弓也。弦即弓繩也。強弓之繩。其梗硬之概。不甚按指。所以如競弩之張弦。弦張極而知土垣之崩壞。但又當細究其因何而張弦。或起於坎宮。或始於震宮。皆能致垣之壞。治者參詳之。所以凡事有來因。不究來因是拙人。即此故也。

(#註十七) 其至如賓。知五臟之完固其去似客。識六腑之平和。

呂真人曰。其至如賓者。乃脈之從下而來。既無刮竹張弦。故其來也。儼若賓之進見。舉步不能駐足。亦不敢踰行。神氣有節有度。然辨其如處。須在至字。玩其神情。若以跡象求之。則膠柱鼓瑟矣。知五臟之完固者。察其脈之節度雍容。乃知內五行之相生。不害不悖。鎮八方而安固。察脈者察其來。又須察其去。若來有雍容之態而去無舒緩之情。則內景猶有乖違。試看客之去也。去不遽去。去而尚有回顧之神。即此便見去之不疾。脈之去有如此氣象。便可知六腑之平而不偏。和而不戾。六腑者。乃五臟所統之六腑。如陽腑陰腑之類是也。言六腑者對舉耳。

(#註十八) 興衰雖按四時。端的實憑三指。此乃以平等而論之。先知無病所流露也。

呂真人曰。興衰者強弱之概。何以謂之按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也。方書云。春弦夏洪。秋毛冬蝕。此四時之名號。不過借而言之。即木火金水之義。春者木也。肝也。弦者非弦硬之弦。乃脈之清利明顯。兩旁不散也。夏者火也。即心也。洪者非燥暴之謂。乃神氣旺盛不流於弱小。秋者金也。即肺也。毛者非細也。乃凝結上浮不橫梗不沉陷。冬者水也。即腎也。蝕者非如月缺之謂。乃其脈之沉靜而不發揚。好似剝蝕一般。此所謂按四時。乃最要之



論也。至於一歲之四時。脈亦各分興衰。則其淺者耳。端的憑三指者。端即究其端倪之流露。的即得其內景之準的。然非三指之靈。與心相合。則脈之神情難測。而五行之盈虛莫辨。三指有輕重之別。所以究其底面之有無強弱。至於各指所按之位。自不待述。所以診法在心領神會。首貴養心。然亦不可不養指也。以上皆言無病之脈。平等者平和也。察其脈如上數節所云。便知其中藏之無病。謂之流露者。五氣發而見於脈。所以古仙師云。欲學回春手。先向平地窺。即此意也。

(#註十九)

來長去短。陰海泉涸何疑。去疾來遲。陽關氣虧莫錯。

呂真人曰。此種脈人最易昧。來長去短者。乃因脾土假寔。有螢惑之火。挾入其中。而氣未至於虧。所以其來也。自下而上。神情亦似長。殊不知一察其去。而病根自見。去短者。乃脈之應指時。神情一到即伏。如蜻蜓點水。此中微妙。世人罕知。所以然者。皆因陰海中精損。故有去短之象。吾今發明於此學者。靜參之。勿因其來之長。遂以為全無所歉也。去疾者。乃脈之一到而即不見。絕無神情之可玩。較之去短更速。來遲者。乃脈之自下而來。其神情有欲來不遽來氣象。非特減至數。乃調遲也。減至數何人不曉。若減至數。則病大發矣。遲字之義。必究到其來之神情方盡。其神氣似病鶴飛一般。皆由陽氣虧損。學者既知部位之分。寔不可不細究乎此也。吾篇內參伍

錯綜學者亦當參伍錯綜以會其全體之妙。乃得源流貫通。世人有幾粗知一二便以為天下莫敵矣。安肯虛心詳究以盡其微耶。

(#註廿) 察來撒豆拋珠。知命基之不立。按去轉繩扭索。有暴客之相侵。

呂真人曰。撒豆拋珠者。一短促極而碎點之情狀。試觀珠豆之拋散。何其瑣碎耶。人之脈如此。來之無蹤。去之無跡。到手祇見碎點。如拋珠散豆。有急者。有遲者。假火內動則急。邪氣內攻亦急。若遲而拋散。則寒沴為之。總之此種脈出。不拘何症。其根本已等敗荷。陰陽無通復之機。命基不立。可一按而知矣。未極者可治。已極者難救。治此者須按症而亦不得徒治其症。不顧本。所謂賊未破。將先摧與不治無以異也。他脈皆可以塞流取勝。此種脈不可徒塞其流。必兼清其源。方覺有濟。一味貪勝。則貽誤靡淺也。轉繩扭索者。乃脈之動而左冲右突。不清不明。如繩索之轉扭一般。其兩旁最易辨此種氣象。或邪攻。或寒逼。或毒攻。症亦不一。不論虛與實。統名為暴客。侵。暴客者即如盜賊之人室。室內不安。遂有不諧之聲音達於外。脈之轉扭。即不諧之音也。粗心者多有以轉扭之脈。而祇認為數。蓋轉扭必兼數故也。轉扭最忌其甚。甚則易於誤命。各方書亦辨之詳矣。學者不可不留心。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廿一)

鐵尺橫空水土敗。燈籠懸象火德非。

呂真人曰。鐵尺橫空者何。乃人之脈如鐵尺之硬。此種脈有數樣。有五勞七傷。甚而脈或鐵尺者。有因病而為時醫所誤。認虛為寔。抑成假寔真虛。妄投攻伐之藥。不知根本。致斬喪其元。而脈成鐵尺者。有年邁而外體素無甚弱。一旦微恙而成鐵尺。或身全無恙。而鐵尺已著者。謂之真臟見。總之將成鐵尺者或可治。已成鐵尺者難。老年而突成鐵尺。與上二類有別。以其一見而難以措手也。所謂枯木朽株。逢春不生。逢秋速壞。所以然者。皆由內之水乾而土受其病。土不安其位。而水益受制其源以土不生金。金難受水故也。燈籠懸象者何。乃人之脈如燈籠。外之形質似甚強壯。其中寔空虛之極。此種脈多屬下關之虧。何以謂之火德非。試看燈籠內之火炎光發。亦有張侈之象。其寔虛中之火且其火乃係暴然挾來的。非其本體之火也。故謂之火德非。日火德者真火為生生之火。其性至和而不害。所以有德非若邪飄狂災。亂沖辭突擾害中原者也。火德而曰非。即邪飄狂災。時人往往認假作真。妄加攻治又或粗知其概。好治標而取捷效。殊不知效未見而大患作矣。患者何。即有如上文之所云。可不慎哉。

(#註廿二)

純陰自有本相。張舉則難速生。純陽宜守舊規消沮而期將至。

呂真人曰。純陰者何。乃脈之六部皆陰象之脈也。純陰之脈。其平時之本相。細極微極。細按則有。粗看則無。所謂純陰本相。按此等脈。須極靜細。方可測其內景。如稍浮躁。則如入暗室耳。純陰脈所以難測者。為此之故。然此時自其平時言之。張舉者何。脈之發動也。真陰而變假陽也。張有張侈之象。舉有發動之象。此是假陽與真陰相剝至純陰之本體駁雜而有張舉之氣象流露出來。見純陰之張舉。則知病之起。所以謂之難速生。難者患也。然必按部位。乃知患在何所耳。純陽者。六位皆陽脈也。凡人純陰脈者少。多係陽脈。純陽之脈。時時洪舉。其小大強弱則隨各人之稟受。此中不無差異。然皆以純陽統而名之。守舊規者常安其純陽之本體。縱或有疾中於內而各經之脈失常變動。亦仍是純陽體態不守之守。亦謂之守舊規。消沮者何。乃脈之日減一日。以大小言。則自其本體而逐漸小去。以強弱言。則自其本體而繼續弱去。須看本體二字。方明其義。若突然於脈之本體再加強大。此又病之中。須服藥以求其消沮矣。豈防之乎。讀者辨之。未可同此論也。消沮即退脈退。非病退乃神氣之退也。日期將至者。非佳期。乃不吉之期。因其內景三元如水之退。故其發於脈亦然。所以知其期之將至也。

(#註廿三)

頻頻到手。辨是與虛。問問通音。問寒與熱。

呂真人曰。何謂頻頻到手。即至數之多。方書所謂數是也。亦有數端。有邪氣侵者。有中毒者。有真陰不足者。有陽火逼者。但邪與毒一盛。則數而



兼乎轉繩真陰不是者。數而多兼燈籠之懸象。陽火逼者。則數而多兼象乎油車。如下所云是也。然皆當辨其虛寔酌而治之。其中脈有浮沈之異。而無不統於虛寔。間間通音者。乃脈之有所間歇。或間一至之時刻而始來或間二三至之時刻而始應。謂之間間通音。然其中亦有別有數而間者有遲而間者。數而間乃係假火蔽塞滯絡。按其原由治之。可無慮也遲而間者。乃根本之欲朽時也。多不可治。間有可治者未甚耳。所以必問寒與熱。問者推測之調。非徒口問之調。按數遲而寒熱可知。即虛寔可悟。此節寒熱虛寔。互相發明。不過分以對舉耳。寶藏經云。鐘聲頻打人將睡。鼓響間停客起愁。即此節之意也。

(#註廿四) 江中竹筏。須按部位以究其端。池底蓮藕。亦依方所以原其疾。

呂真人曰。江中竹筏者。乃浮於水面浮而兼乎中空上則有張侈之氣象。愈下而覺其無所依著。人之脈苟如竹筏之浮於江。稍按下而漸減。皆因本根有虧所致。然其中亦自有別。上部之脈。原不忌浮。惟中下則忌之。所以必需按部位。曰部位者即寸關尺也。上部雖不忌浮。亦不可如竹之浮江部位中亦有許多分別也有同一浮。而或一處如竹筏。即知此處之無本。既知此處之無本。即知本上之本。如五行之祖宗來歷是也倘全體皆如竹筏。則虧之已極矣。其始終本末之來因謂之端端者端緒也。端緒不究則不明。究而不按部位。亦懵然耳。池底蓮藕者何。蓋蓮之藕不特在水底。且在水底之下。乃沈極也。沈極而更有不寔之氣象。人之脈苟如蓮藕。在池底。其中亦各有別。有平素如是者有誤服破耗而致者。其氣之損不問而可知。然亦有寔而等池底蓮藕者。伏極也。但寔者雖沈極必有堅寔而帶數滑之神情。寔覺不同不過相近耳虛者之沈極。必有遲濶不堅寔之氣象。然下部不忌沈。不過沈。而非同池底蓮藕耳。其中亦要依方所。始能原其疾之發自何鄉。流到何地。倘見池底藕更有月蝕之概業醫者當速行收手矣學者記之。

(#註廿五) 猛虎下山當知攻法。微羊宿草。間宜施威。

呂真人曰。何謂猛虎下山虎之勢素屬強雄。虎而曰猛。則更加烈矣。猛虎當其下山氣象有莫當之概。人之脈洪滑沉寔。其氣象似之。乃下部無甚虧損。中部凝結。上部亦無所歉。何以竟至病生。此乃多因口腹之味重濁積久生熱。蘊聚於中。遂至穀水二道蔽塞。愈蔽而火愈盛。十二經皆為所熾。火烈而水不能濟。此時必用大力以攻之。即寶藏經所謂大賊必興大兵之調也。火亦即打賊不破賊愈興之意。所以攻必有法。法者量賊勢而用兵也。醫道何以異是。微羊宿草者何。羊而微。其意象孱弱。有氣息奄奄之概。微羊而云宿草者。乃微弱中有若隱若見之情形。人脈如微羊之宿草。多屬氣血損虧。又



曰間宜施威者。蓋有一種陽極生陰之脈。甚而至於如此。即上猛虎之再變。而成此脈也。然其中亦可細辨究其堅寔之氣。與血氣虧損者不同。所以必當用威威者即上文攻字之義。日間宜非一概可用。須細測其底之神情。果有堅寔之象。乃可施之。否則誤人性命不淺也學者慎之。

(#註廿六) 葱裡試問有否。石內那見空焉。

呂真人曰。此節統言脈之虛實葱者即人間之秋葱葱其質四旁皆有而內空。空則無有。即俗語烹字之去聲是也。惟其中空而不有。故曰。試問有否。人脈如葱。皆由真陰之不足。假陽之發見。往往似邪非邪。似火非火。以其陽為假陽。由真陰不能包孕乎陽。至陽不安其位。而亂行燥發。遂成為假陽。故發為此種脈。不論何症。皆似實非實之病。與上燈籠懸象。相近。但彼則更甚耳。石內那見空者。石本無內。內亦猶之外然不言內。則不見其實。人之脈底位如是。中位如是。面位如是。調之實而不空。實何以有病。蓋一宮有鬱結則病生。或感四時之不正而病起。其發於脈。必有如上文所云猛虎轉繩等類之形狀。所以辨虛實為察脈之根本。

(#註廿七) 滑等油車之轉男婦作用當分。濶如石路之行。陰陽損虧宜辨。

呂真人曰。何謂滑乃人之脈來得有一種滑利氣象。如輪之無窒礙一般。當按其下位以定輕重如果按下去真實力量。則實症無疑。數滑者有虛有實。不洪不數而滑者。多係痰涎所致。摝之須按虛實。何謂男女作用。蓋男人脈滑。則如上所云之類。若女人脈滑。實有時而不同。以女人若有胎嬰在腹。此際血斂藏於內。血足而其脈必滑。此又不可以不辨。倘不細辨而誤服損胎之藥則為患不淺。所以男女作用當分也。何謂濶。乃人之脈來得不流利便是濶。故取璧於石路之行。試看人行石路。欲躡足而有一種艱難不敢放步氣象。此脈又與上刮竹相似。皆前不遽前之象也。若由陰陽耗散。陰不能生。陽不能長。精血乾竭。焉得不濶如石路乎。病多在水木二宮。然皆推原於陰陽。故曰陰陽損虧宜辨。此濶脈女人最忌。水木二宮為孕育之本故也。

(#註廿八) 絡不通流。定是兩端首鼠。關苟蔽塞。好比一個驚鴻。

呂真人曰。絡者。乃人週身氣脈之驛舍。運行之度數也。不流通者。氣脈運行之度。有所間隔。調之不流通。有一不流通則病見矣。或因七情之鬱積。或由五行之積塞而生痰涎。至流布於八方。而氣脈運度。所以有窒礙。故其發於脈也。有首鼠兩端之象。試觀鼠之畏人。欲前欲卻。便是兩端。即此意概故見有兩端首鼠之脈。即知絡之不流通也。關者何。即上中下三關膈是



也。三關膈以中隔為要地下升上降所必歷之區。而上下之關膈與中膈。亦俱不可蔽塞。上膈一蔽塞則水升上而蘊聚不散。下關蔽塞則水不升而津液為之竭。氣降於下而不散。必有瘕結之疾。若中膈蔽塞。則水不能升火氣不能下降。所以有土剋水之患。亦即有土不生金之患。膏梁之家。大率患此。關若有蔽塞。則其發於脈也。如鴻之驚。有一種淒楚不平順氣象。驚鴻之脈。亦帶幾分首鼠。但更有一種變態神情。走閃停留。無所不齊。謂之驚鴻也。學者靜參之。

(#註廿九)

### 三陰賊刦。敵到密而且微。三陽敵攻。打來重亦兼疾。

呂真人曰。三陰者太少之統會。實陰腑之鄉。賊者何四時不正之氣。觸冒從毛竅入。如賊之攻城破一關入一關由淺而入深。遂入於陰腑之鄉。然亦有一人而即至於三陰者。皆由體虛所致。猶之乎兵不勝賊。兵愈退而賊愈進。進而到此地。則勢急矣。直抵三陰者。其本益虛。猶之乎城無兵守。賊一人而遂到盡頭之地也。惟其本虛。雖有賊內攻。亦低頭而受制。不能大聲告急。所以脈有微之氣象。微即其本虛之見端。然有賊在其中。雖不能大聲告急。亦頻頻呼救。所以微中密。此外賊也更有內賊焉。陰中或夾有邪火。猶之乎不歸化之民。亦謂之賊。因真水不能制他。遂不歸化而作亂。特未搶掠於四方。猶在本宮作憲。故動於脈亦依然密且微。若作亂四方。則非此等脈矣。三陽者亦太少。

陽關之統會。此中有三驛敵攻者。即上所云賊也。四時不正之氣冒襲而入。初被他破關猶之乎。賊初入室。人見驚恐異常。必大聲叫喚。因主人未受賊制伏。雖不能獨力攻打。猶能大叫。故曰重重者。即大聲之意也。重而疾。疾者急也。有賊安得不急叫喚。即脈之躁數是也。三陽症其本未甚虧。所以重疾。若到三陰。則賊盛兵衰。必無不微者也。攻賊之方。不載於此。

(#註三十)

### 魚戲波難逃十日鳥啄木莫度三朝。

呂真人曰。魚戲波者何。乃人之脈將至散時候。無起無止。如魚之戲於波中。ノノヽヽ時而又加之以跳躍。此乃五臟真氣將散。水火金木土。不能相生而成治。顛倒亂行。即如兵敗散走。故有魚戲波之脈。按其節候春則土先崩。夏則金先壞。秋則木先摧。冬則火先滅。一散而無一不敗。約其期不能逃乎十日。十日者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成數也。何謂鳥啄木。乃人之脈亂。或輒而不來於不來中。突然又如鳥之啄木。剛極突極。無常期亦無定數。試觀鳥之啄木。好則亂啄幾嘴。即此意態也。此等脈較之魚之戲波。更暴戾失常。其期更速矣。故云莫度三朝。言三朝者。上中下三關之氣盡滅之數也。此皆不治之脈。業醫者見此。敢恃其術乎。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三十一) 暴然半刻不來。將作行屍之體。倏爾幾聲亂應。急求保命之

丹。

呂真人曰。暴然半刻不來者。乃人之氣脈欲絕。無生生之機。故內之經脈將息。致於絡道不通。故或半刻不來。然其外體無恙。起居如故。飲食如常。此將作行屍也。屍者有形而無氣脈。人之氣脈絕。而病未見。行動如常謂之行屍。曰將作者。脈未盡絕而將絕。將然未然之意也。此種行屍。最為人所不覺。以其病未見。及病一見而已無救矣。倏爾幾聲亂應者。乃人之內關躁亂。五氣之生生不順。故其發於脈。不循節度。譬如自然之音。本有常度。而忽然亂打。幾聲重響應者。應於手也。在音則應於耳。在脈則應於手。此種脈乃重症。與上鳥啄相似而微異。鳥啄更暴戾。所以不治。此則猶有可治。但不可遲緩耳。故曰急求保命之丹。丹者藥餌也。欲究其根源。則按其部位以推之。時手認此種為決不可治則差矣。此非啄木比也。須細辨之。

(#註三十二) 時假時真兼望問。欲前欲卻有吉凶。

呂真人曰。何謂假。何謂真。假者客氣之侵。非內景之原由所發。真者內臟病根所流。然時而假時而真。驟然看之。究未能遽辨其實。世仍有一種妖魔侵著之脈。亦時假時真。但千中無一耳。然其神色與症候。亦可以參求。故必兼乎此。方於倉卒間乃有把握。望問所以不可不少也。望者望氣色。問者

問其原委得病之由。再加參以脈。而其真情自出。此亦業醫者之要務也。欲前卻者。何乃人之脈進不進退不退。言其進而有欲退之氣象。言其退而實有進之勢。與首鼠脈相似。然其中更有分別。有實者。其中關竅絡度或為痰涎壅塞或為火鬱隔障。亦有此脈。即上首鼠之類。有虛者。其精血虧損。內之氣脈無根本而不貫注。其發見而於指下。亦有此脈。此又別出一種。曰有吉凶者何。即上所云寔者是也。一治即可愈。凶者即上所云虛的是也。凶亦非全凶。大凶。但治之不能連痊耳。倘辨之不明。誤投通疏之劑。則必至於實凶。抑或因目前無甚病而置之不治。日久到虧損甚。一發必有如下文所云呼盡方來點水之脈。至此則無如之何矣。可不慎哉。

(#註三十三) 得藥加大知添病。服湯益頻更違和。

呂真人曰。此節欲業醫者。當急知鑑計也。得藥加大者何。乃人之病不論何症。如果服藥後。而脈再加大。實非可喜。乃病之進也。即藥之不中其癥也。然此可言於暴症。不可以語於久遠弱之症。又不可不知。若久遠虛弱脈之沈細。得藥而大是神氣之來。豈得云添病乎。服湯益頻者。乃人之脈已有躁數之氣。一投以湯藥而更加躁數。便知內景之不治。不特不治。且更乖戾而失其和平之氣。故曰更違和。此亦暴染之病與實熱者。及假火上攻者之類。則然虛寒脈遲弱服藥而頻。祇可言頻。不可言益頻。其頻乃藥氣之發。亦不可以一律。



論文義自當細玩。此節之義。即方書所謂數則重。大則進之義也。知此者便知投藥之未中竅。而急為變法以治。然亦當細意辨之。有一種藥不能勝其病者。往往如是醫道豈可膠柱哉。

(#註三十四) **幾呼方來點水。無常欲臨。一吸已動七星。聖醫難救。**

呂真人曰。幾呼方來點水者何。乃人之根源已盡五氣不生。故其脈之動也。若無源之水。不能繼續曰點水者。象人脈之點點相報。曰幾呼方來者。呼即呼吸之呼。但言呼者對舉耳。點水至於幾呼方來。是將絕而未遽絕。即方書所謂屋漏半日一點是也。此與關蔽者不同。關蔽者究屬來之有源。與行屍異而實同其凶。點水之脈必帶剛暴。如水從高處滴落。或一點。或二三點。出於不意間而核聲來。此其神情也。此脈出於年邁者居多。見之即知其不久矣。故曰無常欲臨。無常者地下冥司。勾人之使也。一吸動七星者何。吸亦呼吸之吸。皆對舉耳。人將弱冠之後。其脈皆以呼吸四至為平。差亦無幾。惟小子之脈至數多耳。若壯者之脈。於一呼吸者有七。故謂之動七星。不拘邪與火。實與虛。皆主難救。若非有大德可以動天。縱有聖醫亦恐不能回春。倘以小子之脈例之。則夢中矣。所以秘經云二七見。性命殄。二即上點水之謂七即七星之謂也。學者靜究之。

(#註三十五) **浮大則晝可卜。沈細則夜為期。**

呂真人曰。此節統言上文不治之脈蓋不治之脈。亦有浮沈大小之不同。而無不包管於陰陽。浮大者陽脈也。人之真陽雖壞。而其陽之本體猶存形跡故不治之脈。倘見浮大。則知是陽脈。便可卜其斃於晝。晝者陽也。陽脈當陽亢極而盡之理也。有臨期而變為浮大者。亦以此卜之。沉細者陰脈也。人之真陰雖絕。而其陰之影響尚在。故脈之沉細為陰陰遇陰晦極而窮所以脫於夜夜者陰也。此分別陰陽二脈之盡期。合乎天地一氣之剝復。在天地則剝極而復。人之氣脈則有時剝而不復。其不復者人自召之。非其氣之不可復也。自古仙佛說長生。豈誑人哉。人自不為耳。

(#註三十六) **其或暴脫根株。難窺源本。兼辨虧色。可究情由。**

呂真人曰。根株者何。內之五臟。為發脈根株。至脈之發而見於六部之所。是察病之根株。此根株二字。指所察之脈言。不過脈原於五臟。故推本言之耳。暴脫者。乃驟然之脫。非由漸而至者也。脫而曰暴。或痰蔽。或火蔽。或寒甚而不行。間亦有毒蔽者。皆謂之暴脫。非等虛甚而脫。脈既脫。病根何從測。病根既不可測。則病根之根更難測。病根之根所謂源本也。故曰難窺源本。然雖無脈可窺其源本。而內之氣脈存。有存必有發見之處。聲與色是也。聲縱不有。亦有色之可辨。有色並有聲。則兼辨之。故曰兼辨聲。



# 醫道還元

上卷

色蓋聲與色皆發於五臟。而五臟之病謂之情由。究者。因其所發見而推究之也。廣此一節以備無脈可察之症。若一概以無脈則斃論之。失之遠矣。但治法當速耳。

(#註三十七) 其音重急。應知內蘊非虛。其響緩微。多是中藏不實。

呂真人曰。此詳言辨聲以佐察脈之不逮也。其音重急者何。乃病者之發聲堅實有神力。且出之捷。有一種。張侈氣象。皆由內之根本無甚耗損。不過偶因臟氣之不平而生疾。或染不正之氣。而致災耳。症亦多端。究其內蘊。非虛者可比。然亦有一各種火逼金破者。音獨反乎此。其內又係實。然火逼金破其音雖不重急。而其氣息。究屬奕奕有神。亦與重急相表裏。不同。在人細辨耳。其響緩微者。乃病者之聲音低伏。有一種欲吐欲茹之概。如無源之水。其流安得不弱。故因此便知此中之不實。然亦有一種中宮積塞而潰。引氣下陷者。其音亦必緩微。究其中仍是實。故不實而特云多是。多者非盡如是之謂也。究之中宮積而潰。潰而引氣下陷。亦有症可見。所以辨聲為察脈之一助云爾。

(#註三十八) 欲言而舌結沈沈。失珠光於海底。無問而唇竟沓沓。起魔障於絳宮。

呂真人曰。欲言者。乃病者有意欲吐也。既有意欲吐。何以舌結沈沈。即言之難也。舌結者。舌之音不玲瓏。有一種咿咿嚶嚶氣象。即音之啞也。故曰。舌結沈沈。何謂失珠光於海底。蓋舌雖應於心。而實發源於腎。海底者。腎經陰海之地也。陰中挾有真陽。故曰珠光。失珠光者。即陰虧是也。然亦有一種心火與腎火交攻。而舌亦結者。但其陰實不同。雖結而音帶重急又不可不辨。無問者。乃旁人未嘗與病者說。然既無問。何以唇竟沓沓。其人之亂語。沓沓者。即亂語不已之意。所以然者皆由其心之有所蔽蓋心蔽一蔽。則神恍惚。而目為神明出人之牖。亦從而恍惚。所以至於亂言。或火蔽。或邪蔽。或痰蔽。或毒蔽。蔽種種不一。皆謂之魔障。魔者鬼魅之流。特借以明之。世亦間有一種被魔侵者。其語亦亂特罕有耳。絳宮者即心耳。心有絳色。故曰絳宮魔障。起於絳宮。斷無不沓沓其語。

(#註三十九) 聽若鏗鏗。不壞關元氣海。發之囁囁。定見敗土破金。此乃聲之原於經脈。實見脈之達於聲音。

呂真人曰。聽若鏗鏘者何。蓋聲之清亮堅實。如鐘音之鏗鏘也。人雖有疾。而其聲音悠長清實。便可知其關元氣海之不壞。關元者神之祖竅。氣海



者。氣之宗室。關元氣海。皆在黃庭之下。幽闕之上。實氣與神發源之鄉。聲音之根本。先基於此。所以聞聲而知其不壞也。發之囁囁者。破散之聲音也。試聽雄鶴之聲便明。人之聲音如此。由土燥木剋之不能生金。而金破也。金何以破。假火夾肝木之鬱積而致其破。然亦有一種金寔者亦發源於土。土中火盛。生出痰涎。上壅入肺金內。然其脈之部位亦有實處可辨。此言敗土破金。即五勞七傷等類是也。從此參求。便知人之聲音。本由內發。可以為辨經脈之一助。故曰聲之源於經脈。得其意者。即可以見內蘊之流露。故曰見脈之達於聲音。所以自古醫家莫如越人猶云以五聲辨其死生。即此意也。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四十一) 脈隨五氣以發舒色因五行而遞見。黃氣流形。中宮之惡。黑雲發見。下隰之殃。

呂真人曰。此別色以知內景也。蓋人之色無不由內而發。其發皆因乎五氣。本乎五行。五氣發為脈。實統貫於五行。色乃因此發著也。故曰脈隨氣舒色因而遞見。黃氣流形者。黃是色。而色因乎氣。乃曰黃氣。何謂流形。即色之發著於面目體膚之間也。故覩黃氣之發。便知由於中宮。蓋中宮屬土。土色黃。其發則為黃。內外相符也。中宮而曰惡者。土受病也。或實或虛。則按部而分之。黑雲發見者何。乃得疾之人。其面色有黑暗之象。不論

深黑淺黑皆從海底發來。蓋坎宮屬水。其色黑。水潤下。故曰下隰。即人之腎是也。黑雲一發。便知人之腎有損。病在腎。故曰下隰之殃。

(#註四十二) 青則震位之徵。白則兌宮之驗。病起南離為大赤。皆合八卦而同推。

呂真人曰。青者何乃人之面色青也。人之色。何以青。蓋東方之木其色青。東方即震。在人則肝膽是也。人之肝木。太過於盛。故其色必青。然盛實非真盛。乃七情搖動使之然耳。真木盛豈有作惡之理。白者何。乃得疾後色化為槁白也。白屬金。位居西方之兌。在人則肺是也。肺主氣。氣不調則血不生。血不生。故有槁白之色。所以察其色之白。便知由於兌宮也。此等白須要細認。非同潤白之謂也。病起南離者何。離位乎南屬火。在人則心是也。心主火受病於此宮。其色則發而為赤。與火相符也。合而觀之色之所流。皆隨五行之氣。而無不統於八卦。即上所謂坎離震兌之類也。故云。合八卦同推。此特辨其一宮之惡耳。有一宮而兼乎他宮者。則如下文所推焉。

(#註四十二) 黃帶青。木盛土瘦黃而黑土燥泉乾。赤入黃中。火燒瓦釜。

白侵黃裏。土失金甌互相察著。自覺詳分。

呂真人曰。黃帶青者何。乃病者之色黃。而帶有幾分青色。雖則由中宮



# 醫道還元

上卷

而發。是由肝木之鬱積而成。假盛木盛則剋土。故謂之木盛土瘦。所以發為色。有黃帶青之駢也。黃而黑者何。其色本黃。但黃之中有黑氣。謂之黃中宮作惡。瓦釜即中宮也。中宮之形如釜。不曰金釜。而曰瓦釜者。瓦乃土所成為狂火所燉。乃曰火燒瓦釜。所以發之於色。黃兼乎赤也。白侵黃裏者何。即疾者之色。黃中帶白是也。黃何以帶白。皆由中土之冷而弱。不能上升乎金。謂之土失金甌。所以人之脾胃冷弱。不生肺金而氣日損。氣損而胃愈不能化物。其發而為色。則黃而白也。互相著察者。乃色之發。本無一定。亦不能備述。特舉數端以為式。苟於此而互為推求其內景。無不可得其詳也。故曰。詳分。學者。當舉一而反三可也。

(#註四十三) 脈合而一箭破的脈殊而九竅當參。載籍備詳。勤稽自得。竅竅皆統於三焦。滴滴咸歸於六部。

呂真人曰。脈合者何。蓋聲色之發。與所診之脈。得其根源。兩兩相合也。何謂一箭破的。乃聲色脈三者合而準的明。一投以妙藥。遂中其病根。如射者之不失正鵠。故曰。一箭破的。何謂脈殊。蓋人往往有假脈與所發之聲色不同。故曰脈殊。脈又何以殊。此必絡舍有蔽塞也。然則何以定之。

又宜參以九竅。互為攷証。於其同者從之。如三人占。則從三人之言之意也。此九竅之流露。載籍皆有無容贅錄。業醫者所當稽攷。而求得此互証之法也。所以當攷求者。以人身中之竅。皆內景之門戶。無非統貫於上中下三焦。有分統者。有合統者。如耳則專統於腎。目則兼統於各經。鼻則特統於肺。如此之類是也。合九竅與聲色之發源。同推原於氣脈。氣脈又發見於左右兩手。定為六部。曰滴滴咸歸者。蓋七十二之分散。會之則為十二。再統會之。則合而為六。即滴滴咸歸源之意也。篇內祇求握要。若泛而無紀。不幾如入大海。莫知西東耶。

(#註四十四) 察其兩旁。大小攸辨。究其三驛。強弱暗分。

呂真人曰。何謂兩旁。乃脈之左右也。察者。按而辨其界限也。不察兩旁。安知大小。有一種虛而散漫之脈難察。又有一種邪氣盛之脈。兩旁亦難察。其餘則無不可察。以其脈界清也。察之而或大或小。無不了然於指。即無不了然於心。倘大而如上文所云燈籠。便知其非實。小而如上所云石路行。自知其陰陽之損。不能盡述。舉此為端耳。曰辨者。非徒辨其大小也。然因大小而詳辨。尤當按其上中下三部。以溯其神力。以定強弱。上強而中下弱。亦可知其下關之不足。如此類推。非徒以寸關尺分強弱也。若祇以寸關尺分之。則謂之明分。安得謂暗分。種種妙理。在人領會圓通。不過舉一二

# 醫道還元

上卷



以為式耳。

(#註四十五) 獨盛一指。當問賊由誰唆。兼變兩關。還尋惡從何起。

呂真人曰。獨盛一指者。乃人之脈。部部無甚低昂於無甚低昂中。獨有一部亢謂之獨盛。不論真盛與假盛。此宮便知有賊。然賊非無自而生。必有勾引。亦必有其起始。故謂之唆。所以攻賊必兼除其招賊之賊。即如人之病在某宮。而實先起於某宮。此即唆賊之謂也。此言獨脈之必究其源也。變兩關者。乃人之脈。不止一宮。受病。有他宮同受病也。受病則其脈必變。關字勿泥作寸關之關。亦非限定兩關之變。不過舉以為規耳。然其病亦有原本或急則暫治其病。然後再兼治其所以生病。寬則一併治之。皆所以除後患也。所以生病。即惡從何起之區也。但不細尋。則不得其所自始耳。此見治病者。當知治之所以病。免病後之病也。

(#註四十六) 左冲右突似敗兵。細觀何宮之異。忽來即去如狂鳥。詳擗攸伏之緣。按部位以參求。憑靈苗為照燎。

呂真人曰。何謂左冲右突。乃人之脈變動不常亂標亂撞也。曰似敗兵者。試觀兵之敗。其驚惶疾走。有一種失措氣象。脈之冲突何異於是。然冲突之脈。部部如是。又於何辨其生病之由。蓋其中必有異處。但當細察在何宮。得其異乃可併拔其根株也。此補上文所論之未備。忽來即去者。乃脈之甫到手。有一種不能住留氣象。蓋神完氣足之脈。其來而去。有雍容之氣。此一來即去。有迫促之形。好比狂鳥遇人。一見即驚走。故曰。如狂鳥。然亦必有其根緣。但當究其伏於何地。所以必貴詳擗。此兩種脈。亦已言之。但不推究所以然。則人恐不揣其本。凡脈皆然。不但此兩種。學者所以在悟。不可執一也。然參求本源。實不能離乎部位。必按定以參之。乃得其本。既知部位。不得挾一毫粗率。又須虛心以靜聽。心至靈故謂之靈苗。若不憑乎此以照燎。則如入暗室。勢必強猜誤認。害人靡淺。深可惜也。

(#註四十七) 擒賊先擒王。正本清源之說。除惡如除草。救火避水之能。

呂真人曰。此言治病之要。何謂擒賊先擒王。賊者即所中之病。指症候言。王者病之根本。指生病之由。言猶之乎攻賊。若不殲厥賊之魁。則其勢必至日積。治病亦必如是。此乃正其本而末自從。所謂正本清源也。亦有急則治標之說。然不治其本源難斷後患也。何謂除惡如除草。惡者即病根也。病若不除盡其根。則病復生譬之除草。根若不拔。日久又復萌芽。所以必稱其力以施之。其功能又比之於救火避水。有恐後之心。且有必欲永遠其害之意。秘經云。賊去仍復修牆垣。即此意也。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四十八)

## 推本末之所流。合外內以互證。脈病坎宮。宜建金屋。脈傷

### 離位早灌木林。

呂真人曰。推本末者何。即上文究其所以病也。合外內者何。即上文所謂聲色之發。與內之五氣相符也。此二句總結上文數節之意。以下又申言治本。脈病坎宮者何。坎為水。在人即腎。人若察得坎宮有缺固當培其本宮益其水。然益其水而不開通水源則無源之水。涸可立待。何謂開水源。壯金以生水也。故曰。宜建金屋。金即兌宮。在人則肺是也。屋宇勿泥。脈傷位者何。離居南屬火。在人則心也。曰傷者。乃人之心脈受病。欲安固其心。必於木林加以灌溉。木者震宮。在人則肝是也。蓋肝主乎血。血虧所以心不安。若徒顧其心。而不培其血。調之無柴之火。不能久燃也。故云。早灌者。調理之謂也。

### (#註四十九) 少女衰弱。黃庭打掃光明。長男憂愁。黑虎豢養周密。

呂真人曰。何謂少女衰弱。兌金為少女。在人則肺衰弱者。乃此宮之失陷。謂之衰弱。其本由於中土之不能生。黃庭即中土也。何謂打掃光明。蓋土有虧則培之。有鬱結則清除之務。使中宮光明朗潤則土上生乎金。中宮治而少女自安。安久則化衰弱。而為盛強矣。長男憂愁者何。震為長男。在人則肝是也。何謂憂愁。即木黃落之意。欲解其憂。非黑虎不能。黑虎者。坎中之真源是也。益其真源則木自無黃落之患。豢養黑虎即益其水也。然不可不周密安得有周密之功。苟能密其功。亦何患乎青宮之多憂耶。

### (#註五十) 中堂敝陋須補葺。大法包羅要覓尋。此乃察脈之先徵即以防病於未發。

呂真人曰。何謂中堂。即上所謂黃庭也。敝陋者。即補之。破散如破屋。所以必須補葺。然但補其中。人亦知之。有中宮為竹木所壓而至於陋者。又將何以葺之。其法必須斬伐竹木。乃可完治其中宮。實人所易忽。以上皆正本清源之要也。統而謂之大法。其中參伍錯綜。包羅無限。業此道者。自當細為尋之。按察先徵者。乃無病之時。而脈實先兆其機。即如上所謂病坎宮傷離位等類是也。察之而見其先徵。則防之責早。防者治也。當未發之時。宜早治之。使之發無可發。即道德經中。病病不病之意也。

### (#註五十一) 口腹之資。按脈理而敬避。調養之妙。憑心法以為宗。制治

於未艾。保邦於未寧。外寇所以不興。內賊亦以不作。

呂真人曰。何謂口腹之資。乃人於朝饗夕飧。所食之物味也。物味皆五行所生。然其所稟各有偏。或偏於水。或偏於火。或偏於土。與木金。其稟既偏其氣實以類相從。如偏於火者。則助火。偏於木者。則佐木。在人之五臟。

# 醫道還元

上卷



不外五行五行要得其中。又如肝木盛而食佐肝之物則為害。其餘可以類推。又如金衰而食損氣之物則為患。如此之類。所以必按乎脈理或喜或忌。不可不明。明則知敬避矣。此中妙義。皆所以調養人之五氣以成化育之功。欲得其調養之妙。不本此心法。妙從何得。故曰憑心法以為宗。心法者。即上察脈觀色。別聲參竅之法。也。法運於心。故云心法。宗者主也。以此為主。蓋得此主腦。乃得調養之妙也。制治於未艾。保邦於未寧者。即思患預防之意。人之一身猶一邦也。身貴康即治也。人身貴思患預防。所以必須調理。調養既周。則諸災不起。猶之乎邦之安定。無所侵擾。外寇不興者。人之調養密。而五氣順。肌膚固外之風寒暑濕不能入。內賊不作者。人之五氣平。而不生患也。此其妙用。與治國何殊焉。

(#註五十二) 醫未病之病。見在機先。逐既災之災。法在指下。

呂真人曰。何謂未病之病。乃病之伏於五臟。有其根而未見其症也。然雖伏根而未見症。亦已流露於脈。既流露於脈。則不見而實不啻見之矣。既見之則當醫。然醫此未發之病。首在有先見之明。先見究何所憑。有機焉機即脈之動也。能察脈之動。則見自在機之先兆焉。何謂既災之災。乃病之已發。有症可憑者也。既有症可憑。好比盜賊在宮自當趕逐。然亦非徒憑乎症也。尤須按脈以推其原委。調之法。法者察脈之心法也。心法運於虛要必合乎指法。則

虛而始歸於實。故曰法在指下。此統言未病已病而醫之術始全也。

(#註五十三) 推之四時八節。妙合天機。溯其分鎮各司。理同地道。

呂真人曰。此節總結上文脈理之妙。合天符地。四時上已分析。八節即運行於四時者也。脈之周流不息。如四時八節之推遷四時八節。即天道之化機。脈之微妙。何以異是。日分鎮各司者何。在地則五嶽四瀆。東西南北。各鎮一方。各守其職。在人則水火木金土五臟及水道穀道。亦分鎮而各有所司。此脈之源頭。與地道無殊。其理同也。世之言脈者。祇就脈言脈。而未知脈之合天符地。吾今分明說破。學者參之。

(#註五十四) 星辰次舍。盡在身中山嶽川流。悉歸臟內。斯理至奧。其妙靡窮。得吾說以靜觀。久久無微不入在斯人之靈悟。一一可會其源。大開方便之門。克受無疆之福。體天地而救濟。作人卷以流傳。世皆獲益。身期得康。

呂真人曰。星辰次舍者。即上所謂天之晷度。人之脈竅同之。八萬四千三百六十。亦謂之次舍。故曰盡在其中。山嶽川流即上所謂地有山河。人之脈絡合之。其起伏之妙用。無不相符。故曰悉歸臟內。惟其合天符地。故理非淺近。所謂奧也。奧極故謂之至愈。奧愈覺其妙。令人探索難盡。故曰靡窮。惟



# 醫道還元

上  
卷

其奧之至妙難窮。所以有待於說。然說者非自吾始吾不過再舉其原本未曾說者而詳說之。所惜者。世之人或自以為莫已若。縱得吾說。視為簡陋妄生謗議不肯虛心以靜觀不免長夜漫漫耳。如果去其堅僻自是之心窮究日久。脈之理雖微亦何有不可入耶。不生謗議不自為是。亦要一心之靈悟始能觸類旁通。乃可統會其奧妙之全體也。吾今不計人之謗議與否。實深憫醫道之不明。故作為書以垂世。使人精益求精普行救濟以大開方便果能方便於世自覺造福無窮。即人之獲其救濟者。亦受福無疆矣。然吾自思。亦實體天地好生之德以行救濟之功。但人人濟之。日亦不足。不得已而為傳書計也。此集名曰人卷欲以流傳於世間使家喻戶曉。共明醫道安在不獲吾益。而共期身之康泰同登仁壽哉。

(#註五十五) 恍如桃李逢春。何須張子之辟穀。似此黃金不換。可冀彭祖之延年。吾道在此。特為傳之。

呂真人曰。此承上節而申言其效。蓋苟身得其康。則諸災不作其身體榮茂。自不啻桃李當春。有生生不已之機。又何必如子房之習為辟穀。而始能長生特患不得其秘耳。苟得其秘。雖有黃金萬鎰。肯與之換乎。所以然者得其秘可以延年。欲學彭祖亦無難也。此編所言雖未足盡吾之道。而吾醫疾之道實不過乎此。特傳之於世以為後學之資。世之學者慎毋視為陋焉。

順德龍裕光初校。南海蔡海雙覆校

## 呂祖醫道還元《第一章》

### 症候源流《總論》

易象包羅天地。不外休徵咎徵 (#註一)。人身調理陰陽。當稽無病有病。 (#註二) 俯察仰觀。可識兩間之變。寒來暑往。悉憑四序之遷 (#註三)。奇正相生。祥殃互異 (#註四)。風狂雷迅。自是天氣不平 (#註五)。川竭山崩。孰非地靈失守 (#註六)。人稟其氣以成形。脈絡依然契合。身因乎氣之作慝。症候自貴詳分 (#註七)。萬態千般。曷勝枚舉。賅原括委。自獲統宗。百脈推本乎五行。諸災咸歸於八卦 (#註八)。乾元渾統。察來識分鎮之愆。首出高居。按去聽諸關之報 (#註九)。中男搆釁。欲耳不聞 (#註十)。少女蒙塵。掩鼻而過 (#註十一)。雙目闔闢。兼眾職而輔至尊 (#註十二)。一口吐茹。合庶司以歸無上 (#註十三)。界限分明。稽察何宮之異。脈源互證。歸本攸屬之行 (#註十四)。一卦變則原其始終。數爻動亦推其本末 (#註十五)。或虛或實。孰偽孰真。一以貫之。無不明也 (#註十六)。兌位西方。會合庚辛之氣。兌掌秋節。權衡子卯之功 (#註十七)。白帝遇災。望平林而赤龍莫託。盼眢井則玄璣無光 (#註十八)。山

# 醫道還元

上卷



為殃（#註四十七）。神而明之同條共貫。道則高矣原始反終（#註四十八）。艮為山。坤為地。少男隨老嫗而制治。進來賴化去以成能（#註四十九）。長掉偶停。如此去。如此去。中原不樂。孰是飽孰是饑（#註五十）。泥垣客水灌。濕流四方（#註五十一）。地室狂火燒。燥止五位（#註五十二）。運轉百貨。駕馭眾司。山虞藉以厚生。反奸還當內省（#註五十三）。水衡賴以壯志。退弱緣失扶持（#註五十四）。萬化原可興。百惡亦可作。所以五行無土不生。千川得土以鎮（#註五十五）。因其變故。補不足而削有餘。使之安平致廣生而昭大化（#註五十六）。要之坤土率艮土以化成。權操生死（#註五十七）。震木統巽木而藏納。令掌榮枯（#註五十八）。坎握潤下之功。非火不治（#註五十九）。離為溫中之本。無水則炎（#註六十）。兌苟失位。聲氣安求（#註六十一）。乾若招非官司互變（#註六十二）。或貽外來之刦奪。或由內發而牽連。無不包管於易象。即以著見於週身（#註六十三）。觸類旁通。察之明而見之定。潛心體認。理其本更治其標。語求統宗。不為泛涉。人思集益。可試靜觀（#註六十四）。

不生輝。每因白圭之玷（#註十九）。土難奠定。多是白石之崩（#註廿）。穀水二道。送往須待金車（#註廿一）。驛舍千門。迎來亦憑金節（#註廿二）。握樞則才堪調燮。失職則患自頻仍（#註廿三）。因其端緒。莫昧分毫溯其根由。難移寸步（#註廿四）。一七離火鎮南藩。文明而天下治。撲滅則境土殃（#註廿五）。君王坐位不端。鬼交夜裡（#註廿六）。神京刺客久寓。毒流寰中（#註廿七）。少年似老叟。孰使腰曲背彎（#註廿八）。朝嘯至夕暝。多由液乾火熾（#註廿九）。以火引火。一發焚偏萬山。積薪毀薪。重逢命懸一縷（#註三十）。惡流入宮危旦夕。毒氣沖簸喪英靈（#註三十一）。旨歸當究。一合何疑。妙手隨施。十全罔缺（#註三十二）。震則位乎青宮。巽獨為其淑配。陰前陽後。資益無方。陽唱陰隨。貞恒有象（#註三十三）。七情搖動。久久破散良金（#註三十四）。四德悖違。常常剗除淨土（#註三十五）。修竹引風嫌過茂。古松蔽日患終凋（#註三十六）。怯怯如閨媛。林中失鹿。洸洸似武士。藪裡鳴鴻（#註三十七）。伐木祇伐惡叢。培材宜培嘉植（#註三十八）。勿使枯柴興烈燄。仍防冷炭遇寒冰（#註三十九）。勘厥左關。須求符節。憑茲妙策。莫誤針砭（#註四十）。真流入坎。獨推生物之源。暴客問津。恐沉渡人之筏（#註四十一）。大淵龍闊。巨浸浪翻（#註四十二）。波無日照。深谷澤冷空停（#註四十三）。水失金生。窮溝泉涸立待（#註四十四）。崑岡火燃。欲救先須掘井。園林日灌。競汲切勿罷梁（#註四十五）。雞鳴破穀道。耗瓦首在此關。鴉宿燥天庭。崩殘亦由斯闕（#註四十六）。未寒先慄。誰作祟。真饑假飽此。

# 醫道還元

上卷



## 症候源流《詳解》

(#註一) 易象包羅天地。不外休徵咎徵。

呂真人曰。易象包羅天地者。蓋自伏羲覩龍馬一圖畫為卦。而易象初開。後聖互相推演。則易象益著。易者變易之義。何以謂之象。或象老陰老陽。或象太少之陰陽。互為其根。動變生剋。五行自寓。舉天道地道。無非易道所包。天地一陰一陽之交合運轉易卦盡括其秘藏。故謂之包羅天地。何謂休徵咎徵。易道之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則有可徵驗。即如陽剛失位。動而見凶。陰柔得中。動而無悔。此易卦休咎之徵也。舉一自可類推其餘。天地既包羅於易。故其象亦然。試觀天地間氣化之運行。其動變之休咎。亦可先徵。即如秋冬陽氣不潛。或草木吐芽。或虹見或雷發。此人物疫癘之徵也。當春夏而陰氣不伏。或隕霜殺草。或蟲蟻不振。便知物產之不滋。此皆陰陽變動之不順。而咎先流露之一驗。反此則為休也。又如觀天象而知四時百物之興衰。辨地脈而識九土之所宜所忌。何莫非休咎之徵乎。總之不離二氣剛柔之用。中則和。偏則戾。惟其奧妙無不包。吾欲推病症之原委。亦取象於是焉。

### (#註二) 人身調理陰陽。當稽無病有病。

呂真人曰。人之有身。即天地所生之身。官骸百體。亦居然象之昭著。而無不統於陰陽。陽剛陰柔。相摩相盪。交濟而成化育之功。謂之調理。然陰陽雖本自調理。或有時偏勝。則本調者不調。本理者不理。如陽勝陰則陰衰。必至於燥而亢。陰勝陽則陽消。而氣血之生生漸息。所以人身之陰陽。不可有所偏。一偏則謂之不調理。而病從此生焉。故人欲調理其陰陽。固當於未病時加以養正之功。其或養正之功偶有所間。內。之真一氣未固外復為四時戾氣侵襲而入。人之淺而病猶輕。倘不防禦。必至愈人而愈深。則病進矣。究其病之輕重始終本末。實可按其症候之發見而稽察之。稽其起於何宮。注於何地。或當先治其本。或宜首治其標。不可以不詳別。所以病之有無。貴時稽之。無宜慮其有。有宜必使反歸於無乃止。其中可稽之處。亦居然一易象休咎之徵也。學者可勿加之意乎。

### (#註三) 俯察仰觀。可識兩間之變。寒來暑往。悉憑四序之遷。

呂真人曰。俯察仰觀者。即易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察觀者。審其動。動則有所徵。即上所謂休咎也。審其孰休孰咎。因已然以測未然而兩間之變故可以默會。兩間即天地也。天地不能有常而無變。猶之人不能無病。亦貴察而識之焉。寒來暑往者。時氣之推遷。四時不能有寒而無暑。寒



與暑實相為倚伏。其往來消息之機。每準乎節候。按序而進。功成而退。謂之憑四序之遷。蓋四序之寒暑推遷。即陰陽之屈伸消長。在人亦然。陰極而生陽。陽極則生陰。居然一寒暑之遷也。陰衰則陽亢。陽滅則陰枯。其動出亦居然兩間之變觀。天地便可悟乎人身。此渾言天地變動之機。陰陽往復之度也。

(#註四) 奇正相生。祥殃互異。

呂真人曰。此承上文兩間之動變而言。何謂奇正相生。乃天地間動變之所流。有耳目所罕見聞者。而見聞之謂之奇。有習見習聞者謂之正。或奇或正。總是動變之徵。調之相生者何。蓋天地間怪怪奇奇。皆由陰陽之不順。而生戾氣。戾氣發則有變態之流露。所以災異生於二氣之乖違。謂之相生。祥殃互異者何。蓋天地間有似祥而實殃之兆者。有似殃而為祥之徵者。自古不勝縷述。有識者按時按地。自得其準的。故謂之互異。非有一定也。人之病亦然。奇正亦生於二氣之不和。祥殃實隨之。不然。何以世之人。往往病則則同。而其吉凶迥異耶。此可在其陰陽之動變順逆盈虧有不齊。故吉凶互異也。學者可不靜究歟。

(#註五) 風狂雷迅。自是天氣不平。

呂真人曰。此言天之變也。風何以狂。雷何以迅。皆由陰陽二氣之相剝。風與雷。乃陽物也。為陰氣之所錮蔽。錮而不能洩。故一發而必疾。古語云。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風不鳴條。以其陰陽和故也。陰陽不和。則風雷為之不順。故因風雷之狂迅。便知天氣不平。不平即偏勝而相剝也。試觀雷鳴於春夏。若當春而錮積不發。積久一發。則令人不及掩耳。風鳴於秋冬。倘當秋而錮積不洩。積久亦一洩。而有扳木之聲。其餘間發而暴疾者。亦此理悉由氣之不平所致也。占候之家。覩一歲中之風雷。常常多暴。便知戾氣迭生。人物多厄。此乃不易之至理。冥漠中無非實理所充周。靜觀可以。自得觀此可見天氣之不平。實有所徵焉。

(#註六) 川竭山崩。孰非地靈失守。

呂真人曰。此言地之變也。川竭山崩者何故。蓋川與山皆陰也。川之竭由於陽氣之亢。極而陰失其位。山之崩由於孤陰凝蔽。陽氣不下濟。此察地利者。所以因地道之變而識陰陽之憾。即以知人物之多愆。試看山阜傾頽搖爛之鄉。其人物果有清淑雋秀否耶。又觀泉涸土燥之地。其生靈果有安和純固者乎。即此便可為地變之徵。然地之變非無故而變。皆由地失其靈。地何以有靈。陰陽之氣即其靈也。靈既失守。地因之而變。致有山崩川竭之異。此合



上節皆所以明兩間之變。由於二氣乖違。其中變異不能盡述。特舉一二端以申明之。在善究陰陽之奧妙者。靜觀而默會。無不隨觸而皆通天地之道。既如是。人為天地所生。何獨不然。言此以起下文人之稟天地而生。自有其源本。其變態之見於身者。亦如天地之一一可稽也。

(#註七) 人稟其氣以成形。脈絡依然契合。身因乎氣之作惡症候自貴詳分。

呂真人曰。此申言人合乎天地。亦不能無變也。蓋人自有生之初。皆各稟乎天之陽氣。地之陰氣。陰陽合妙。迫十月胎完。一聲落地。五官百骸。無非氣之所流貫。所以自成形而後。其內之脈絡。上則合乎天之度數。經緯驛舍。毫無差異。下則合乎地之山川起伏。而分流止蓄。無少懸殊。即脈論中首段推原之旨也。故曰。脈絡契合。然人自有身以後。四門打開。七情破耗。而氣之本平順者。有時而乖違。或陽亢而陰日消。或陰孤而陽不濟。至於五氣之分鎮八方。亦互相戕賊。不安其交濟生生之道。甚至內既不和。而外之四時癘氣。招引直入。擾亂身中。此皆二氣之迭運於身中者。先自作惡。而後外之戾氣乃得入而為災也。氣既作惡而為災。身自不得安康。欲攻治其惡。豈同無稽。蓋有症候之可驗焉。症候因內之惡惡而發。故察症自可以知其惡惡起自何宮。但症候之多。有一症而自為一症者。有一症而兼乎別症者。而未嘗無其理。惟當細辨。勿以一症而掩蔽他症。勿以他症而誤認一症。此為要領。

有自內生。有自外至者。有誤於庸醫投藥之謬而成者。皆當因其所發何症。合脈理而推究其所以然。又當按其輕重而調治之。所以必須詳分。如稍粗浮疏曇則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必難一一奏效。醫學之所以難者。誠為此耳。

(#註八) 萬態千般。曷勝枚舉。亥原括委。自獲統宗。百脈推本乎五行。諸災咸歸於八卦。

呂真人曰。萬態千般者。指人之病症而言也。蓋人同此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氣一有所偏勝乖戾。則其發見於病症。自有千般之形。萬態之變。不特世人耳目所不能盡經。即方書亦難盡為縷述。欲枚而舉之。則舉不勝舉。既不勝舉。又將何以啟來學。故必求其統宗。乃得執簡以御繁。然統宗非易得也。惟當究明乎病之原委。何病起於何宮。即原也。流於何所。即委也。合原委而會通。括其義。則千般萬態之症。無不得其統會之宗旨焉。然症又恐有真偽之錯出。必合脈理而參詳之。脈亦有百端之異。皆歸五行之妙用。按脈既可以測其五行之盈虛消息。因而詳辨乎症之原原本本。分途雜出。務求與脈相印證以為準的。今欲辨症者。得其統宗。故特求其可以統括者。而條示之。蓋人之病雖多端。無不可以八卦亥其全。故曰諸災咸歸八卦。八卦者。陰陽五行之妙。生剋順逆之理。皆寓於其中。舉此以括之。俾後之學者。知所歸縮。不至泛而無紀。苟能融會貫通。則耳目所不經方書所未及者。亦可自抒卓見。不至墜入於



蒙昧。此作論之本意也。下特八卦而詳申之。

(#註九) 乾元渾統。察來識分鎮之愆。首出高居按去聽諸關之報。

呂真人曰。乾元者何。在易卦則乾以陽剛居至尊之體。在人則乾為首實處於至尊。故人之首獨稱元首。取象於乾焉。曰渾統者。乾以老陽居於至尊。不特統乎老陰之坤。即八卦中無不為其統攝。人之元首亦然。統括乎內之五臟。五臟之氣。皆上通於此。故謂之渾統。既曰渾統。則內之五臟分鎮各司皆可於元首察其所屬。有專攝一官之職者。有兼管數官之事者。如耳目口鼻之司是也。五臟不能有常而無變。一有所變則其愆自著見於該管之竅度。所以察元首。可以識內臟分鎮之愆也。首出高居者即元首之處於極高。百脈咸會。按其方位關連皆有所應。隨其所報。按定部位方所。自足以推測乎陰陽五行之變故。此乾元首出。所以為驗內景之要區也。此一節第言人首之統會。所下文特為詳申其變。而依其部位。以分釋之。

(#註十) 中男搆釁。欲耳不聞。

呂真人曰。中男者何。坎為中男。於五行為水。在人則腎是也。腎水為生身之源。而其脈絡則通於耳孔。從耳孔上下左右量出一寸。皆腎竅之所管。其寸非世俗之尺寸也。乃從各人食指取之。即食指尾回第二節也。曰搆釁。其脈。則左尺或如燈籠。或如鐵尺。或徵極而似有似不有。火熾於腎者。其應諸耳。或如大風吹林樹。或如潮水朔望朝。聲音頗類之。此其症也。若脈則腎位沉實有力。勢似猛虎之下山。邪氣內蔽者腎之氣不能達於耳。故亦為之不聰。非邪之在腎。乃在少陽關蔽住而下不能上達也。其脈必數而不甚浮矣。邪之傳經者。往往到少陽而耳不聰。即此類也。凡此又當推其來因。即如水竭。有因金不生者。有因火逼而溢。溢而至於竭者是來因之義也。凡病皆當究其來因舉一自當類推其餘。然又必自耳孔量出左右上下一寸者往往有外科之病屬於此宮。便可知其發於坎宮也。學者靜參之。

(#註十一) 少女蒙塵。掩鼻而過。

呂真人曰。何謂少女。在易卦則兌為少女。屬金。在人則肺金是也。肺主乎氣晝夜呼吸。即須臾不可離。其竅則通達於鼻。日蒙塵者乃人之肺金有所蔽塞。肺本至清至潔。一塵不可染。謂之蒙塵。則有所染矣。塵非塵氣之塵也。或肺金為火所塞而真氣為之蔽其見之於鼻則無所塞而一若有物以塞之。又或肺為邪氣所掩則真氣亦覺不能上達而鼻有清涎壅之。抑或有非火非邪而痰盛壅入於肺。則往往氣亦不達。故謂之蒙塵。即謂之掩鼻。凡此皆非氣虧者。



比。若氣虧而症之見於上。則止有頭之疼與眩暈等類耳。此言其症也。若論其脈則火塞者其右之寸脈必然堅實洪舉。邪塞者必帶有剛戾氣象。痰塞者必帶有滑氣。究之痰塞亦或兼乎火。或兼乎邪。則在善察者細為辨之。所以肺金一物不可染者此也。試觀人之食物。若氣不調順。偶然誤觸入此宮。雖微末之極。亦必使人生咳嗽。即此使知肺之一物不可染也。

(#註十二) 雙目闔闢。兼眾職而輔至尊。

呂真人曰。此一節言目之統各經而輔元首之尊也。雙目闔闢者。目之開合。謂之兼眾職者。如目之白則肺所通。目之睛則腎所貫目之上下胞。則脾之所達。若渾而言之。則肝之所注。細而按其靈光之透露。則心中神明出入之區。此第論其概。亦第言其常耳。若言其變。則亦多端。有一種開合疊疊無數。終日如是者。皆由肝木假盛。夾有鬱積木之假盛至剋乎中宮之土。此病在肝脾二經。然亦有色可辨。其面色黃而青。更有外事可稽。其人多好食土與炭。因其土衰所以食土。肝中假盛。非真木之盛。故以類相從而食炭。此病多生於小孩子。初發則如是。久久必有作熱。不治亦可斃命。又有一種當日入初昏時。而目為之盲者。此必兼乎腎中之耗損。若脈則須按其部位。便見此宮之有變異也。疾亦有見於目之上下胞者。倘見上下胞突然紅腫。微有熱氣。便知脾經之鬱結。其右關必沉實洪滑。亦有突然浮腫而不紅者。此脾氣

之虛。而致有兩胞之邊疲而作癢者。肝經燥而夾風。目有遇風而難忍者。亦由肝木之假盛。畏日者水涸而肝燥目之白雖屬於肺。然脾經有濕氣上注。則白而反為黃。目黃而身多黃矣。以肉皆統於脾故也。若白而發赤則金鐘內有火。白而帶黑暗。則海底亦損珠光。目之睛專統於腎。腎宮有缺。則發於目之睛。必多昏曠。不能久視。然有一種白晝言怪。其實非怪者。多由心與肝二經所發。肝木假盛而生風。風揚而心火熾。即所謂絳宮之魘障。目有當睡關而不闔顏白如死人者。此又脾腎二經之虧損。凡此皆當各察其本宮之脈。合而為準的以治之。此所以謂之兼眾職。以其不止一二宮之流露也。學者當因其所發而詳究。其間互相著見。不能盡述。在靜參者。自然原委咸賅焉。

(#註十三) 一口吐茹。合庶司以歸無上。

呂真人曰。此一節言口之統乎五臟。曰庶司者。即內之五臟也。無上即所謂元首。蓋口之吐茹。其中各經皆著見於此。如舌屬於心。而實發源於腎。以舌底有泉竅通乎陰海。所以晝夜水之上升而灌溉。從舌底湧出而滋潤。所以陰海泉涸。其水不能上灌。遂至有消渴之疾。亦有水雖不竭。而中宮火盛。水來而被火燦。不能達於上。渴亦難免。又有邪火隔而水不升者。亦渴。至脈論中所云舌結沈沈失珠光於海底。亦是水不能上滋。致舌枯而呆故也。舌之黑亦由腎壞所致。急治或可無妨。所以舌主腎。居其大半。亦有心



所未及言者。如目上之眉。與耳尾相對。取中。從中量出上下左右各半寸。屬於肝。左右皆同。所以人初感。往往此宮作疼者。皆邪氣之中於肝經也。從毛腳量下。廣一寸半。謂之天庭。乃腎宮所通。頂心百會。則氣脈皆達。到此尾骨之區。則亦肝之所屬。首之中心。無可指者。則中宮土之所注。其餘不及詳論。因內治不必如針灸之煩瑣也。稽察何宮之異者。即辨其症之發見在於何宮。便知其內之根源。所以每宮既熟悉於平日。臨時一見有異。便當細為稽察。稽察即於其界限以察之。自無不明以晰也。脈源互證者。既得其異發見在何宮。又當細按此宮之脈。以同究其異。互相考證。不使有差。蓋症有時似實而按其脈則虛者。便知其真虛假實。症有似熱而按之脈則寒者。便知為真寒假熱。然又有一種症真而脈假者。則當舍脈而從症。又將何以辨之。究其脈假者必多看自出。其脈必難專一。初看如是。轉看又不如是。糊糊塗塗。內中因有蔽塞。所以如此。故當舍脈而從症。總要人之靜細。互為詳參。凡此皆所以究其旨歸之一定而得其虛實寒熱之所屬所屬者何內之五行是也。既得其所屬之行。或金傷。或土病或木凋水涸。如此之類。參伍錯綜。又如五行各有其本根。亦並推其發源之盈歉。斯症與脈互相察明。而醫之道過半矣。

經積熱。而舌為腫痛者。按治亦當兼顧乎腎。齒乃腎氣所生。齒疏者腎必歉。齒朽者腎多傷齒鬆者腎不固。試看老叟無有齒不落。皆其腎之日減故耳。即此便知齒之屬於腎齒旁之夾肉。則管於脾胃二經。但小齒之夾肉多主脾。大齒之夾肉多屬胃。齒肉流血。或腫或痛。皆火熾中宮。有齒心作痛者。則非中宮之患乃陰海之災。亦有不發源於內而作痛者。或染風或好食異的。積穢於齒縫所致。外治亦可愈。至若口中臭腐。則多發於胃。口之苦多發於肝中之膽。有因火而苦者胃火盛極。致上沖夾入於肝。逼膽水上口則苦。有因邪而苦者。或肝木假盛。內自生風。致膽水散上而苦。或外邪冒襲而入。中於肝經。致逼膽水灌上而苦。治之不可不細為推詳。至於唇上多統於肝脾。下多屬乎腎。腮則無分左右。俱統於胃。此又部位之大畧。有變則按而治之。各類門凡有變著見皆按各經之脈。察虛實。對症候。以求其準的。症與脈互相印證。固廢一而不可者也。其中細末。多不能述。在人參透。自然同條共貫。為後之學者當共諒之。

#### (#註十四) 界限分明。稽察何宮之異。脈源互證。歸本攸屬之行。

呂真人曰。何謂界限分明。即上文耳目口鼻。分管乎各宮。各有各之界限是也。然每宮亦各有界限。如目之睛。為腎。白為肺。胞為脾。若此之類。上文已一一分晰學者自當辨其界。不使涉於疑似蒙混。此外又更有界限。上文



(#註十五)

### 一卦變則原其始終。數爻動亦推其本末。

呂真人曰。一卦變者。即上乾宮所統諸卦。有一宮生變謂之一卦變。如坎卦變。或見於耳。或著於目或出於口。症自各各不同。上文論之詳矣。舉一自可類推其餘。然其變雖著見於一卦。而無不有其始終。如坎變而發於耳。其症由腎經受病。然腎之受病。必有其所始或始於金之不能生水。或始於心火逼水漏洩。又或始於中宮之土有鬱結而成假盛。剋制乎水。其中或水涸而金亦燥。水竭則土亦焦。水虧而木不植。水乾則火遂炎。如此之類。所以每一卦之變。皆有其所始。亦有其所終。不可不細為原之也。卦卦之變。皆有始終可原。學者自當詳究所謂數爻動者何。爻即卦爻也。日數爻。則非專於一宮矣。動即上變字之義。蓋變故有動而並出者。如症之動而見於目。又並見之於口鼻與耳。或同源於一宮。或錯出於別宮。皆謂之數爻動。即如耳之不聰而目睛昏曠。是數爻動出於坎之一宮也。又如耳之不聰而鼻不聞臭。則爻雜出於別宮矣。然無論其在一宮之爻。與錯出別宮之爻。蓋有其本末之可推。本者即發病之源也。末者即病之推遷所至之地也。要不可不細為推求。得其本本末。先則貴清其源。繼則當塞其流。密而治之。又何病之能牽纏耶。所患粗心人荒荒畧畧。知其一而不究其二以致病之牽連耳。業醫者盍審諸。

(#註十六) 或虛或實。孰偽孰真。一以貫之。無不明也。

呂真人曰。此一節統承上文各宮之變而言。或虛或實者言各宮之症。皆有虛實其中又有虛中夾實。實中帶虛者。當按脈之部位。以互相參考。相其果實則攻之。果虛則培之。虛中果夾實。則調停而政治之。實中果帶虛。則委曲以培補之。清其源。塞其流。端藉一心之妙用。切勿膠柱鼓瑟也。孰偽孰真者何。蓋症有真寒而假熱者。有實熱而似寒者。有真虛而似實者。有本實而似虛者。更有症似實而其脈仍虛。抑或症似虛而脈依然實者。變態多端。細考旁參。究難逃乎洞鑒。學者苟能虛心。將吾論融會而貫通於平日。則症候雖多端。而其所發之本源則無異。任他千變萬化無不可貫通而得其一定不易之理。理既得而症可認。脈可並參。又何患終於蒙混而有所不明耶。以上皆分析乎元首變異之徵。統攝乎八卦。發源於五臟。無不通徹於此焉。業醫者當熟玩之。

(#註十七) 兌位西方。會合庚辛之氣。兌掌秋節。權衡子卯之功。

呂真人曰。兌位西方者。以後天之兌而言。西方之兌屬金。而陰陽咸寓焉。庚陽金也。辛陰金也。陽金主生而陰金主殺。陰陽會合。而後生機無已。殺機不起。故曰會合庚辛之氣。在人則肺是也。所以人之肺金。必須陰陽之會合。陰陽合則庚辛之氣下濟。而水受其生。木不受其剋。倘陰金與陽金不和。

# 醫道還元

上卷



合。則殺機起而生機息。木受金傷而魂為之不安水無金生而精為之日減精愈減而魂愈不安其位遂多生喜怒久肝木鬱結而成假盛。水涸而肝木生出假火。世之癆瘍等症。大率類此。所以人之肺金主平氣。氣不和則生機不暢也。兌掌秋節者。秋令屬金。乃西方兌氣所管。當秋而百物成。物之成皆成於氣。所以人身中之化成亦賴氣以成之。肺金正主持乎氣者也曰權衡子卯之功者何蓋子位乎坎屬水。肺金若為假火所侵。則金失其潤澤之氣。無天之清氣。水從何而生。世有一種腎水乾竭。腰疼目昏。甚至土燥而飲食不進者徒知益其腎水。往往不久而水仍涸者。皆因未能清其生水之源故也。卯居震位屬木。在人則肝木主乎血。何以與肺金相繫維。蓋肺主氣。氣壅塞則血不安順流通。積久或妄行。而有吐血便血鼻血溺血之症。又或有氣不能行乎血。至蘊聚而成瘡瘤之疾。此皆以肺金之不清而言。所以水木二宮。其生化之妙用。實先賴乎肺金為之權衡焉。此一節渾言乎肺金之所係如此下文乃詳申之。

## (#註十八) 白帝遇災。望平林而赤龍莫託。盼眢井則玄璫無光。

呂真人曰。白帝者。西方之神。乃金德之神也。借白帝而喻之。在人即肺金。何以謂之遇災。蓋肺金傷而氣虧損也。人之氣一虧。則不能運動生血。連血亦為之虧損。血既虧損。則其發也。或為眩暈或為夢中驚躍或手足血冷。故曰赤龍莫托。赤龍即所謂血也。然獨云望平林者何。平林即取譬於肝木也。人之氣一虧不能運行。而肝木亦隨氣之不能鼓鑄遂頽然不生乎血肝木不生血。猶之乎赤龍莫托於平林之義也。凡此氣虧致血損之症。若按其部位所管之脈。或微或濇或弦。種種不一。當照脈理推詳之。所謂盼眢井則玄璫無光者何。蓋井乃藏水之區。在人則腎是也。曰眢井。則無水之井也。舉此以喻人腎水之竭人有因氣虧不能收攝乎腎水。致腎水下漏。漏之久而竭者。至於竭則亦猶之乎眢井耳。其發而為症則有陰虧頭疼之疾。好似頭風一樣然按其脈則左尺或神情微極或帶燥而弦。右寸則沉是此症也盼眢井而又曰玄璫無光者。玄璫乃水中珠也。人之陰海中有一點真陽猶之乎水底珠光。玄璫無光。即腎中失其真陽。真陽既失則水為冷水。所以有精冷之疾。蓋氣不運則真火亦息真火息而水為之冷。世人腎寒之症皆歸於此類。所以人之精與血。咸托始於氣而後得遂其生生之妙用。若氣虧不能運動。血之生生遂不能暢其機。百病為之起精因氣之不運。而生生之機亦息又何以植生身之本耶症候不盡述於此因著於別宮耳。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十九)

## 山不生輝。每因白圭之玷。

呂真人曰。何謂山不生輝。山乃土石之積。有動宕擺搖之勢。人之脾屬土。亦有動宕擺搖。而內之樞機獨運。言山即指人之脾也。山而曰不生輝。是山失其精采之氣與生動之機。猶之乎人之脾受病失其生動之機。所以然者。人之脾賴氣以鼓盪脾受病。多因氣失其常或氣虧而不能緩育乎脾而脾不運掉或氣鬱結隔塞而無以疏達乎脾。則脾亦停止又或寒氣蘊積。而陽氣不能下降。則脾冷而運動不靈。其發於症。或四體憊弱不能支持或飲食不思或無端而血淋於穀道或並無食滯而痢瀉頻頻種種災害。皆由氣之失陷。致脾之不運使之然。所以獨曰白圭之玷白圭者即指人之肺氣。玷者失陷之謂此以氣虧致其壞而言。此一節言氣之有關於脾氣運則脾運氣衰則脾亦衰醫道所以治脾必兼乎治氣推其本而究其根也若脾損而氣愈失。則是回環之災又當別論至於脈則按脈論中辨氣之盈虛者。推究而體認之臨症自可互證焉。

## (#註廿) 土難奠定。多是白石之崩。

呂真人曰。何謂土難奠定。土乃中土也居中以御八極奠定者安其位。在人則胃是也氣失其平。則胃不安和或胃冷而嘔吐反逆陽氣衰而不能緩乎胃也或胃多犯停積氣損而不能鼓鑄乎胃也。又或胃中鬱結。亦氣凝而不能疏達乎胃也。鬱結與停積亦皆有作痛及嘔吐之症與邪入中宮而吐者不同總之氣失和暢。則中宮不運。故云白石之崩取白字之義白象金主乎氣也。石字。與上節圭字勿泥崩者氣不得其平之謂也此一節言氣之關於胃。氣調則胃安和。氣不調則胃失其和暢。連上節可見脾胃皆氣之所貫徹所以醫家亦知培養脾胃。須兼顧乎氣。但不透明氣之所以有關脾胃。則其理究未明。此特舉其理而剖晰之。

## (#註廿一) 穀水二道。送往須待金車。

呂真人曰。何謂穀水二道。即人之大小二便也。上既入新下即推陳然必待氣之傳送。故曰送往待金車。金車者指氣而言也。世有一種氣虧而穀道似蔽非蔽不蔽又若蔽者。因氣失而傳送無力使之然此種症非大益其氣不能愈。若妄投以推牆倒壁之藥。則殺人如反掌。此症之脈必沉而少神又有一種陽過假盛而成鬱結者似無與於氣然究其實陽亢成鬱結而穀道至蔽。亦似真氣隔。而不能下達。此種症。雖可用推倒之功。然徒知推倒仍患復蔽。須兼疏達其氣。自然不蔽矣。疏肺即所以疎通其氣也。此種脈必有如論中所謂猛虎甚而或類微羊。不可不辨。更有一種陰海泉枯。而穀道為之蔽者。亦於氣有因蓋陰虧水竭。固屬乾濁。然水涸則金實燥。金燥則氣不調。陰損氣亦損。所以穀道亦為之蔽塞。論其脈則左尺必燥亢。或脈燥大如燈籠外張侈而內不足此症若誤加推倒亦必殺人。治當益其水。潤其肺然人更有氣虧極而陷。陷而穀

# 醫道還元

上卷



道為之突出者治法與氣損不能傳送。大畧相同。但更宜重益其氣升發其氣至於水道則由氣損虧。而往往變蔽為不禁。甚而氣虧極當溺而失性迷懵不醒者凡皆當培其氣。亦有陽氣鬱結。而水道不通者治當導其水。並疎通其氣又有陰虧而水道塞者則不宜開導乎水必須益壯其水。兼滋潤其肺金。所以穀水二道。其源頭實在乎氣之送。但其中變異不同。虛實亦別。不可不詳其細辨耳。否則一錯殺人。業醫者可不慎乎。

(#註廿二) 驛舍千門。迎來亦憑金節。

呂真人曰。何謂驛舍。乃人週身脈竅之節度譬如輿地關津道路。大則有都會市鎮。小則有野店路宿遍地皆然。人之週身脈竅節度亦如之。故曰驛舍。曰千門者舉大數而言。蓋人之七十二經絡。猶其大者也。其中小節度則更繁而莫可紀。自任至督。交相遍佈於終身。然皆賴乎氣之往來。而後血脉為之周流不滯。曰迎來者。由彼達此之義也。何以謂之憑金節。節者符節也。古者道路關津。皆憑節以通達往來。人之週身脈竅次舍憑氣以達。亦猶之乎關津之憑節焉。曰金節者。在人金主乎氣也。倘脈絡之驛舍。一有阻隔則火不能運化乎水。水不能滋長乎木。五行互相錯亂而病生矣見於某宮。則有某宮之症。所以人之一身苟能調和其氣則不特內之三關五竅。不阻不隔即遍體之絡道亦周行無礙。病安從生。學者能達此中微妙。即先天之大道。可由漸而進

豈第醫之一術云乎哉世間蒙昧之徒不知調氣在平日致氣不和而生鬱結。而驛舍不通。生出百端疾病。病既生則不得不醫治之。醫治之方。亦不得專行其氣。當究其本。或痰隔則去其痰。或火蔽則除其火。而週身之氣。自然疎達流暢。又或氣虧而不能傳遞乎驛舍。則益其氣而氣自能通達。所以行氣一說。祇有中宮假氣鬱積者乃可否則行之即所以傷之也。可弗辨與。

(#註廿三) 握樞則才堪調燮。失職則患自頻仍。

呂真人曰。握樞者何。即總攝乎樞機之謂也。蓋肺金主乎氣。實統攝乎各經脈之絡。度次舍運行之職。如天地之度數運行。皆一氣之所周流焉。氣治則水為之升火為之降。木為之榮。土為之緩。而生機自然日暢。無悖害。無止息。合上中下三關。綿貫徹外則八萬四千。三百六十。日周流而靡間。其功能好似調燮一般。故曰才堪調燮。然其調燮之功能無間。皆由氣之職守無曠。獨握其樞機以晝夜運行。所以天地不外一氣之默運。人身亦不外一氣之旋轉。人合乎天地即於此便可見也。何以謂之失職氣之不調也。或氣虧而不調。或氣滯亦不調。氣既不調則有諸般疾苦。疊疊環生。不論少年中年耄年。氣苟失職。無不多患也。故曰患自頻仍。人祇知脾腎為生死關頭。而不知氣為運行鼓鑄乎脾腎之樞機。所以醫之一道。治脾必兼乎治氣。治腎水亦須清其生水之源。蓋非天一之清氣無以生乎水也。此一節統承上文而重言氣之得失所。



關如此。人苟能調其氣於未病之先。則病罕發。即或調養偶疎。積久氣不和而病著。自不得不理其氣於已病之際。氣之所係豈淺鮮哉。

(#註廿四)

### 因其端緒。莫昧分毫溯其根由。難移寸步。

呂真人曰。何謂端緒。即症之流露也。症有分端而見者如同是氣為災。而其著見實多端。然因其端自可尋其緒。或由虧損而生。或由鬱損而成或由蔽塞而至。虧者培之。結者破之。塞者疏之。半虧半結者則合培法與破法。酌先後緩急而施之。半蔽半虧者。則合疏與培。酌和平以治之。此中妙訣。舍端緒固無從著手。然必細加詳審辨之明乃覺無差。所以分毫不可昧也。稍昧分毫。則輕重緩急。難以酌其宜。既難酌其宜。又何以定其治法耶。溯其根由者。指參脈而言益症之外著。實由中而發。然欲推究其發源之根由。於何辨之。亦辨之脈而已。所以難移乎寸步。謂之寸步者。即右寸之脈是也。或沈而無神力。則虧損何疑。或沈而帶健。則鬱積不差。或來得不流暢。則蔽塞莫錯。如此之類。不能盡述。須於脈論中參詳之。

(#註廿五)

### 二七離火鎮南藩。文明而天下治。撲滅則境土殃。

呂真人曰。河圖之數。二七為離火。即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之數。離火之位。居於正南。故曰鎮南藩離火有文明之象。在人則心是也。亦有文

明之本體文明者。心經安和。無太過。無不及。作一身萬化之主張。而獨握萬化之綱領。所以心中之火。能驅使乎百司。心經安和。則驅使百司者。皆順其道而五行自無顛倒乖亂之虞。五行既不顛倒乖亂。各循其生生之度數。而一身之氣化。自然和暢而調治。曰天下治者。天下即指一身而言。治者安平之謂也。如水不妄行氾濫。及漏洩是水治也。土不崩衰熑燥。是土安其位而治也。金不破壞。木不傾頽。是木金安其位而治也。合金木水土而皆治。則週身之血脈調理平順。然悉由心火平和安順。不妄驅役乎各司。所以功效如此。謂之文明。而天下治。誰曰不然。何謂撲滅則境土殃。撲滅者其義不一。或心液乾枯。而心神為之不寧或心胞有闢無闔。或闔而不闢。不循天地晦明之常度。或心中招引外物憧擾。致思慮妄生。皆足以撲滅其真元。故曰撲滅。其發也。或情思鬱積。而飲食為之不進。是土受其害。或心中假火妄動。逼腎水滲漏。是水受其累。或心亂搖使肝木不寧。是木被其牽。三者受累而金亦難安其位。眾司失措。而百病有不生乎。故曰境土殃。境土者亦指一身而言。此一節渾言心為宰治一身之君。防病首貴平時調養其心。不使妄行驅役乎眾司。病從何發。是第一要緊。關頭也。及至病見。雖用外藥以治。而調養其心之法。亦不可失。則病乃易痊。一一剖明實發。醫家之所未發。人苟知此奧妙。則不特醫學過半。即大道亦可窺見其源頭焉。此中微妙千層。半世難究。但得其門而入。久久未必不臻妙境也。學者其勉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廿六)

## 君王坐位不端。鬼交夜裏。

呂真人曰。君王者即心也。心為一身萬化之主。故曰君王。何以謂之坐位不端。益人心原有湛然寂然之本體。神明常安處其中。是其位也。即坐位之端也。倘或心火亂動。神即為之動搖。或自起邪僻或因外誘而生邪妄。一種穢濁繆繞於中。或見色而邪念起。是邪自外入或深居密室。獨處而一物無所見。突然邪念萌動。又或有思慮紛紜錯出。如江中風濤。無時止息。皆謂之坐位不端。曰鬼交夜裏者何。即方書所謂夜夢鬼交是也。此何以故。益因人心中火肆狂。神為之亂而清。神不清則心內魔生。至夜則行於夢寐。往往有鬼交一事。非真鬼也。乃心中自生之魔所形。益心火搖動。肝中之魂與之交。久久則精竭體虧。真陽喪盡而死期速矣。縱或未至於死。名雖為人。而既失其真陽。亦一鬼而已。時人多謂因虛而致。殊不知實根本於心火之狂肆也。至於日久損虧。則不待心火狂肆。而亦有鬼交之患。且有不待鬼交。而陰精滲漏之症。但言其初。則歸本於心耳。此種症固當察其何宮之損耗而治之。尤貴收養其心。乃可見效。否則用藥無益也。所以治病必治其所以生病。乃易收功非可徒塞其流。此一定不易之理也。

(#註廿七) 神京刺客久寓。毒流寰中。

呂真人曰。何謂神京。即心是也。心為神所棲。故曰神京。猶之乎帝都也。

何謂刺客久寓。刺客即暴客以其能行刺。故曰刺客。即心所中之病根。或時冒感外邪。甚而挾入於心。致蔽心竅。或狂肆之假火。逼入心而蔽其竅。又或因後天之口腹百味。鬱積日久。釀成痰壅入而蔽心。抑更有中外毒。及內毒發上攻於心。至若產婦血潮。而心竅蔽塞。皆謂之刺客寓神京。久字勿泥。一二日固謂之久。有時半日。或一二辰。亦謂之久。此何以故。益人之心一蔽其竅。則或癲狂。或昏沈迷懵。寬症則一二日猶可。若急症則一二時已久矣。種種症根。中於心。則各經皆不能清理。無不為其所害。即如脾胃主飲食。心受病。果能飲食否耶。其餘可以類推。所以神京受病。已失其主。眾司莫不屈撓。舉週身而皆不安。故曰流毒寰中。毒者害也。勿徒作上毒攻心那毒字。解寰中指人身中而言。若言其脈。則心有蔽而脈必如脈論中所謂驚鴻鼠首等類。甚則時見或不見。當依其部位察之。此一節承上文申言病中於心之所關甚大如此。治則各依其症。火攻心者必發赤。亦有火脈可稽。痰者。脈論中有痰脈可辨。症亦有氣息之聲可聞。至於邪攻毒攻。亦須看外症與脈。各各有可認。至婦人之血攻。則不待細究而已知。此皆後學者所當熟察焉。

(#註廿八) 少年似老叟。孰使腰曲背彎。

呂真人曰。少年似老叟者。乃人當年少之時。而血氣衰弱。形容悴枯。



或手足缺冷。甚而至於震動。或筋力不能支持。行步有艱辛之苦又或目瞶耳聾。種種勞憊氣象。見於少年時。便調之少年似老叟積而至於腰之捲曲。背似彎弓。然則其生來實非如此必有所以使之然也。使之者誰。益釀禍始於一心。少年心多物欲。七情日攻。造成假火。因之心中狂火肆行無忌。燒大林而魂為之不定。血即從此日虧火逼陰海而真精滲漏。水即因而日竭水竭土亦焦則飲食。減由水竭土焦。而金不能活氣亦傷殘。合五臟而皆耗於心故其衰殘瘡瘵實心為罪魁。此種病症未極者。猶可醫治。然徒假藥味以醫之往往終歲難見其效。首當使天字入居其心。天即理也。能如此然後可醫。否則徒勞而無補縱或稍愈。而仍不能收功時人徒知用藥。往往十無一收其效者。未達此中妙理故也。今特此等病可痊。久久並此等病亦無人犯矣。人何不細為思之。

(#註廿九) 朝嘯至夕瞑。多由液乾火熾。

呂真人曰。何謂朝嘯至夕瞑。嘯者觸口出歎聲也。瞑者令目而逝之謂也。世有一種不治之心病。晨早一發。至夕而死不能久待。即所朝嘯夕瞑也。此種症乃心中心作痛如刀之刺。一刻不能忍凡人心痛。皆在心之旁屬於心胞之際。而此種心作痛則在心之內。其痛較常時之痛逾加十倍。認此症者當辨其鼻與目。益平時之痛楚極。或出涕或鼻流涎。此種前加逾十倍。而鼻無涎。

目不涕。甫發按其脈不過似火症。而究無火。一至左寸失。而已瞑矣。更有一穴可辨。腳心發熱。合而辨之。決無差也。所以然者。心中之真液已乾。故其痛在心中心兼以狂火合先後天之毒。直逼入心裏正中一竅任各經無失。亦即立斃。因火引毒氣入攻。水不能來救。中土已先阻隔。故人縱大疎其土亦無及矣。人多食有毒之物。而兼食斂滯者。往往陰海稍虧而犯此症。一犯雖有聖醫。亦無如何矣。今剖明於此。俾業醫者知見機云爾。

(#註三十) 以火引火。一發焚偏萬山。積薪毀薪。重逢命懸一縷。

呂真人曰。何謂以火引火。上火字指心之狂火言。下火字指下部陰中之火言。益下部陰中之火。本欲寂然安其所。但被心中狂火。肆行牽動。則陰中之火為之焚炎。陰火發其炎颺。無處不被其燒及。或燒乾陰海。而腰脊為之疼痛。甚則腰如木而不可屈其龜之發於上。或喉舌致瘡。或耳嘈嘈而漸蔽。或頭疼而頸之背作熱。其火之燒入林間。則夢魂為之不安。作驚作癇。火燒入金鐘。則咳嗽哮喘。甚而吐血。火若燃人於土釜。或飲食不進。或善饑而日食斛米。多食不肥而愈瘦。或四肢作熱。筋骨疼痛。火若流入於膀胱。則溺為之赤。甚而至於痛。若火注大腸或蔽結難辛。或糞後下血。此陰火之炎燃。無處不到。故曰。焚偏萬山。然皆由心之狂火不遏。久久引動所致。然則心中狂火。其釀禍豈淺鮮耶。心中之狂火。多由七情搖動而起。所以萬火

# 醫道還元

上卷



皆伏根於一心治則當察其在於何宮。則以何宮之藥投之。但必兼清源之法耳。何謂積薪毀薪。積薪者指心經而言。乃人之心多受七情六慾蘊結於中。久久而成鬱結。凝聚不散釀成一點穢毒。停留於中。日肆狂虐。始則搖動大林之木。久則斬伐斷傷日積月累。林木頽殘。成為朽腐謂之毀薪即肝木被傷之義也。肝木被傷而朽腐。亦成鬱積凝聚。兩鬱相生。循環固結。心鬱生狂火。肝鬱喜怒剋中宮之土。耗陰海之水。逆關元之氣。體漸羸弱。氣脈日促補之不能破之不可。初則或作氣逆吐。嘔及小腹之疼痛。終則體必作熱。至於作熱。則土崩水竭之時也。言其命則如一縷之懸千鈞有危乎欲絕之勢。故曰重逢命懸一縷重逢者積薪與毀薪。合併而至其極也。此種病徒假凡間之藥醫治。縱然稍愈。亦終難收功。非以道醫斷乎罔效。道醫者使其人物我兩忘。無思無慮。久而自有真妙藥。救其性命。除其災愆。此中妙訣書罕傳聞。但既有此等難治之症。不得不為剖之耳。學者欲識此等醫法。當先把妙無垠之藥嘗之。其法自得也。勿以此言為謬。斯醫法乃全焉。

## (#註三十一) 惡流入宮危旦夕。毒氣冲竅喪英靈。

呂真人曰。此一節承上文而申言心經中病之危急。惡流入宮者。乃內生之惡。或起於肝膽二經。暴然狂火燒心。致亂呼亂噉。說妖講怪。甚而目反腰反。此肝病入心也。或起於脾胃之鬱結。夾入大小腸。致穀水二道不通。蘊聚上逼入心。而昏懵無知此中土之惡流入心也。然人更或有不因病偶遇大寒冷之時。失足落水氣息未絕。往往躁急者以火烘之。一近柴炭之火。直逼入心。內之真火遂息。皆謂之惡流入宮其危實在旦夕。究之症雖危。亦有可救。但當急以救之。遲則恐失耳。土惡與木惡入宮者若非根本大虧亦要用推倒之力。方能見效。倘根本大虧。不能推倒。則無救矣。冷甚氣將絕未絕者。亦有可挽。但當用湯法。若用烘法則立斃實不可不知。何謂毒氣冲竅。此指外毒而言。人或為蛇蠍蜥蜴等毒所傷。往往即刻毒攻心迷又或觸遇瘋犬囁。而大毒中於內臟。亦易攻心。又若諸般瘡疔毒。雖由內發。而既歸外科。則亦作外毒而論。亦往往毒甚而上攻於心。種種毒氣。一入心竅而心中之英靈盡喪。英靈喪而人為之昏倒矣。治法毒蟲傷者。莫捷於炙其患處藥則推瀉亦可用。若瘋犬之毒迷心。則急宜大用推倒。緩則無救。瘡疔之毒迷心。亦非推倒不為功。此等毒氣入於心竅。無病。亦可誤人性命。從可知人之安危。心實為其主焉。

## (#註三十二) 旨歸當究。一合何疑。妙手隨施。十全罔缺。

呂真人曰。何謂旨歸當究益人之病發於何宮流於何所。無不有症可憑。脈可按。或虛。或實。或由內生。或由外襲。或虛中夾實。無不有其旨歸之一定。但須互相印對。詳究其實。固不得徒憑乎症。而不究其脈。亦不得第



# 醫道還元

上卷

依乎脈。而不察乎症。必症與脈兩相符合。乃得其病之根源。方無慮其有差也。故曰一合何疑。一合者。症與脈相符合之謂也。果得症與脈合。則病之源源本本。自可了然於心豁然於目。何疑之有。但醫治之法。尤在乎人運巧於心。其中調治之妙。固非蒙昧者所能圖度。亦非膠執者所能變通。所以世間業醫者。往往看病不差而投藥屢屢不效。皆由治法未得其宜。未達其妙耳。如果症與脈合。又加以醫治克制其宜。不可隨施其妙手。而十無一失乎。謂之十全罔缺者。百發百中之謂也。天地間惟人最靈。亦惟人最多病以人之靈。究人之病。得其旨歸。又須酌其妙用。惟願後之學者。靜細以參求焉。

(#註三十三) 震則位乎青宮。巽獨為其淑配。陰前陽後。資益無方。陽唱陰隨。貞恆有象。

呂真人曰。何謂震位青宮。巽為淑配。在易震為長男。為乾之一索而生。巽為長女。乃坤之一索而生。震既為長男。如王家之長子居青宮。故曰。位青宮此一義也。震屬木。居正東。其方之色青。曰青宮。此又一義也。巽亦屬木。為太陰。與太陽相為配合。故曰淑配。震屬木。則在人為肝。巽亦木。在人則為膽。此乃藏魂之區。亦即宰血之區。所以人肝經有損而魂為之不寧。血為之日減。膽經一散。則魂亦不能宅處。且有危迫之象。何謂陰前陽後。巽陰也。震陽也。陰前者巽木。膽經盛旺。不枯不散溢。凝結安定。有如宅中作主秉權。

震木之肝。雖屬統攝乎他。而實藉其盛旺。因之得以清順榮暢。故獨曰陰前陽後。在易則風雷益之卦也。何謂資益無方。蓋肝膽二經清和榮暢。血脉流貫於八方。魂亦安其宅處。自無血虧血燥。血逆及婦人血崩。血淋等症。使週身筋骨壯健和柔。故曰資益無方。陽唱陰隨者。乃人之肝木榮美舒秀。無鬱積。無假火。亦無傾殘零落而肝中之膽。藉以凝固。故曰陽唱陰隨。即如易之恒卦是也。何謂貞恆有象。蓋肝木既充足而和暢。膽藉以凝固。則血之盈者常盈。魂之安者常安。日則無胸震之病。夜則無方寐忽驚之愆。使身體常豐厚安固。故曰。貞恆有象。所以人之肝與膽互相依託。肝衰則膽不凝。膽敗則肝亦殘。一美則均美。故人當調養乎震巽之木。七情有節。六慾不生。自然不傷不殘。而肝膽為之安固也。肝膽固可不謂貞恆乎。

(#註三十四) 七情搖動。久久破散良金。

呂真人曰。七情搖動者。乃人之喜怒哀樂受惡欲七種情根隱伏於中。本來人人所不能無者。但人不知節制情發而不能旋忘。致停留於中。甚而此情未了。彼情又起。終日紛紛搖動。遂至生鬱於肝。肝木鬱積而成假火。火盛作熱。下逼真水滲漏。水涸金必燥。或作咳不止。夜熱煩燥夢寐頻頻。此症疎肝益水潤肺。猶有可治。倘或肝中鬱積。遠年日久牽盡下部真火散溢。上則夾入金鐘。至於生咳。欲咳而咳之不盡。痰涎處在深際。欲不咳而又難忍。



聽其咳聲。則有氣短之形象。此症肝腎肺皆損肝中夾有假火。兼以真火散溢上沖。欲補之而不能欲疎之而未善。較難調治。須緩緩使其真火歸本位。兼畧清其肝與肺。又須養其性情。日積月累乃可見效。其甚者則有一種喜怒亂發。日夕週身作熱。肺中湧出痰血。嗽咳不已聽其咳聲。漸如破敗之金器其語音則與雄鴨無殊者其症實多難治。土未敗則一縷之命尚延。若土一敗。則無油之燈火種種禍端。皆起於肝木遂至破敗其肺金。故曰。破散良金。可知人之肝木不寧。其釀禍不淺也。然多由於自致。善養者常寡情慾亦安得有此種患乎。人其慎之。

#### (#註三十五) 四德悖違。常常剗除淨土。

呂真人曰。何謂四德悖違。八卦之數。四為震木。在人則為肝。悖違者以肝木妄動而言。肝木或虛中夾實。鬱積生熱。則妄行肆虐下剋乎土。其發而為症。則有每食後。濁氣積中。令人不寧。甚而痞滿漲塞敲其腹則如鼓音。久久遂作潮熱或肝氣反逆牽引胃氣倒上。小則作嘔嘔之聲大則生嘔吐之患。皆肝木剋土所必有之症也。故曰。剗除淨土。剗除即剋制之義也。淨土者即中宮之土。木制土之症。其發於色。必青中帶黃。確有可辨脈則各依其部位以參較其強弱。自然分明。治則木與土二宮不可偏廢。徒治其木。而土已為所傷。固不能愈。若徒治其土。而不疎其木。則土依然受制。亦不能愈更有

木剋土。而土既受傷。不能運化。久久亦夾鬱積者。中宮虛又夾實。治又當微用去積。凡土受木制之症。其細微處亦多端。不能畢述學者可令症脈與辨色參究。自能會其全焉。

#### (#註三十六) 修五引風嫌過茂。古松蔽日患終凋。

呂真人曰。何謂修竹。按易震為竹。此云修竹。指人之肝而言。竹本引風之物。竹茂則愈覺可以引風。人之肝經亦然肝盛則生風。此內生之風。非外感之風也。所以人之肝不可太甚。在小兒更忌肝過甚。即如童兒之急驚。是肝盛生風。風煽火起面赤目反。口齒緊閉。腰亦往往反從背去。此等症。首以疎肝為主。最忌溫散。溫散則火愈烈。必至無救。又不可針灸。此肝盛生風之一端也。又或有肝盛生風。火逼入金鐘。而作咳喘者。更有肝盛生風。上發於目初則遇風而不能忍。久則目皆疲瘡。甚而或腫或爛者。此皆肝盛自生之風。治皆以清肝為本。所以人內裏自生之風。由於肝之太甚猶之乎竹之過茂而引風也。何謂古松蔽日。古松亦藉以喻人之肝木曰蔽日者何蓋日為火。在人則心是也。蔽有遮蔭。使日不照烈之義。人之肝木主血。血充暢則心可活而無驚癇不寧之患。所以心亦賴肝木以濟其美。猶之乎古松之蔽日也倘肝木凋零。則血為之虧。血虧則精亦損。其發於上。則頭眩目昏心跳。且因血虧而精損。精損亦易於生咳實屬相因而至。其見於肢體。則有羸弱之患。



(#註三十七) 怯怯如閨煖。林中失鹿。洸洸似武士。藪裏鳴鴻。  
若婦人血虧者。其病則更多端。或難產。或難孕。或月信後而腰痛。及腹裏作疼或犯崩淋。或月信不收。或產後眩暈。甚而言鬼說怪。種種災愆。不能畢述。所以肝木虧損。男子固忌。婦人更忌。以產育端憑此宮之榮暢為根本也。謂之患終凋不亦宜乎。治此肝木之凋者。固當大培木本。尤當究其源頭之所以然而並治之。本宮有鬱。則當先為清除。凡各宮之。症候皆然。舉一而自可悟其餘也。

呂真人曰。此一節就人肝中之膽言。何謂怯怯如閨煖。怯者畏怯之義。乃人遇風則畏風。而畏之震懾遇日則畏日。而為之趨避聞雷聲而神沮氣喪。發於色則若深青。肢體羸瘦無時無事。不驚恐而畏縮。好似閨煖之怕人一般。此無病亦有病也。病何在。在肝中之膽。失其凝固。故其魂不定魄不定故生出一種怯症。不病之病。謂之林中失鹿者林指人之肝木言。鹿即指肝中之膽言。鹿乃稟乎木德處於林中。猶之乎膽之處於肝也。所以人之膽經所係不小往往有驚恐過甚。而無病亦斃者此何以故。因之真魂藏於肝膽中。驚恐之情過甚是傷肝膽。即傷其魂。而週身血氣為之不調。治之須急安其魂調其氣。否則往往無救。如平時所謂怯怯如閨煖者。治之亦當調理其肝膽。資益其血氣此種不病之病。亦業醫者之所必究。未可視為輕而忽之也。何謂洸洸如武士。乃人有一種肝膽夾鬱積而成假盛。時時假火燦於肝膽中。發出一種狂惑之症。似癲非癲。似懶非懶。逢事生嗔。逢人即罵。入水不畏其溺。蹈火不畏其焚。好似知進不知退之武士。輕身而不畏其死一般。常有一種洸洸之氣象。洸洸者武貌也謂之藪裏鳴鴻。藪指肝而言。鴻亦感木氣而生。即以喻肝中之膽。鳴鴻者即肝中膽夾有假火作動。使其魂亂撞亂突鬱火生怒。故喜怒不常。發出一種狂惑。有類於癲即風魔之類是也。治則當瀉其肝膽之火。再加定魂活心之藥。久久自然可愈。否則日久鬱火逼入心竅則難於調治。所以病當其淺則易為功。當其深則難為力。實不可不知也。

### (#註三十八) 伐木祇伐惡叢。培材宜培嘉植。

呂真人曰。何謂伐木。木指人之肝而言。肝木本不可伐曰伐者乃統上文肝木有鬱積成假盛而言蓋肝木鬱積。久而釀成狂火。則病端百出故有待於破伐。若不伐則肝中之鬱積不能去。然伐之祇除其肝中之鬱積假火。非破伐其真木也。故曰。祇伐惡叢惡叢者乃木林中夾雜的毒卉猶之平人肝木夾鬱積之狂火。破而除之。不使有遺種伐之の方。則酌其輕重以用力。切不可鹵莽。倘肝中微夾些惡積。不量其輕重遽施以大力破伐。正恐假木去而真木亦並殘毀崩折。不特無功。而反有害又或肝木夾大惡積肆其狂毒。若輕輕刪除則惡木仍茂。真木難以榮暢。即使用力刪除而除之不盡其根株。則惡木久久又



復萌芽而漸長。伐亦猶之不伐。總之惡叢則宜伐。但當斟輕重而用力。則無錯誤之虞焉。何以調之培材亦指人之肝木而言。培者培其根本。使之安固。根本既固則枝葉自生。自覺榮茂秀發。魂安血和。無諸般血虧等症曰宜培嘉植者何嘉植即良木。指人肝之真木而言。培必培其真木。方覺有益。若真木中。尚夾雜有惡木。則先除之後培。此何以故。蓋人肝中苟夾有鬱積。雖肝木凋殘。不先去其惡積則培真木。而惡木亦受培。且足以啟禍害。非徒無益已也。所以真木衰則宜培。必看其中無惡積乃培之。人往往有肝虛而未可遽補者。即夾有惡積在其中故也。此一節上句乃瀉字之義。下句即補字之義。但瀉與補皆當相其宜。學者可弗辨與。

(#註三十九) 勿使枯柴興烈燄。仍防冷炭遇寒冰。

呂真人曰。何謂枯柴興烈燄。枯柴者指人之肝木衰殘。如朽木之枯敗。久久而成鬱積。肝中鬱火日動。血亦日虧。此等肝鬱最易興動烈燄。烈燄者指各經之火而言。蓋肝虛鬱火日盛。上則搖動心火。下則牽動命門之火。泛溢上攻。或喉舌作痛。鼻焦赤紅。或無邪而作遍體之熱。夜不能寐。烈火燒天。好似大熱之症一般。時人往往投以大寒之藥愈服而火愈熾。殊不知服寒久。而寒氣下伏。依然火燄上沖。無少減息。迨至寒氣一發。中宮土敗。必至無救。此種火皆是狂火。最易誤人。若不顧其源本。不究其根由。一味治火。失之遠矣。此以枯柴最易興烈燄。到烈燄既興。而誤治者無論矣。即知治法。猶屬塞流。非易奏效。惟善調理肝木者。木既不枯。無鬱無積。榮美舒暢。則烈燄究無從可發。故謂之勿使枯柴興烈燄。法莫先於七情隨發即止。不至搖動傷肝。其次助肝生鬱之物罕啖。便得勿使二字之要也。何謂冷炭遇寒水。炭者。木已不成箇木。借以喻肝之失卻本真。即肝之大虧也。炭而日冷者。即肝大虧而並失其肝中之陽氣也。肝虧極而並失真陽。則血已不運。必有缺冷。或肢體麻木。不知痛癢之患。其害已屬不堪。然未遇寒水。尚可庶幾。一遇寒水。則愈難治矣。寒水者。中宮寒水停積。命門之真火。不存腸內。蓋一團冷氣充積。此時謂之人乎。謂之鬼乎。人鬼相去不遠矣。治之於既然而不治。所貴防之未然而不待治。故曰仍防冷炭遇寒水。此一節是肝木受病。而預為防閑之意也。

(#註四十) 勘厥左關。須求符節。憑茲妙策。莫誤針砭。

呂真人曰。勘厥左關者。按左關乃肝膽二經之脈所注。勘有推測之義。察其盈虧。或真盈假盈。當於脈論中推詳其義。方得對症以互相參考。世有一等粗疏之學。見症即發方。並不靜參乎脈。殊不知有同是一樣症候。一則由此經發。一則由彼經發。雖所發之症。亦微有別。然非細認不能別。故必按其脈。以究其發源根由。果得症與脈合。投藥自無不效。故曰須求符節。



符節者相合示信之物。求符節。即症與脈相合之謂也。試舉求合之一二端以言之。假如症同是發於肝。有因肝虛者。有虛而夾有鬱者。所發之症。往往大畧相同。所以必當參乎脈。而辨其不同之處。以症對勘。自然投藥無虞其誤。即此故也。其餘自可類推。何謂憑茲妙策。蓋症既與脈合。則醫治之法。自當酌其巧妙。或舍其輕而急其重。或清其源而流自治或本末齊顧。又或先治其末。此中妙策。不外因其緩急以定為準的。不知者以為無憑。然究其實確確有可憑也。既有可憑則握其妙策者。若再加以小心。自然百發不失一。豈有或誤乎。故曰莫誤針砭針砭者刺病之物。即猶之平治法也。治法能不誤。惟在以症勘脈。求其符合。然後運其妙法耳。豈有別策耶。

(#註四十二) 真流入坎。獨推生物之源。暴客問津。恐沉渡人之筏。

呂真人曰。何謂真流入坎。乃人稟先天之氣無形而清淑。生出箇水來。活潑周流謂之真流。其蓄止會同。則在乎腎。腎為水月之宮。故曰入坎。坎即指人之腎而言。易道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也。水為資生萬物之源。故曰生物之源。在人之腎水。乃生身之源頭最為緊要。此何以故。蓋無水則中土為之焦。無水而肝木不能滋長。無水則火炎而金亦燥。所以各宮又賴水以調劑而成治。雖云水潤下。然水中有一點真火。能使水上行。故在上者得賴以資生。不至八方燥亢。生生之道獨根於此焉。何謂暴客問津。暴客者狂火以資生。不至八方燥亢。生生之道獨根於此焉。何謂暴客問津。暴客者狂火

也。津即指人之腎宮而言。蓋人之腎。為蓄水資生之妙用。苟夾有狂火在其中。則腎水為狂火所燦。或逼而至於漏洩。或內自耗減。火盛水乾。實必然之勢。故謂之暴客問津。生身之本。日漸破損。猶之乎筏本渡人之物。破爛則易沉。沉則不特不能渡人。且致人於死地由是思之。能勿恐乎。此一節渾言坎水。惟人生死相關之源知其妙者。不可不養此坎宮。使常盈滿無虧。自見大地恩波周流遍徹。無一物不受其滋潤之德。根本固而年可延。病亦罕見。孰非醫學之所先務哉。

(#註四十二) 大淵龍闢。巨浸浪翻。

呂真人曰。何謂大淵蓋淵者。蓄水之區。在人則腎主水。猶之乎大淵之蓄水也。水無龍則不靈。便是死水。然實忌乎龍之闢。龍者居於水中。其性屬陽。猶之乎人之命門真火也。命門火動腎。水自不能安靜。必有翻騰洩漏之虞。至於無異於龍處水中。奮起爭閨也。龍闢則水不安靜。而浪為之翻騰。故曰巨浸浪翻。人之腎水亦然。命門火動腎。水自不能安靜。必有翻騰洩漏之虞。至於水既翻騰。始則水溢繼則由溢而半。終則不至於涸而不止。其害不可勝言。皆由兩火相間使之。然兩火即情火與坎中之真火。不忌其盛。但不可牽動。若稍牽動。則如龍之闢於淵中。水斷無不浪翻。世人往往治此等症。多好瀉其命門。殊不知一味瀉之。其弊必至火滅。患實更速。何異淵水得龍而靈。因其



# 醫道還元

上卷

閨而斬也。善治者。去狂火之牽引。若真火溢出於外。不安其位。則引之使歸。水已將涸者則並益其水兼開其水之來路。自然平復也。此中微妙不可不為細究學者靜參焉可耳。

(#註四十三) 波無日照。深谷澤冷空停。

呂真人曰。何謂波無日照乃人之陰海中失其真陽也。波者。即指腎水而言。蓋人之腎水。原賴這點真火以暖之得此火而水乃生活。可以上升有一種真火滅息不能暖化乎水者。謂之波無日照即方書所謂真火衰腎寒等類是也。真火失則水為之冷。不過徒然停蓄於陰海而已。故曰深谷澤冷空停。深谷即陰海也。人之精冷而至於乏嗣者。亦是此等症不拘男婦皆有犯此症者。但男則謂之精冷婦人則謂之血冷究之是二是也更有真火失而精不凝固不拘晝夜。常常為之滲漏。則又更甚於空停矣。亦有一種水冷。而腰脊為之軟痛者且有腎寒真火失。而穀道為之瀉者種種皆歸澤冷空停一類。治則當因其真火之失而補之。真火溢於上。而在本位者。則引以復其原。人祇知水為生身之本。而不知水無火則水冷。亦不能生。觀此亦頗可見水火既濟之義之一端。若從此窮究其微。則達水火之妙用。即天地之奧可通。而人身之奧。又何不可徹也耶。

(#註四十四) 水失金生。窮溝泉涸立待。

呂真人曰。水失金生者。即人之金不能生水之謂也或金為火剋。而失其本真。則氣不疏達固不能生乎水。或金入朽敗之鄉。而日益虧損則氣不充暢亦不能生乎水。水不得金以作生生之源頭則水為無本之水。不見其來。祇見其去。猶之乎窮溝之泉。其涸豈不立而可待。故曰泉涸立待。至於泉涸。則患不勝言矣。水涸土燥。龍膏亦不嗜。即使飲食無減體亦如豺水乾木萎。則藏魂之宮崩。其病已多縷述於篇內。至若水乏而金愈燥。其患亦曾分明說過矣。水竭火炎亦已言於別宮。他如水不治而不利於大小腸則穀水道中可稽待。此又不可不酌其緩急而施行。所以醫家治標與治本。有分用。有合用。常辨其何者宜先。何者宜後孰緩孰急不可不詳為究明庶不致冒昧以措手也。

(#註四十五) 崑岡火燃。欲救先須掘井。園林日灌。競汲切勿罷梁。

呂真人曰。何謂崑岡火燃。崑岡即借以喻人之一身。自足至頭。有高聳卓立之象。火燃者烈炎燒山之意也。人之身中。無不有火。火亦有時而作動。然火之動自覺有別。凡實火之動。則渾渾而發。斷無如烈火燒山之象。縱或



(#註四十六) 雞鳴破穀道。耗沴首在此關。鴉宿噪天庭。崩殘亦由斯闕。

呂真人曰。雞鳴破穀道者乃人當每夜雞初鳴時。必要如廁。甚則當此時而穀道洩瀉。故謂之雞鳴破穀道。所以然者皆由人之腎已虧損。到此陰極時分真氣不能收攝而凝固。凡人陰虧則陽盛。到此陽氣方生之時。則內之陽氣亦發。鼓動直達於大腸。好比送物出門一般。致有此病症之累。故獨曰耗沴首在此關。即指腎而言。耗沴者腎宮虧而兼寒也。曰首在則可知耗沴非獨在腎。不過以此關為重耳。其寒脾亦兼耗沴也。治則當溫固其腎。兼培乎土。無別策。若不急用溫固之法。久久破耗。至於絕。難以救矣。人有犯此者。縱不見病。亦當醫治。切勿以為無病而忽之也。此症須常常如是方算。若偶然則不可作此症論也。又不可不辨。何謂鴉宿噪天庭。夫天庭者腎宮所達之區。在人眉心之上。毛腳之下。謂之天庭燥者作熱之謂也。鴉宿者日暮昏黑後則鴉歸宿於樹。故曰鴉宿。即陰晦之時也。人當陰晦時而天庭作熱。其內神明必有噪而不寧之氣。初則發於天庭久則頭皆作熱。甚則遍體皆然。交至子刻以後則漸退來日又復如是。此亦由人之陰海衰敗乾涸。致生出浮游之狂火。到日夕則上炎。並不關邪氣之冒襲。亦非實熱之所沖。若以邪治之。則燥者愈加燥。以火治之。而燥亦不止。蓋坎中無水。故獨曰。崩殘亦由斯闕。闕者腎宮也。崩殘者腎虧之調也。此治法無他。惟益其水則自然可愈。切勿以其作燥。而誤投苦寒利導之藥。則庶乎近焉。

極盛。亦無燒燃之狂態。若虛火則不然。一發則如狂風之煽烈炎燄天。百物皆燒或目紫而鼻赤。或喉痛而舌乾。如此之類不可勝紀。其猛烈較之結實之火。殆加倍焉。此種狂火。不啻電光之發發之速。亦滅之易。其故皆因陰海泉乾。不能制其火。所以一發便烈不可當。治此種症者。鹵莽最易誤人。蓋陰海之水既虧。若第見火之燃。遂投以苦寒推倒之藥。殊不知治火即耗其水。水愈耗而火益不歸根。一至撲滅。則寒沴已甚。亦一冷屍耳。人與鬼其間不能以寸躁妄者多。因此而自誤。然則救此狂火之燃。法應何如乎。首以掘井為先務。掘井者。開水源以水救火之義也。水源何以開。即滋益其腎宮之水。暑兼清上熱。則此火自然消除。非同堅實之火。必須用大力以撲之也。不可不慎。何謂園林曰灌。園林者。即借以喻人身中之肝木也。灌者有以水滋潤灌溉。使之長養乎木之義。故曰灌。蓋人之肝木。非腎水不能長養。水旺則木相。此一定不易之理。所以人之腎宮為蓄水之處。猶之乎梁也。欲水常盈。得競汲以灌溉。則梁宜使之常固。然後水可蓄梁者。即指人之腎宮而言。何以謂之罷梁。即瀉腎之意也。人之腎宮縱有時夾些客火。稍稍清導之。自然水安其位。若不知根本。大用瀉腎。次次不休。則腎破而水不能停蓄。無水而木有不黃落耶。他如暴邪中於腎宮者。雖不能不用刲腎之藥。但當謹慎知止。倘過則腎傷。腎傷則命必危促。亦同一罷梁也。弊總在一箇罷字。學者慎之。切勿蹈其弊可耳。



(註四十七)

## 未寒先慄誰作崇真饑假飽此為殃。

呂真人曰。何謂未寒先慄。乃人當天時未寒之日稍遇涼風吹掃。遂有一種淒然悚慄之氣。故謂之未寒先慄。此亦無病之病因何而生。蓋由人之陰中不足。連陰內真陽亦衰。致體日虧而流於孱弱。道經云。躁勝寒。此則與之相反也。蓋陰不足而血亦隨減。有不畏寒乎。曰誰作祟者指陰之不足而言。猶云非此而誰之意。若因此一端而生出各種陰虧之症。則依前後所發明而參詳之。會通在人。勿膠柱而鼓瑟也。何謂真饑假飽。乃人當朝夕之間其腹明明是饑。饑則必思食。此一定之常情。若饑而仍不思食。即食亦悶悶而不能進。又似飽一般。故曰真饑假飽。所以然者。由人之陰海。虧損日久。氣亦因之而弱。不能運化其中之惡氣。又或陰虧水涸狂火造成痰涎塞於中宮。則雖饑而不能進食。曰此為殃者。即指陰海之不足也。此種真饑假飽之症。首以益陰為本。若不救其本。第見其食之難進。遂妄投以去積消痰等藥。則治之不特不效。且有以耗其本真。辨之可弗明乎。此皆不病之病。亦學者所當細究。而詳審者也。

(註四十八)神而明之同條其貫。道則高矣原始反終。

呂真人曰。神而明之者。舉北坎生身之理。究其原原本本。如何有關於中宮。如何有係於金木。百脈之生生。何以悉。賴。一一參透。再即其症候所也。貫者貫通也。由是而言其醫之一道。烝烝日上。洞見週身血脈臟腑。謂之道高。誰曰不然。醫之道既高漸覺由淺入深。達於隱微。造乎先天之大道。夫大道不外一始終之妙理。無始無終之秘奧。陰陽往復。即易所謂原始反終之理也。造到此則至矣。極矣。人可不求其階梯耶。

(註四十九)

## 艮為山。坤為地。少男隨老嫗而制治。進來賴化去以成能。

呂真人曰。艮山坤地。在易坤有乘載含宏之義。艮有止蓄之義。二者皆屬乎土。於五行則居乎中。在人則脾胃是也。握中宮之權衡掌運化生育之柄。萬物無土不生。所以中宮實為生化至要之地。何謂少男老嫗。艮則為少男。在人則脾是也。坤為老嫗。在人沒救了是也。後天坤母不用事。惟下有艮土。脾胃止蓄。所以人之所食品物。進於腹裡。而不致即出。非止蓄之義乎。脾又主運化。所以腹中物必變化盡而後出。謂之少男隨老嫗而制治者。即脾司止蓄運化使胃土不洩瀉。又不停留之義也。何謂進來。即人於朝饗夕飧。所飲所食之物。進於胃中也。何謂化去。即所進於胃之物。一一變化而使之去也。所以物之進來。必賴運化之力使之去。若無去則亦不能來。曰成能者。其變化生育之功能也。可知中宮陽土。左陰土互相濟美。而後各宮得遂其安。



吉。觀河圖中金木水火。皆自中黃生出。便恍然於人身中亦一天地之妙用也。學者可勿細究之乎。

(#註五十)

### 長掉偶停。如此來。如此去。中原不樂。孰是飽孰是饑。

呂真人曰。何謂長掉偶停。長掉者。指人之脾而言。舟無掉不能行。人無脾不能運。人之脾。晝夜運動。其數實合乎週天之度。無有止息者也。若一停則患生。然脾之運動。何以有停。或因飲食不知節制。致傷乎脾。則其運動不靈。而至於停。或因火衰。寒沴凝於中宮。則其寒冷甚而亦停。又或因氣虧氣滯。不能鼓盪疎達乎脾。而其運動之機息。亦至於停。曰偶停者。乃晝夜運動之數有減。其中或少減或大減。則不一。非其運動全息也。若運動全息。則穀水已不能進。死在旦夕矣。故但云偶停。不可認作木石之全不動也。然雖屬偶停。其患已生。蓋一停其運動之機。則所食之物不化。脾經損敗。又不能止蓄。必有將所食之物仍是原形。遂從穀道而出。豈不是如此來如此去耶。治則當先究乎脾經損敗之所因。各從其類而治之。並用培養提醒之藥。其運動之數自然可復。而變化之功亦轉也。何謂中原不樂。中原者。即中土胃經是也。人之胃主乘載猶之乎地之載物也。中原何為不樂。即胃之受病或胃中有鬱積。常留惡氣凝聚不散。或寒氣停中。終日悶悶或因食物至於積熱。又或有一種失食胃空而至傷。更有膏梁之家。厚味充積。日久多生痰。皆謂之中原不樂。其氣象有如宇宙間昏昏沉沉時候。有一種不光明不疎不達之景蘊積於中。而不能解。人之中宮如此。則朝夕間應於神氣亦如此言其飽則似饑。言其饑則又似飽。不飽不饑內之景象。愁愁鬱鬱便是此症。治則當究其因由鬱積則消之導之。火則瀉之清之。失食至傷者。緩緩養之。膏梁厚味生痰者。破痰涎。薄滋味洗除之。此等症雖不是大病。其累人之氣體亦不淺此一節可見脾胃為生化之樞機。不可不調理而使之平順舒暢。誠治身之要道也。

### (#註五十一) 泥垣客水灌。濕流四方。

呂真人曰。何謂泥垣客水灌。泥垣者即指人之中宮而言。泥即土字之義。垣有牆垣之義。人之中宮四面有如牆垣。故曰泥垣。中宮之土。雖不可燥。然亦忌濕。謂之客水灌者。即濕氣聚於中宮之謂也。蓋人多因氣之不運下之真火衰。然後所食之穀水。生成痰濕或氣不運而血多損。致招外之水濕從毛竅直入。先注於中宮。內外交併。而中土之水氣重矣。故謂之客水灌。客水既灌於宮中。則日久散溢而流布。舉四方無不受其害。故謂之濕流四方。四方即指週身四體而言。或先注於上。則上身先腫。或先注於下。則下身先腫。但寒濕與熱濕則各因乎其人。此等腫症。其端不一。總不外虛實二字括之。虛則補實則瀉。倘若虛而不能補實而不能瀉。則難矣。大抵實者治之較易。虛者

# 醫道還元

上卷



治之較難。虛實交相夾雜者。尤足令人躊躇審酌。更有一種五氣顛倒雜亂乖逆者。往往無藥不愈。實無藥能愈。則亦一有形之鬼耳。此一節言水濕聚中宮之害。但學者但各按其根由。以酌驅治之方。不可混而施行也。

(#註五十二) 地室狂火燒。燥止五位。

呂真人曰。何謂地室狂火燒。地室者。亦指中宮而言。中宮固不可濕冷。尤患火燒而燥烈調之狂火者。乃無根之火或由多食辛燥等物。積而成火。或鬱積成痰生熱。又或有時身臨燃火之場外熱從腠理直達。入於中宮而成火。但外火之入。亦因中宮素有火之根苗。始能相感而發。凡此皆謂之狂火燒。其始發也。或口臭。飲食漸減其相反者。則飲食加倍而面黃體瘦。又其甚者。則四肢攀掣而為痛。不能行持。或反逆。一食即吐。然中宮之火。雖至盛極。亦祇在中宮作惡。不向別宮燃燒。故曰。燥止五位。夫曰五位者何。河圖五為中土。故云然也。果其症與脈合。治法無他。大用瀉胃之藥。反手即愈。愈後。則須慎飲食以防其復發。非有別策。無待他圖。此一節言火困中宮者之無難治也。

(#註五十三) 運轉百貨。駕馭眾司。山虞藉以厚生。反奸還當內省。

呂真人曰。何謂運轉百貨。乃人所食之百物。聚於中宮為脾胃所運動。使之變

化。胃則主乎乘載。脾則主乎運動。化其形質其精英則留於內臟而長氣血糟粕。則運轉而使之去。故謂之運轉百貨。何謂駕馭眾司。眾司者。指各宮之主而言。駕馭者。有統攝之意。蓋心肝膽肺腎及命門大小腸各經。無不為中宮所統括。猶之乎河圖水火木金。分鎮八方。實統領於中五也。中宮一敗。眾司皆失其職。人之享大年者。首在中土無虧。此天地自然之理。不易之妙用。試於其駕馭而隨舉以言之。山虞藉以厚生者何。山虞乃掌山林材木之司。此即以喻人之肝也。何謂藉以厚生。藉者。藉乎土也。人之中土苟不治。土瘦則木衰。土崩木必斜。土燥木將落。土過濕則是木易朽。故必中土無患。而後肝木得以遂其生機。暢其茂育。謂之藉以厚生。不信然乎。何謂反奸。即肝木之受病也。蓋肝之衰殘。不能榮暢。皆由土瘦致之。雖木原來是剋土之物。然實藉土以生。故肝木衰殘作患。其本原亦多因土之不治。所以必當內省。省者顧乎土之謂。土必培養使之厚。然後木得植其本根。源流不外如此。此一節與下節皆申明駕馭二字之理。使學者知中土為人五臟之要領。而達乎其本也。

(#註五十四) 水衡賴以壯志。退弱緣失扶持。

呂真人曰。何謂水衡賴以壯志。水衡者。掌川澤之司。即以喻人之腎也。水本為土所剋。何以獨云賴以壯志。蓋土運化百物之精華。而生陰陽之精。且生水。以益水。故土雖剋乎水。而實有壯乎水之奇功。謂之賴以壯志。試思人之中

# 醫道還元

上卷



土安和。則百脈為之流暢。腎水自然日充。即此便見中土之有資於水也。何以退弱。退即水之退弱即水之弱。水之退弱其根由有因土敗不能生金。而水無源。且土敗不能止水之泛流。而陰海之水。遂至減消者。水敗由土先敗。故曰緣失扶持。皆言土之不能保其安和也。此種症世人罕知。因水之退弱。由漸而至不甚警覺。非同火逼水溢等類之猛。所以人罕細究。治之固當益水。尤當理其中土。使之安和。自然水日充盈也。此一節與上節。皆舉以為駕馭眾司之一驗亦不可視為等閒。人當靜參之。

(#註五十五) 萬化原可興。百惡亦可作。所以五行無土不生。千川得土以鎮。

呂真人曰。萬化原可興者。蓋以中宮之土。為化育之本。宇宙間惟土可以興萬化人。身亦惟中宮之土。興一身之化育。故謂之萬化可興。何謂百惡亦可作。蓋人之中土。一不安和。則諸災並作。八方之司皆受其累。主氣者不能長乎氣。主血者不能生乎血。主水者不能生乎水。掌火者不能調乎火。其餘諸經百竅。無不受累靡窮。故謂之百惡亦可作。合而觀之。五行中水火木金。各統其職。分鎮八五。其生生之根苗。皆自中土始。亦猶之乎河圖五行。皆自中五生出也。故謂之無土不生。千川得土以鎮者。試觀宇內川流。枝分萬派。合流統會。而至於海。若無土以鎮收之。則無所依歸且不知傾蕩。

於何所。人身中之川流。亦賴土以鎮。方不至於傾蕩。故曰得土以鎮。此一節統承上文以明中土之功用極大。不可不首為調理也。學者誌之。

(#註五十六)

因其變故。補不足而削有餘。使之安平。致廣生而昭大化。

呂真人曰。因其變故者。即中宮之土受病。察其變出之端緒。與脈理相符。或變而祇在本宮。或變而兼錯出於別宮。百變而不離其則。謂之因其變故。何謂補不足而削有餘。不足者虧歉之義。有餘者太過之義。夫土亦安有太過。蓋中宮或夾實火與實積。便是太過。惟視其不足。則培養以補之。有餘則推瀉以削之。譬如地上有土石推塞。務要剗去以免阻礙之意也。誠如此調養其土。不至太過與不及常得其至中。然後中土安樂而平順。故曰使之安平。使治內。包許多調治之法。果能使其中土安樂平順則百病不生。諸脈調和。生生之妙。運轉於周身。不誠廣乎。故謂之致廣生。廣生既可致而身中化育之極功。遂昭明於無外。謂之昭大化。此一節統括本宮。而渾言調養中正之要。從八方而說歸於中。亦合乎天地之道。學者勿忽焉可。

(#註五十七) 要之坤土率艮土以化成。權操生死。

呂真人曰。八卦每宮已歷歷分節解矣。若統其要而論之。坤與艮同位乎中宮。坤土分其權於艮土。實統率以任化成之功。居中以制外。土治則木由

# 醫道還元

上卷



斯長。水由斯納金得所藏。火得所歸。若土不治則水為泛濫之水。金為亢露之金。木為無根之木。火為野燒之火。然則土之所司。其權不誠重乎。人之生死權實操於此宮。得土則生。失土則死。推之土治則生暢其機。土病則身受其患。亦一理也。土雖至頑。其功用實最大。此一節節總結上坤艮二宮之大意也。

(#註五十九)

## 震木統巽木而藏納。令掌榮枯。

呂真人曰。震木統巽木者。震為肝。巽為膽。肝統乎膽也。何謂藏納者藏乎魂也。納者納乎血也。肝膽二宮。榮美暢發則魂安血和。其和於體貌有充實壯盛之氣象。倘木或受傷則魂不安。血不暢。其著見於形色。則有敗苗槁木之意概。至其作患。則上已一一發明於本宮矣。謂之令掌榮枯者。即以木得所。則外亦有榮美之態。失所則外自有枯槁之形也。木之宜調理。豈虛語哉。但調理固須藥品。尤在遏情止慾。不使木被風搖。倘情欲多牽。徒憑藥味。未見調理之能順木之能暢秀也。此一節總結上震巽二宮而言木之妙用。以見調養之不可不周焉。

(#註五十九) 坎握潤下之功。非火不治。

呂真人曰。何謂坎握潤下之功。蓋坎為水。水曰潤下。人之腎主乎水。

水亦依然潤乎下也。論其常理得水以潤。然後火不燥。此特云非火不治。則何以故。蓋水之性惟潤乎下則祇覺其下流。若不得火。則水第趨於下。而不能上升。水若不升則上部豈不枯燥。所以水必得火而後上升。以滋潤乎上部也。且更有說。水不得火。則水為冷水。著木而木不生。著金則金寒。著土則土濕冷。水亦為無用之水尤恐有泛濫之憂烏乎能治。所以水非火亦不治其中至理。人多昧昧。特為剖明使人知究心於此也。此一節總結上坎宮為生身之本。而申言其相需之妙用也。

(#註六十) 離為溫中之本。無水則災。

呂真人曰。離何以為溫中之本。蓋離為火。火入中宮。而後中不冷。不冷而後有生化。故中宮藉火以緩之。離所以為溫中之本也。然火性最烈。觸物便傷。若無水以制之。則不免於熑燥。所以火又賴水以濟其美。不得水則火愈熑而愈烈。勢必火炎崑崙觀此便可識水火交濟之妙義。即天地之妙用亦不外水火交濟。而成化育之功。此中奧蘊知之者鮮矣此一節總結上離宮火德。而申言其所相助之功能。與上節合觀。而皆有至道在其中焉。此中妙奧能悟者。其學過半矣。



(#註六十一) 兌苟失位。聲氣安求。  
呂真人曰。兌為西方之金。在人為肺。何以謂之失位金燥金破。金實金傷。皆謂之失位金主平氣。金若失位。則氣不治。前已論之詳矣。惟其氣不治。故曰聲氣安求或發聲而氣不接。或吐氣而聲難出。或聲與氣皆奄奄絕。皆金之失位所由致也。治則或宜培土。或宜罷火。或宜益水。各各不同。但當究其端緒。不可錯認。前亦分明論之。此一節總結上兌宮而言其患者不可不為之細究也。

(#註六十二) 乾若招非。官司互變。

呂真人曰。乾若招非者乾為首居最尊之地。實統眾司而咸會。乾宮受病。則庶司之會於乾宮者皆起蟲賊之禍。此倒用之句也。當解作官司互變。則乾宮招非。如此看便了然。蓋乾宮通五臟。內之五臟有變故皆應於元首。曰官司互變。即五臟之變也。其應於首。即乾之招非也。此一節總結上乾宮而言其統會各經脈絡。治則按各經而察其發見之端。上文詳別之矣。學者自當推究詳明可也。

(#註六十三) 或貽外來之刦奪。或由內發而牽連。無不包管於易象。即以著見於週身。

呂真人曰。此統結上數宮之變故而合以言之。或貽外來之刦奪者。蓋病有自外而入。感於四時不正之氣。風寒暑濕從腠理直入中於經絡。直刦內之正氣。正氣不能敵。則不正之氣勝而病遂進。然皆由招之使至。若內固而腠密者。不正之氣斷難入。惟內虛而腠疎。不正之氣始冒襲而入。儼若招之使來。故直謂之貽外來刦奪。何謂內發牽連。內而發於外。謂之內發。何謂牽連。或一宮生其禍端。而連及於別宮。或此宮病息。而所牽連之宮病未已。又從而連去。節外生枝。如藤之延蔓。故謂之內發而牽連。症候多端莫可紀極。然症雖千變萬化要不外陰陽五行之不順所致。陰陽五行。悉皆易象所統括。一包而無一不包。故曰無不包管於易象。所以篇內特以八卦統之也。百病可以八卦統之。其理自可一一推究。而尤有著見之可憑。著見者症之所流露也。合週身而綿有可驗。但患學者淺嘗輒止耳。

(#註六十四) 觸類旁通。察之明而見之定。潛心體認。理其本更治其標。

語求統宗。不為泛涉。人思集益。可試靜觀。

呂真人曰。觸類旁通者。症候多端。自當由一端而竟萬端。且因其委而窮

蓋謂藥物繁生。何止飛潛動植。丹方妙用。恒施水火陰陽<sup>(#註一)</sup>。五氣清濁化成。聲形色味。九星正變造就。時地性情<sup>(#註二)</sup>。道合君臣。何須重作本草。事關人命。慎勿輕投古方<sup>(#註三)</sup>。縱教讀盡方書。未必能窺原本。若非殷勤救世。何勞詳發玄微<sup>(#註四)</sup>。疾亦多門。固貴因端竟委。藥求妙法。尤在運巧制宜<sup>(#註五)</sup>。味若輕清。急需則或相倍蓰。品如重濁。過用則立見災非<sup>(#註六)</sup>。善走多耗本真。太和易生惡積<sup>(#註七)</sup>。或降或升。有時交相為用。作通作塞。亦間準類以施<sup>(#註八)</sup>。除災如除盜。攻守自有權衡。調藥似調兵。後先豈無節度<sup>(#註九)</sup>。按剛柔之妙用。別進退之機關<sup>(#註十)</sup>。春夏相生。和同大造。秋冬交濟。氣合化工<sup>(#註十一)</sup>。性稟中五。每貫徹乎八方。關膈有三。實統融於一氣<sup>(#註十二)</sup>。生生法乎河洛。在在妙其屈伸。真訣無

藥法闡微《總論》

呂祖醫道還元《第二章》



醫道還元

上卷

其原謂之觸類旁通。假如同是水不治。則當究其所以不治之故。自得其所以治之方。其餘倣此。又如同是一症而同中未必無異。則當究其所以異。最忌執一也。人苟能觸類而旁通。則真見日廣。隨所遇而無不察之明察之既明。所見自然有定。亦何至臨時疑惑也。但臨症之際。尤貴沉潛其心不可躁妄。則體認自細由是制方以治病。自得其治之之妙用。或理本。或治標或舍標而治本。或本與標齊治。無不得其當焉。所以貴觸類旁通者。因篇內語語。祇求透明其統會之宗旨。不為枝枝節節至沉煩而莫可紀。故語得簡要。而不流於泛涉。但患人自矜高不思進益耳。果欲多方集益。求醫道之宗旨。將此靜觀。自然有得倘或不信何以試之。今所以嘔心作此者。亦欲人同登斯道之堂。耳人自當細為體會。庶不致以蒙昧終也。

順德盧夢齡初校·南海李小溪覆校

# 醫道還元

上卷



疾徐亦宜相配（#註四十）。大敗之餘。殷尋良將。甫平之際。尚葺衛營（#註四十一）。任他疑難相生。難離法制。惟此經權不易。可獲調停。依類以推。無殊符節。得門而入。何啻衡平（#註四十二）。至若木含精英。實稟東方之氣。材分貴賤。同長林麓之春（#註四十三）。樹上無花。培樹根尤須甘泉幾點。竹中有鳩。逐鳩鳥還待古杖一枝（#註四十四）。撲叢林之火。不必伐林。除惡樹之根。定當斫樹（#註四十五）。風狂葉落。往往疏木以止風（#註四十六）。土瘦枝枯。常常愛材而肥土（#註四十七）。水雖可生。泛濫則朽。金縱能剋。平調自安（#註四十八）。欲尊帝室。首在建立青宮（#註四十九）。要定幽都。勿多眷戀蒼璧（#註五十）。林鬼為臣。功多則害主（#註五十一）。木公作帥。權重亦殃民（#註五十二）。難遐舉（#註五十五）。開鐘內之聲。當叩兩端而竭（#註五十六）。續蓋中之氣。先尋一本至親（#註五十七）。破中垣易。傷白衣女子。宜用顧瞻（#註五十八）。逐外寇最驚白羽雁羣。當求安定（#註五十九）。歪倒可扶。察歧途而措手。滲消永固。兼舉火以呈能（#註六十）。益之使強還使運。導之以活更以和（#註六十一）。隨水下流。必仿春雷出地之勢（#註六十二）。因風上壅。當悟殘花墜檻之機（#註六十三）。補破之手宜輕。抉實之功貴力（#註六十四）。濁流泛濫。調庚辛之將以排疏（#註

多。全憑領悟。奇功至廣。試為詳言（#註十三）。其或泉竭自中。物求潤下。陰柔氣原不振。得助則力可上行。獨投而功難再著（#註十四）。汲水救焚。勿兼抱平薪棘（#註十五）。引泉灌樹。何妨提彼金鋤（#註十六）。澤沛而土可滋生。佐以陽剛之用（#註十七）。露垂而風堪止息。濟以直刦之能（#註十八）。水四火有時而不溫。取水寒金。金有時而還燥（#註廿二）。狂澤亂中原。北坎雖枯。且漫興雲致雨（#註廿三）。寒流聚天室。東林縱旱。勿輕挈瓶揚波（#註廿四）。欲佐天一之生。並興地四之力（#註廿五）。溺海無源。從上游而問渡穀門如刺。向下隰而施恩（#註廿六）。因逆亂之重輕。以求主帥。看戰功之寬緊。以定卒徒（#註廿七）。佐使奪權難報效。斬饑非法最害良（#註廿八）。去雜歸純。一箭自堪破的。由常達變。三陰可振全軍（#註廿九）。火德至剛。獨稟離明之氣。火性最烈。可回既倒之瀾（#註三十）。水泛土崩。必須炎光一灼（#註三十一）。金寒木朽。還待煖日頻臨（#註三十二）。氣本上騰。揚之即舉。力非下降。墜而亦沈勞（#註三十五）。氣若幽蘭。宜防藏刀於笑裏。味同嚼蠟。漫等棄甲於軍中（#註三十六）。一暴難當十寒。半星又燒萬頃（#註三十七）。獻日莫煖金鐘。須引溫泉來濂（#註三十八）。燒薪仍冷土釜。並貴古穴含光（#註三十九）。明暗既覺有分。

# 醫道還元

上卷



## 藥法闡微《詳解》

(#註一) 蓋謂藥物繁生。何止飛潛動植。丹方妙用。恒施水火陰陽。

呂真人曰。何謂藥物繁生。藥物者即治病之藥品。蓋天施地生。品物流行。凡在覆載內者。無不稟天地之氣。即無不可入於藥品。故曰繁生。是以稽察乎藥物。則不止翼飛之山禽。鱗潛之水族。蠢動之蟲獸。產植之草木等類。有不入於飛潛動植。而皆堪供藥品者。亦指不勝屈。溯乎上古之世。飲血茹毛。民皆無疾病。故不待稽察乎藥物。自火化既興以後人欲漸生。即人疾漸作。天遂生炎帝以辨物。作方書以治病。而丹方之妙用始著。丹方何以有妙用。惟常施之以一水一火。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何以言之。天地未判之先。渾言一水。動而出二。二者火也。賴水火二氣媾精以二合五。而五行悉備於中。五行備則萬物由此而生。即由此成也。故大如天地。小而一物之

六十五)。赤澤蔽凝。合坤申之才而鼓鑄(#註六十六)。明大法。別重輕。同工異曲。究原因。排隊陣。彼拒此迎(#註六十七)。偏師制勝。可暫不可常。碩果僅存。能收亦能發(#註六十八)。理之使暢。自見大地陽光。耗而難充。安期半身蓄(#註七十二)。木強則瘦。宜問誰作膏腴。晝長夜短。入地室自須問夜如何。月朗日陰。守黃宮正宜待日之出(#註七十二)。覆簣忌堆。微微疏剔。鑿垣防塌陷。緩緩推移(#註七十三)。莫道相剋不相生。使之貪生忘剋。縱云能生不能剋。亦慮被剋難生(#註七十四)。來去無情。轉令情投意合。迎拒亂道。急求道泰居安(#註七十五)。午馬方臨。勿向震宮請客(#註七十六)。酉雞不唱。安得艮宅迎祥(#註七十七)。赤龍放佚無歸。喚醒黃童管轄(#註七十八)。白鳥渴饑失守。閒將黃鵠拘聯(#註七十九)。成大造之功。致廣生之妙。培元贊化。經畫每費苦心。慮險防危。處分自有善策(#註八十)。憑自然之矩度。致久大之化成。訣以口傳。條分縷晰。學求心得。綱舉目張(#註八十一)。要而論之。法自分門。運生機於奇奇巧巧。品原別類(#註八十二)。制權要於正正堂堂(#註八十三)。水性有吉也亦凶。合用則化凶為吉。火氣或和又或戾。得宜則因戾見和(#註八十四)。金則靈蠹各殊。因時立制。木則剛柔相判。隨事呈能(#註八十五)。燥土與潤土有分。霸道與王道各勝(#註八十六)。所謂清濁咸宜。亦即正變不(#註八十八)。



有時必須大其膽識。故取象於貪狼既張侈則大開門路。故取象於巨門。巨門星道。八達九衢是其義也。若祿存則天上和厚之星主養。用藥之和厚。其法似之。故取象於祿存。文曲之星溫柔。用藥之柔法。實取義於文曲。猛烈無如廉貞。用藥有以烈取勝者。故象廉貞。藥中之妙。有不烈而力大莫當者。此乃得中之剛。武曲係剛而不燥烈之星也。故象武曲。破軍是天上不靜之宿。善走而不守。用藥有走達攻擊之法。實取義於破軍。若輔弼二星。乃善良之宿也。隨柔則柔。隨剛則剛。則善於佐效。藥中佐效妙法。有佐則力愈大。故取輔弼之義。此用藥所以象乎九星也。至若九星所屬。亦係五行之氣。但有順逆之理。則不同。逆者即洛書逆剋之義。其象當觀戴九履一之圖。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腹。自中五始。以中五之土。剋北方一六水。一六之水。復剋南方二七火。又以二七之火。剋西方四九金。以四九之金剋東方三八木。三八木轉。剋中五土。此逆剋而成化之理也。用藥之妙。有以剋為道者。故取義於洛書之逆剋。更有取於順生者。即如河圖中之數。起於中五。天一生水。局北。一得五而成六。故一六共宗。以一六之水。生東方三八之木。三得五而成八。故三八為朋。以三八之木。生南方二七之火。二得五而成七。故二七同道。以二七火。生入中央之五土。五與五合而成十。故五十同途。以中五之土。復生出西方之四九金。四得五而成九。故四九為友。此以順生而成化也。用藥之妙。其順生實取義於是象。又有正變。正者九星之正體變

微。無不涵乎二氣。其氣則能升能降。能剛能柔。可大可小。可隱可見。能常能變。能直能曲。可靜可動。可縱可橫。奧妙實覺淵深。故吾用藥之法。則舉此二端以為首領也。後之學者。可不留心於此二氣之妙用乎。

(#註二) 五氣清濁化成。聲形色味。九星正變造就。時地性情。

呂真人曰。五氣者。即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此承上文所言水火二氣。已備五行。特揭示之。以起下文作用之意。乃通章之大旨也。氣有清濁。清者輕而上浮。自其微者言之。氣之輕清鼓鑄流行落於冥忘之間。久久凝而為丹。此內藥也。自其顯者言之。品物亦有稟乎氣之輕清。惟其氣屬輕清。故可佐人之真元。此外藥也。如下文所言用藥之妙。即指外藥而言。氣有濁者。深言之濁氣降於下。從下流而撥去。別濁即所以揚清。亦講內藥之妙用。淺言之物稟重濁之氣。則性多下行。亦足調人之根本。乃係外藥之功。合清與濁。無非五行所化成其間或有聲。或無聲。或形而上。或形而下。或色符五方。而有青赤黑白黃之異。究之青則木氣。白則金氣。赤則火。黑則水。黃則中央之土。此五氣之一驗也。味則有酸辛苦鹹甘之殊。究其酸則木氣。辛則金氣。苦則火。鹹則水。甘則土。此又五氣之實據也。所以聲形色味。其化成無非五氣之妙。九星者即天上之九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是也。用藥可以取象於九星。貪星取張侈其欲。用藥



者如貪之帶巨。貪之帶祿依類推之可也。五氣之相兼而互變亦如之。舉此一例統而計之。莫非九九還歸八十一之數也。但其所變。如天之無窮。以其所變之無窮。取喻於吾論藥之無窮。皆在所造就。而用藥之微妙。悉準此焉。由正變造就而推言乎用之細微。則首宜按乎時。時者即五氣之寓於四時也。如春則木盛。夏則火盛。秋則金盛。冬則水盛。土則寄旺於四時。人之五氣亦如四時之興衰。其中去太過補不足。自有妙法。如木旺則礪金以制之。水泛則益土以止之。金頑則長火以煅之。土鈍則培木以疏之。即五氣逆順以成治之意。又如引水灌木。舉木長火。以火溫土。以土養金。復以金壯水。亦即五氣順生之義也。所謂地者何。蓋指人身內之五臟分鎮各方而言。五臟亦逆順順生而成化用藥之妙。即因之。用藥既因乎時地。又須巧合乎性情。蓋性情二字。自分兩途。藥有藥之性情。人之內五臟。亦各有性情之所屬。總不外五氣。假如入肝膽之藥。其性情。寔稟乎木德。舉一自可推類其餘。以藥物之性情契合乎內臟之性情。削其太過。益其不及。使之歸於中和。無偏無黨。自然化成可以永貞。但此中奧妙。世實罕知。今作藥法闡微。特於此祥為剖晰。俾學者知所參考。未必不可由淺入深。而造其玄奧也。學者當熟玩之。

### (#註三) 道合君臣。何須重作本草。事關人命。慎勿輕投古方。

呂真人曰。何謂道合君臣。君者有統率羣類之責。即有恩威獨任之權。

羣邪見之而退避。眾正遇之而服從。若大敵當前。宜攻則由彼發令。宜守亦自彼操持。位居首出之尊。有一不可有二者也。用藥之道。其制方亦取義於君。因時酌宜。首以何者為君。使之統領乎眾味。其任有獨尊。亦可一而不可二。蓋二則權力不專。必至相爭而離或互相戕殺。欲其成戰勝之功難矣。但藥中之君。則於無定中求其有定。皆從活潑中求之。假如藥係補益之味。補何宮則以何宮之藥。尊一君。補一宮。則兼補他宮。則看何宮重。何宮輕。於其重者建立一君。又或同是一宮。而君亦有別。蓋一宮之中。同氣者每分為二。如肝與膽之類是也。亦因其孰重孰輕而定為君。此用藥取義於君之說也。臣者何。臣有輔佐之義。隨在扶持。君行則與之俱行。君守則與之俱守。其權不能獨任。特助君以行其權。使之赴敵。或則趨前爭先。或則隨後輔翼。務其有勝無敗。平定疆宇而止。藥之取義於臣。其力佐効之力。如關不通。則開關者有之。門不閉。則閉門者有之。總以佐君味。底於成功見效而止。亦居然臣職輔佐之理。此醫之一道。其用藥所以合乎君臣也。然道雖分君臣。其中藥品實繁。而莫可紀。所以古先聖人神農氏。具金石之質。與上哲之姿。獨嘗百草。而得乎藥品之孰攻孰散。孰補孰和。如此之類。其性情亦繁極。作為本草。獨為後世師。其後代不乏人。頗覺增飾。而本草之書。遂炳如日星矣。所以今特透用藥之機關。而本草可以不必重作也。何謂事關人命。事者醫中之事。蓋人惟染疾病而後求醫。然病有淺深。有常變。有彼此互異。有從外襲。有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四) 縱教讀盡方書。未必能窺原本。若非殷勤救世。何勞詳發玄微。

呂真人曰。自古至今。方書法牛充棟。善醫而詳為著述者亦代有其人。但所著之書。多好竟委而不好窮源。甚而淺學者流。謬附醫家。杜撰幾句陳言。並不究其所以然。兼以嗜好有偏。偏於溫者每好用溫。偏於寒者每好用寒。偏於補者多好用補。如此等類。指不勝屈。遂至互相詆毀。爾詰我偏。我詰爾僻。皆未歸於中和。至習醫後輩。紛紛迷目。非不看書也。看書而書中所載。大率枝葉繁頤。而無所統宗。讀之愈多而愈雜。自以為廣見博聞。然醫書之繁。無論其不能盡讀。即使盡力讀之。亦不過祇識得萬派枝分耳。其原本究罔然無所得。非其聰明材力。不能窺見本原。實原本無從可窺耳。今特苦吐心血。作為此篇實欲體上天好生之德。垂一救世之術。使家喻戶曉人人知醫之一道。有委即有源。此乃吾之本意也。倘若安於無事。不管人間疾病死亡。顛連困苦。則吾日逍遙於天界。與下民默無一言矣。又何苦為此勞勞不計歲月。把醫道一一詳剖其微奧耶。願世人學求實得。潛心推究。勿以吾之剖釋詳發為多事可耳。

(#註五) 疾亦多門。固貴因端竟委。藥求妙法。尤在運巧制宜。

呂真人曰。此一節承上文古方之不可輕投。玄微之必待詳發。而總揭起下文申論之意也。何以見古方之不可輕投。因人之疾多門。千變萬化。所以方不可泥。不特方不可泥。即看人之病症。亦須詳加細察。因其一端之發見推究其百端之變態。故曰因端竟委。如同是一症。有自此宮發者。有自彼宮發者。亦有彼此互發者。固不可不一一究明。又如同是一症。忽然而變這般。忽然而變那般。亦不可不小心究察。皆可從症候一篇。熟玩而融會自得。惟其疾之多端。所以方之不可泥也。然疾既多端。方不可泥。所以用藥必當求乎妙法。妙法者。活活潑潑。不可執拘者也。假如純陰之藥。冒襲風邪者所

# 醫道還元

上卷



最忌。此常理也。然執此而不知變通。則又不能通。縱逐邪而邪究莫去。此何以故。因邪乘虛而入。有時必兼內鎮而邪始退。舉一自可悟其餘。所以藥在妙法。妙法則入險如夷。奇而不失為正。妙法者巧中得其宜之調也。巧從何而來。運之以一心。平日既把症候脈理。源源委委參透。臨時已覺有膽有識。當用藥時。自然巧計層出。如良將之兵機焉。但巧中猶慮涉於偏。則有得亦有失。故巧必須制宜使不入於奇險。致誤性命大事。蓋用藥往往有巧極而究非險者。理長則巧自合宜故也。觀於此便知玄微之必待發矣。

## (#註六) 味若輕清。急需則或相倍蓰。品如重濁。過用則立見災非。

呂真人曰。此一節合上節。皆統言用藥之大概。以引起下文之意。何謂味若輕清。即藥品中不論溫寒補散。其藥之氣味輕清而功力緩。言其進則不速。守則不固。且其性不能久持。有時舍此而別無可用。故謂之急需。然需之急而其力緩。難以見效。豈不遷延日久。且頻頻用之。往往緩上生緩。以其習慣則常也好比人食甘旨食之習慣。而不覺其美。人之臟腑與藥。亦此一理也。所以藥味輕清。當急需而無可別用之時。最忌今日用些。明日用些。來日又復用些。使內臟習以為常。斷難見效。故必加倍或甚而十倍亦不等譬。如露之救火。其力微乎否耶。若非大極。則今朝落些。明朝又落些。亦烏能濟。萬物皆一理。在人領悟。何謂品重濁。乃藥味中亦不論溫寒補散。其氣

味厚。其功力大。謂之重濁譬如能將一可當千。一出而辟易百步。其氣概似之。蓋氣厚力大之藥。上則直上。下則速下。橫則太橫無論用非其宜。固見殺人如反掌。即使有是症要是藥。用所宜用。然用之太過。不稱量而施。災非亦覺立見。即如以水救火應用一盃之水。而傾至一斛。則火根滅盡。欲取些火烹調而無矣。又若舉薪引火。一握之薪則合用。若盡力抱去引之。則連身亦被焚。調人身之五氣。何以異是不及固不可。太過亦不可。醫之道。即體天地中和為妙法。無偏無黨。不害不悖。而五氣自並育並行。調之既正。又何災患之能生耶。

## (#註七) 善走多耗本真。太和易生惡積。

呂真人曰。何謂善走乃藥品中之行達等類。有速走者。有緩走者。或走於上。或走於下。或走達於四肢。與諸經絡。此等藥味。其性如雷如電。走 上者佐藥即速達於上。走下者直攻於下。走四肢及諸經絡者。亦使藥速行。種種走達等藥。皆謂之善走。悉已備載於方書。無庸贅述。但知其利。須知其弊。蓋此種藥物。其性神速。譬之疾風迅雷。所過無不披靡藥性之善走。所到亦無不披靡。試看行氣之藥無不損氣。行水之藥。無不耗水。便可知善走者之多耗。或耗元氣或耗元精或耗元神。或耗真陽真陰。故曰多耗本真此非謂不可用。實恐人之妄用。至於耗損耳。當用亦安得不用。彼佐藥使之直達



者無論矣。間有明知其耗。而非此不足以取效者。如大亂之時。不暇計人民之屠戮。只管遣烈將以破敵。待平後則加之以安撫一番。用藥攻擊。即破敵之意也。愈後而真元多耗。加以調理其本真。即安撫之調也。何謂太和。即藥品中粘濁柔懦等類。此種藥物。性多聚凝。最易積塞。一至積塞。雖合用亦不見功。然不特無功。抑且有害。或胎絡道之不通。或致關膈之窒塞。故曰易生惡積。惡積一生。勢必復用破耗。而真元又被刮。在本真無甚虧損者。猶可庶幾若本真已多耗散者。其害實不淺。非謂此太和之不可用也。當善用之。中氣強者重些何礙。中氣過弱。用之無節。則必蹈此弊。所以不可不慎也。此一節與上節皆言藥之大概。而用藥亦可於此見其概焉。

(#註八) 或降或升。有時交相為用。作通作塞。亦間準類以施。

呂真人曰。何謂或降或升。降者用沉墜下行之藥使之直達下流。升者用提振之藥使之上騰。宜降則降。宜升則升。此常理也。如氣墜下陷。及邪沉墜於下等類。必用升法。此升之義也。又如下部鬱結及中宮壅塞。或氣逆於上等類。皆用降法。此降之義也。本來降自降。而升自升。何以獨云交相為用。此升降之變體也。假如鬱結重重。必須用推降之藥。而按其本真。氣分衰微。一降則引氣隨下。而流必至貽誤。不淺此種用藥。動多礙手。故必生出一法。先用升提以振之。使不至於氣隨下流。然後大用降法。如此則無弊。此

交相為用之一義也。又有上部虧歉。氣多微弱。而用提振法。然肝中往往夾鬱。有鬱氣逆沖。一升而愈甚。又必先用降法。降去其肝中鬱氣之逆沖。然後方大加提振。則無阻礙。此又交相為用之一義也。舉一二端其餘可類推。何謂作通作塞通者導之使去。塞者閉之使存。通必因其塞而後施塞必因其通而始用。此裁抑太過之法。亦常理也。何以獨云準類以施準類者。因其通而通之。因其塞而塞之。究之因其通而通。則可塞。因其塞而塞。則可通。此種法方書亦多所載。因其通而通者則塞之。蓋內臟無甚虧損。祇緣中宮積實而潰。再加以導之速去之法。遂止此準類以施之一說也。亦有一種陰海乾枯。而穀水二道為之塞者。一用滋補以塞之。遂順流而即通。此又準類而施之一說也。但準類須要小心按認。一錯則為患實深。用藥之妙。千變萬化。在人觸類旁通耳。

(#註九) 除災如除盜。攻守自有權衡。調藥似調兵。後先豈無節度。

呂真人曰。何謂除災如除盜。災者指人身中之病而言。疾之中於身。由淺入深。厯一關。破一關。好比盜之入境乘間而入。漸漸進於內地。遂擾攘於四方。故除人身之災愆亦如除盜一般。除盜者有攻有守。除災者亦有攻有守。畧以其概言之。惡氣內侵則宜攻。營衛則宜守。營衛即各宮之真元也。然亦有不盡然者。邪惡逼入營衛。則營衛亦當攻。而後營衛可復。即如軍壘為賊所據。攻已



(#註十一) 春夏相生。和同大造。秋冬交濟。氣合化工。  
呂真人曰。何為春夏相生。春者氣屬木。夏者其氣屬火。由春及夏。木生火之義也。用藥之相生。亦取義於是焉。如火衰徒用補火之藥。未嘗不暫見其效。究其所益之火。不過電光石火耳。不能久留。亦復消滅。此何以故。因其火為無根之火。故善補火者必並長其木。以作生火之源。而後火乃可久不至旋興而旋滅。所以火衰必並理其火之根本。此即春夏相生之妙用也。仿此理以理火。則火可久。且得妙合自然而不至於烈。不烈則水火相生而和。如春夏之不

之壘即是攻賊也。賊破而壘可復。又有時邪惡所侵之處。本當攻。然正氣未盛。遽攻之。即伐其本真。故暫守其營衛以顧本。猶之乎賊所在之處宜攻。但營壘未曾築固。兵力未足。一攻反至傷殘兵力。所以醫家除人災或攻或守。有權衡在焉。若物猶之兵為除盜之資。然藥雖為除災而設。苟不能調。則紛亂擾雜。無君無臣。必致互相戕。賊藥與藥已攻打一番。災更從何而除。必加以調之之功。或彼距而此迎。或此攻而彼伏。如調兵之坐作進退。無稍差異。此其中更有先後焉。後者從緩之意。如藥本可用。而相其時。猶可從寬。則不必取以雜踏。若用兵有時緩以取勝。先者急用之意也。如藥本有些須之呈礙。而實舍此別無可代。則不計其小疵。無異兵機。有時走險以獲功。總不外先後之得其宜也。看其何者宜後。何者宜先。調合中節。庶乎不差矣。

(#註十二) 按剛柔之妙用。別進退之機關。

呂真人曰。何謂按剛柔之妙用。剛者撥亂之勇將。柔者濟治之良臣。此將與臣二字勿泥作君臣之臣。特借以喻之耳。剛柔各具一妙用。即如寒熱偏勝而至於極。此皆大亂時也。若不重用撥亂之勇將焉能救急。又如氣體衰微。不受大攻大補等重任。則必用柔法。若強濟以剛。反至害事。其中妙用必須按而用之。按者因其症之緩急輕重。並因人之虛實以制其宜也。同是剛而剛自不可以一

律施行。本真不足者。縱有時不得不用剛。但剛必畧濟之以柔。即或濟以柔而恐不能及。則用純剛後急以柔濟之。免傷其本真。剛柔二字。奧妙千層。舉一二端。自可觸類而旁通。倘剛不可施柔。不能治。剛柔兼行。亦無所效。則不治之症也。何謂別進退之機關。進者。進前直達之義。上文走字之法亦在其中。當用藥時。看得清。見得定。有八分之病。即用八分之藥。直進上前。亦謂之進。且固有而一旦失卻減消者。直追而復之。亦是進。即五氣失陷。使之復還之謂也。退者。安定之義。上文守字之法。亦包在內。且本無而忽然乘間。雜處。使之漸漸消去者。亦是退。若毒邪等類是也。然進退各有幾關。務貴分別而用之。有時虛中一夾實。則進退二法兼施。進退二字。法制無窮。在人體會其機關。此一節言病而發藥之準則。在稱量而施。不可鹵莽致誤也。



相悖害。故曰。和同大造。大造者。即氣候生生不息之機也。何謂秋冬交濟秋者金也冬者水也。由秋及冬。金水相生。用藥之法。亦象乎此。如水竭泉枯欲益其水。徒一味用滋水等藥。非不合理。水亦未嘗不可益究之所益之水。旋來亦旋去。一時之盈異時復涸。此乃無本之水。亦安能久蓄。善益水者必並治其生水之金。使之生生不竭。則水自滋潤於八方而靡窮。此用藥實法乎秋冬之交濟於人身中。居然一化工也。故曰氣合化工。此一節即字母並行法。其間參伍錯綜自可依類以推。學者當詳究之。

(#註十二) 性稟中五。每貫徹乎八方。關膈有三。實統融於一氣。

呂真人曰。何謂性稟中五。蓋中五即土也。土居中。其數五。故謂之中五。曰稟中五。即藥品中之土性的物。其氣醞和而溫厚。其性主靜。不論益中宮之陽位。與中宮之陰位。皆同此溫厚靜鎮之體。何以謂之貫徹八方。蓋人之中土。即為八方之主宰。水火金木皆聽命於土。土敗則水火金木。皆無所寄托。是以人之疾。有因土敗而致金破者。有因土崩而木壞者。有因土散而致水濫者。有因土敗而火無歸者。若徒以治各宮之法施之。實難見效。必兼理土而效始彰。所以中五之品。其妙用無所不周。合八方而通徹。故曰貫徹乎八方。何謂關膈有三。關膈者。即人身內之關。合上中下而為三。三關惟中關主。上關有疾。即可以連累於中關。若除了上關之疾。而中關既受累致傷。亦須以中五之有疾。即可以連累於中關。若除了上關之疾。而中關既受累致傷。亦須以中五之

(#註十三) 生生法乎河洛。在在妙其屈伸。真訣無多。全憑領悟。奇功至廣。試為詳言。

呂真人曰。何謂生生法乎河洛。蓋河洛不外順生逆剋以成化。自其五氣之順生者言之。則寓有欲顧子先顧母。並有顧及祖宗之義。即清源法也。自其逆剋者言之。則有欲除賊先除引賊之賊。並除藏賊壘之法。究之合乎順生者固以生為生。即仿乎逆剋者。亦以剋而遂其生。用藥之奧妙。總不外河洛之生生盡之。故曰生生法乎河洛。然生生之理運用於五氣中。更有統乎五氣者。陰陽也有陰陽。則有屈伸。蓋陽長則陰消。陰盛則陽耗。寶天地之妙蘊其互為盛衰。即所謂屈伸也。故曰在在妙其屈伸。用藥苟能妙合乎陰陽之屈伸。則隨所發而咸宜。蓋人身中不外一陰一陽。即藥品中亦不外一陰一陽。假如陽太長。則陰必消。若不抑其陽使之屈。則陰從何而伸。陰過盛。則陽必衰。若不佐其陽之伸。則陰愈伸而陽愈屈。所以用藥之妙。又以調陰陽之屈伸為要。緊雖云奧妙。



千層而真訣無過合天地以取中。豈有多訣耶。但須從千流萬派。一一推究。而後可會其宗旨。非口耳之學所能會。必本一心之靜細推究而領悟之。既能領悟真訣之中。則其發用之功。自然廣大無量。但人欲臻此境。其路究屬蒙昏實賴言以指之。方書未嘗不言。但泛而無紀。如人海溟渺。不知其所終極。又將何以推尋其旨歸。而盡乎廣大之功。今所以復有待於詳言。不然。豈好勞哉。

(#註十四) 其或泉竭自中。物求潤下。陰柔氣原不振。得助則力可上行。獨投而功難再著。

呂真人曰。何謂泉竭自中。泉即指人之陰海而言。泉竭者陰海水涸是也。竭而日自中者。乃陰海之水。日減一日。並不見滲漏而已。竭也。陰海之泉為生身之本。既至於竭。則不得不假藥物以滋益之。所須究何物。惟潤下之物可以濟其竭。而使之復盈。何謂潤下之物。即方書中所載滋陰益腎等物也。但同是益陰之物。其中亦各有別。有純陰者。有陰中陽者。陽若亢則宜純陰。陽若不亢則陰中陽亦可用。若物性之剛柔。亦同此推。何謂陰柔氣不振。陰柔者指純陰之品而言。蓋純陰之品。其氣懦弱異常。欲其直達而達之不速。欲其成功而功難遽見。且其性常趨下流。不能上達。要他行而達於上。必須助以上升之品。帶之則可以達於上。故曰得助則力可上行。但助以上升之品。要輕輕著手。因其性趨下。若大力引他上。則反乎其性而無功。惟氣上擁者不宜此法。至於陰中

帶幾分陽。柔中寓剛等類。則不在此論。然又有不欲其上行而欲其速者。則以剛柔兼施法行之。總在相人陰陽之盛衰。以定法制之剛柔。不可鹵莽用法也。何謂獨投而功難再著。獨投者獨立無佐之謂。蓋陰柔之品氣既懦弱。使之獨力支持。初投亦畧見些功。若頻投則今日投之如是。明日投之亦復如是。日積月累。往往習慣而懦斂。功從何而著。非以其全無些功也。但不能見功於末路。致人生惑而思變。所以陰衰陽亢等症不易痊者。即此意也。當陽太亢之時。欲佐一二分勇力之將。而不可得。則不得不暫用陰柔。若能使之不亢。則速用勇將佐之。君儒臣勇。亦易見效。要在相時而動。倘時至而不知動。則亦一盲醫耳。時未至而妄舉。則亦一躁醫耳。學者可弗靜心考求者歟。

### (#註十五) 汲水救焚。勿兼抱乎薪棘。

呂真人曰。何謂汲水救焚。蓋焚者。即指人身中之火而言。人往往有一種無根之火。甚而燒遍萬千。欲以大力撲之。而撲無可撲。一撲則火滅。而生機亦與之俱滅。此種無根虛火最要善治。不能以寒沴之藥撲其火。惟貴以水制之。此法亦人人所共曉。即滋水以息火之法也。故謂之汲水救焚。然徒知水可制火。用汲水之法。往往不能見效。或火方息而旋燃者。此何以故。蓋人之火焚。雖由水不濟。而其伏根實始於木之假盛。木盛則耗水。木盛亦益火。首惡實在此宮。一面耗水而火無制。一面益火而炎彌熾。故汲水救焚。必須顧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十七) 澤沛而土可滋生。佐以陽剛之用。

呂真人曰。何謂澤沛而土可滋生。蓋土不得水以滋潤。則乾枯而不生物。在人中宮之土亦然。陰海水涸則中宮之土枯而不能進食。又不能化物。症候一篇論之詳矣。所以水實有關於中土。因水虧而土受病者。用藥以益水為本。水益則土潤。土潤自能化生。謂之澤沛而土可滋生。此法人其知之。然但知益水以潤土。使之滋生。往往有土乾枯兼冷者。徒益其水。祇可滋潤以免土之乾枯。究不能去其土之冷。甚至愈益水而土愈冷。積久則土受濕亦不能滋生。治亦猶之不治。此皆用法不知通變故耳。此等用法雖不能離乎益水。實非徒益其水所能奏效。惟以益水為本。並加以緩土之藥。或土已受濕。則兼逐土濕。但當按其輕重以定制宜之功。不得徒泥乎澤沛土生之常法。曰佐以陽剛之用者。即兼用緩土之藥也。緩土之藥。稟得陽剛之氣以此為佐。則澤沛而土不患其濕。亦並可除其冷斯以水潤土之妙用始全。觀此節與上下數節。便可知辨五氣有正變之不同。而用法亦因之差異焉。學者可勿細辨歟。

試看農人引水灌其所植。無不負一金鋤。故特借以為喻。其旨實清水源以長養木本之細密工夫。凡事皆有所推本。況用此藥。本於五氣之生剋。安得不推究其所自始。而兼理耶。知此者可以言醫矣。

(#註十六) 引泉灌樹。何妨提彼金鋤。

呂真人曰。何謂引泉灌樹。蓋樹者指人之肝木而言。木之黃落多因水竭。不能灌溉其根。人之肝木枯而致血損。多是陰海先竭。不能滋潤乎木之根本。故必待引泉以灌之。引泉者。即滋水以生木之義也。此法亦人所共曉。然但知引泉。而不計乎泉之所自生。則今日引之。明日復竭。何異以盂鉢之水。提而往灌乎樹根。水易窮而灌無盡次不休。何日了期耶。用藥無了期。何以異是。所以灌樹既須引泉。而引泉必兼開通乎泉路。泉路即金能生水之謂也。或金實則佐以疏金之品。或金破則使以補金之物。金既清理。則泉源自然滾滾而進。且無渴竭之虞。好比地下之水。自能滋潤乎樹根。又如溝瀆之源源而來。故欲益水以為生木之資。必兼乎清金致水一策。其法乃覺盡善。不至旱乾。曰提彼金鋤者。即治金以益水之義也。金鋤乃田夫所藉以去土之物。定此宮。決不可使之動搖人。或以肝木之真衰。而並畧佐乎木。殊不知木之假盛。未有不真衰。若一兼以佐木之藥。則適足以助其假木之動搖。假木動搖斯火彌炎。水反為火所強逼而愈涸。水愈涸而火愈不能制。其弊端之情由實如意也。薪棘即借以喻動搖肝木之藥。木若過盛。當汲水救焚時。且要伐之。豈可佐以動木之藥。倘以動木之藥佐之。豈不是抱薪救火耶。學者當慎之。



(#註十八) 露垂而風堪止息。濟以直刦之能。

呂真人曰。何謂露垂而風堪止息。風者即指外襲之風而言。風每乘虛而入惟其入因乎虛。則內之正氣為他所屈。而不能勝他。即世之陰虧而中邪氣之症也用藥必須鎮其陰。使正氣立而後邪氣方退。故曰露垂風息。露即指鎮陰之品言。蓋鎮陰之品。其滋益乎陰。猶如露之滋潤而下降。所以陰虧而冒襲邪氣。非有鎮陰之品。不能扶正氣以逐之。然徒用露垂一法。亦難以見效。徒鎮其陰。好比守營而不攻賊。賊終不能出境。邪氣之久擾。何以異是。故必以攻邪之品兼而行之。即一面攻賊。一面守營之意。蓋驅邪氣之物。其功能直刦。故曰。濟以直刦之能。但直刦之藥。如箭又如刀。其銷燬陰府。捷於影響。用此法者。首貴按認分明。又要適可而止。因其陰虧。故須露垂。因其中邪。始用直刦若按認不清及用之無節。則殺人如反掌。學者當細為究察。庶不至貽誤也。

(#註十九) 水四火三。原燎之秋宜忌。木五水二。林震之頃勿憐。

呂真人曰。何謂水四火三。水即陰也。火即陽也。藥品中有同是陰中之藥。而帶幾分陽者。四三二字。不過舉以為例耳。即陰多於陽之意也。勿論陰陽各半。即使陰多於陽。亦有時當忌。蓋有一種陰衰陽亢之症。倘謂陰多於陽之品。不妨用。則必至自相牴牾。此就藥品而論更有制方。亦無論陰乎時也。曰原燎之秋宜忌者原燎即陽亢之謂總之陰雖衰當陽太亢之際。藥雖陰多於陽。亦當謹慎。未可輕施。人若不為細辨。則用之斷無不錯礙也。何謂木五水二。即藥品中屬水之物。帶多幾分木氣之物。亦即陽少陰多意蓋水則滋益乎腎。而既帶多幾分木性。則益肝。遂足以動乎肝。人有水木二宮並見虧歉。此種藥亦似可用。然木雖歉。以木中苟夾有鬱積則可用而實未可遽用。藥品固然制方亦莫何不然彼木衰而夾有鬱積。若用到培木之功。則木之假盛。被他動搖。肝木一動。而水亦不能安其位。豈不是治之而反為亂之耶。五與二兩字。亦舉以為則。縱令水與火並量齊能。亦未可輕試。必待退去其肝木中之鬱積然後水木可以並行否則為累不淺也曰林震之頃勿憐。林震者即指肝木之夾假盛而言。觀此便知輕重緩急貴協其宜。不特輕其所重。緩其所急。不足以理陰陽。即並重中亦寓有先後緩急之殊。總在合症與脈以定為法制。不過因法制然後可破其症脈之戾以歸於和耳。

(#註廿) 池邊方漏。開源尤待塞流之功。

呂真人曰。何謂池邊方漏。蓋池者蓄水之區。即借以喻人之陰海。池水



漏皆由池之不固。人之腎水漏洩。亦係腎氣之不固。水之漏亦不一。或精滑而不禁。或溺淋而難收。又或晝夜間溺多而次次不休。甚至水方入口。倏忽之間。而溺已汨汨乎來。種種皆謂之池邊漏始則由腎氣之不固而至水漏久之愈漏。而腎氣愈覺其不固。其原因或起於心或起於肝則症候篇中言之詳矣。惟其漏久而水虧故用藥必得開水源。水源之開。亦非徒以益水為法。起於心者。則並顧其心。起於肝者。並顧乎肝且兼清金以導其始生之路。法亦人所共曉。亦惟水之漏由於腎氣之不固。故用藥必有待於塞其流一法。腎冷者加以煖腎之品。腎破敗者。加以補腎之物。或斂而濇之諸般法則。亦人所共明。此開源與塞流。分而為二也。究之開源而不塞流。則水隨來而亦隨去。塞流而不開源。則水雖不去而究無所來不使之來。而既虧者何以復盈。不防其去則方來者何以能聚。所以開源與塞流不可分為二。必須合而為一。統兩法為一法。首尾相顧。法密而功自成。其中剛柔之節制。則因時酌宜。不可膠執。所以用藥一道。在明宗旨自然可運其巧妙今不示人以板例方者。誠恐執一致人貽誤耳。學者當其諒之。

(#註廿一) 滯道不通。納來並施抉去之法。

呂真人曰。何謂滯道不通。滯道者溝瀆澑流之道在人則水道是也。水道不通或由火盛。夾入於膀胱。至水之下流。或清或濁。甚而蔽塞。又或邪乾渴。惟其乾渴。故不得不用納來一法。納來者即用藥以益水濟渴之法也。然但知用藥益水以濟其渴甫見渴稍除。旋見渴又起。其乾渴之牽纏。終不能使之生津而止渴。即使火盛而兼用去火。亦究不見效此何以故。蓋因下流不順。則火不能去。邪不能除。濕不能消蘊積於中。濕則生熱而劫水。邪與火亦皆劫水。其津液焉能生。故必並用抉去一法。然後可以奏效。抉去者即用開導下流之品佐之。一邊滋潤以生津。一邊導流以抉其水之蔽塞使水順而邪火濕三種惡慝皆可隨水順流而去合納來抉去兩法為一法。自然上安下樂。無歎無礙矣。此種用法。務須從症脈二篇。熟玩細參。臨時又須小心辨別方不至謬。若以此法施之於陰海。乾渴之症。則譬如器之方底而圓蓋。合乎否耶。學者當細考之。

(#註廿二) 以火烹水。水有時而不溫。取水寒金。金有時而還燥。

呂真人曰。何謂以火烹水。水者即指人之腎水而言人之腎宮寒冷。則水凍冽。水凍冽而不能生物。以其陰中無陽故也。水既寒凍。則有以火烹一法以火烹者。即用溫煖腎宮之藥品。腎因無火故水冷而溫腎之藥。即添火以煖水。謂之以火烹水。然有時腎宮寒冷之極。雖用溫腎之品。而其冷究不能



# 醫道還元

上卷

除。今日溫之。明日復冷。始終水隨腎宮之冷。而不能反於煖。故曰水有時而不溫。所以然者。皆因兩腎中間一穴。真陽已失。蓋腎中一穴。乃真陽所寓。為週身血脈緩化之本。不特腎所寄賴也。而腎之所寄賴實至親。此穴之真陽一失。而腎水安得。不冷。欲求法之盡善。難乎其難。然亦非無法可。用。法在有形之藥。與無象之藥。合而用之。方可調治。得有形之藥而不求無象之藥。則難以收功。有形之藥。即溫補命門之方也。猶易求取法亦人所共知。但不知濟以無象之藥。所以難效耳。何謂無象之藥。即絕妄緣。卻思慮塞慾海。久久養復一點元陽。並佐以有形之品。此法實人所罕喻。亦人所不易施行舍此無別法也。何謂取水寒金。金者即指人之肺金而言。金何以有待於寒。蓋金鐘內夾有火。則金為之焦燥炎熱故必須寒之。然欲寒其金非水不可。故云取水寒金。取水者即用滋益乎水之法。此亦人所其明。更有佐以直撲金鐘之寒藥者。亦是取水寒金法內之用。然徒知取水寒金。而所取之水有限。則旋寒而亦旋燥。究不能清除金鐘之熱燥熱久而金往往破。故曰金有時而還燥。所以然者。皆由不能自保其陰海之水。雖曰取水。亦覺無益治之亦要無形之藥。方易於奏效。無形之藥。即遏慾保養陰海之水。使不減消自然水足而金之燥者。可以歸於清潤。此一節言有形之醫與無象之醫。合而為法。未可視為虛談而忽之也。

(#註廿三) 狂澤亂中原。北坎雖枯。且漫興雲致雨。

呂真人曰。何謂狂澤亂中原。狂澤者。即指人身中之水濕泛濫。流注於遍體而言。蓋因人多氣血損虧而後水濕乃乘虛而入。或內水亂道。致逆行於各經。皆謂之狂澤亂中原。然有一種水亂中原而北坎枯涸者。北坎即陰海也。陰海即枯。似當滋益乎水。但滋得水來。愈以佐水之狂亂。反不如不治用藥之法。當如何而始善。蓋狂澤之亂。倘有氣不調則調氣而畧佐以導水之物。若水亂於土。則兼以逐土濕之品。寒則燥之。熱則清之。各按陰陽而為法。其北坎之枯。必待狂澤消除後。乃用法以盈之勿因其枯而妄用興雲致雨之策。何謂興雲致雨。即滋益陰海之法。藥品中純陰益水等物是也。曰漫者。非終不用此法。特緩而用之。有陰海枯極不得不兼用鎮陰者。亦須擇陰中陽等物用之。不可用純陰滋濕等物以至佐乎狂澤之亂行。此用陰中陽一法。亦是漫興雲致雨之義。但必視其陽不亢始可施。若火盛陽亢。則亦宜慎。此中剛柔緩急。自有妙理。不得妄用更張。亦不可混而施行。合前症脈二篇參酌。自得因時制宜之法度。其法制之體段。大約實則導其流為重。虛則培其本為先。此不過舉其所治而明之使。學者知所從違耳。

(#註廿四) 寒流聚天室。東林縱旱。勿輕掣瓶揚波。

呂真人曰。何謂寒流聚天室。寒流者。即寒水之亂行。人因寒氣凝蔽陽氣

# 醫道還元

上卷



不能布散。遂至寒水之亂行。上擁入於胸膈。久久停積而不散謂之寒流聚天室。天室即人之胸膈也。法當用剛烈以破其胸膈。佐以走達行氣。世有用逆法欲取捷效。究不如用順法。使水漸漸從下而流去。蓋逆法者導之使退。雖有捷效但久而旋復。不若導之使下為較妙。然有一種寒流凝聚。而肝木枯燥者。謂之東林旱。東林即指肝木也。旱即枯燥之義。木旱必須益水以灌溉。此常理也。但寒流既聚於天室一用益水之法。而寒流之停蓄者遂常留滯而不能消除此種治法灌得木來。而天室之擾亂莫去。故益水灌木一法。實不可行。故曰。勿輕掣瓶揚波。瓶者汲水之器取以喻益水之品物。揚波者引水之義。曰勿輕者不可遽用。非終不用也。言此以見法有不可兼施惟先破其寒。導其水。使之從下流消去。看其氣運行不凝蔽。然後可顧東林之旱。為之揚波以激之。若並行此法。無不自相背戾也。所以用藥之方。往往明知症有錯出。不得不舍一而治一者。惟舍一而治一。正惟後來周全法計。非真治一遂可完全也。不過一時礙手。故以饒字訣行之耳。業醫者其細別之可也。

## (#註廿五) 欲佐天一之生。並興地四之力。

呂真人曰。何謂天一之生天一者輕清之氣無跡可見無聲可聞清清淑淑其生也則為水。天一本湛寂不動之清氣。及其生出水來。則動而見於功用矣。即河圖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也。地六之成。則水已落於跡象。自水之初被七情六慾所耗。則天一之清氣。日漸消靡然其本體之清。未嘗泯絕。尚可生乎水。但生之力難全。故必有待於佐。若天一之清氣既絕。水已無從生。何有地六之成。而為有象之水。豈不是枯骨一團耶。惟其清氣尚可生。而生之力不全。故佐之以全其功。佐之者何蓋在興地四之力。何謂地四之力。地四者金也。金為水之本源必須理其金使之不破壞。亦不頑鈍頑則疏之。破則補之。使還其清潔疎達之體。庶金不壞。而水之生生靡窮蓋因水之用至廣。火得此以濟其躁。木賴此以溉其根。土藉此以致其潤非力理其生生之源頭。則水易竭。所以然者。由天一之清氣。在人多所耗散。其生之有限故也。用法按此理以施之。自然金白水清而生生之本立焉學者可忽乎此哉。

## (#註廿六) 溺海無源。從上遊而問渡穀門如刺。向下隰而施恩。

呂真人曰。何謂溺海無源。溺海者指人之小腹而言。小腹為受水之區流而下則為溺。故曰溺海。曰無源者即乾竭之謂也。溺海之病類於無源亦多端。有火蔽者。有旁流者。此但可言蔽塞。而不可謂之無源。蓋無源則內實乾竭。與有源而蔽塞不通者不同。此何以故。因陰海破蕩。先已竭涸。遂至溺海亦竭涸。大畧看來。與火蔽相似。人往往誤認為火蔽遂施之以鑿流開導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廿七) 因逆亂之重輕。以求主帥看戰功之寬緊。以定卒徒。

呂真人曰。何謂因逆亂之重輕。逆亂者。乃人身中五氣之不調。或相耗或相剋。互為戕賊。假如水本剋乎火。若火盛極。水亦耗而減消。如此之類。故謂之逆亂。然其中不無重輕之別。用法治者。不可不按其重輕。然後求其何者可為主帥。主帥者。即方中之君也。蓋逆亂既有重輕。則主帥不得混而同之。蓋藥品中有大力之帥。有小力之帥。有一帥而可分任者。有一帥祇可獨任者。不可不細為辨別。稱量而施。倘逆亂之輕者。而妄用大力之帥。則本真先伐。猶之乎賊未破而兵先摧壘。先壞也。若逆亂之重者。而用力弱之帥。則藥難勝病。縱有佐效。亦難以為功。猶之乎驅怯懦之夫。而當大敵。其能取勝乎。所以用法之求主帥。必因逆亂之重輕者。為此故也。何謂看戰功之寬緊。戰功者。即指驅疾之功言。不觀上除盜調兵之喻乎。蓋用藥之法度有主帥。即有佐軍。並有卒徒。好比戰陣之規。故取喻於戰功。戰功何以有寬緊。蓋疾之中於內。分途雜出。有時可以首尾相顧。有時齊顧而反多礙手。故或舍此而先顧乎彼。或舍彼而首顧乎此。此變計行權之法也。但當按其孰為可寬。則寬之。孰為當緊。則緊之。務須參酌其宜。寬緊不可錯易。一錯易則貽誤。不淺。寬緊所以必看者。因用藥之法。務憑佐使之得宜。無異戰功之卒徒也。寬則卒徒可以宣減。緊則卒徒宜添。不可不按寬緊而酌定之。若不酌定。失之過。則失之不及。何以奏功耶。此一節連下二節。皆渾言用藥酌法。各

法。殊不知愈鑿而水愈不生。愈開導其流而水愈竭。甚則無火亦釀成假火上攻。不細為辨別。差之毫釐。即謬以千里。其害實不淺也。然則用藥之法。當何如。法在從上游問渡。乃為善法。上游者。即指陰海腎宮是也。蓋腎宮必大益其水。使之盈。則溺海自然滔滔而汨汨。無源可轉為有源。然不特腎宮為溺水之上遊也。並肺金亦是溺海之上遊。以金水有相生之義。何以謂之間渡。蓋水必盈而後可渡。問渡者。即求水盈之意也。故從上游問渡一法。即益腎水。並清肺金。上游既可渡。則下流自覺有本有源。何謂穀門。如刺穀門者。穀道之門。如刺者。如針之相刺。或戚戚。或悠悠。有一種痛不痛癢不癢氣象。穀門之疾。有類於刺者。亦不一端。或大腸火盛。或夾熱濕。究之火盛則痛。熱濕則癢。非所謂如刺也。如刺實如物之刺。與火盛熱濕者不同。穀門究何為而如刺。蓋因陰海水涸。水涸則穀門亦乾燥。倘誤認為火與熱濕。妄加以利導之法。則失之遠矣。然則法當何如。亦惟以益水為本。因其根源由於下隰水涸。故向下隰施恩。下隰即腎宮。施恩者即益水之義。彼稍知用法者。多用潤肺金。潤大腸之品。看來未嘗不是。但專憑他建效。則效難見。蓋因水竭而致此疾。徒以潤法施之。不過從旁面著手耳。究未中其的。惟以大益乎水為本。潤法祇可兼用。非可全仗他為力也。所以用法當先尋其本。然後求佐法以行之。凡用藥皆當如此。舉一自可類推其餘。不然何必分乎君臣耶。



# 醫道還元

上卷

宮皆當參看。特標明於此。以便學者之領悟耳。

(#註廿八) 佐使奪權難報效。斬饒非法最害良。

呂真人曰。何謂佐使奪權。佐使者。乃製方中之佐效等物。蓋用藥無佐。則獨力難以成功或佐上行。或佐下墜。或佐走。或佐守。至於攻補散和諸法門。皆莫不有佐。但佐使係聽命之司不宜付以重權。重則奪其主。蓋佐使之藥。其力可東可西。可南可北。若權重。則恐懷二心而不能專一。雖用之為佐。不特不能佐。且連主權。亦奪而之他。好比大臣權太重。則足以震主。反失主威。亦易於起他志也。用藥之法。苟令主權為佐使所奪。任其之東之西。焉能佐效而成功。惟其功不能成。故曰難報效用法不可壞法。惟在當機慎於圖度也。何謂斬饒非法斬者驅烈將以撲擊之義饒者暫守不進兵之義。即上文所謂戰功之寬緊也用藥之法。使當直斬關隘之時。而不用烈將。不特害不可除。連內之真元亦被困而失。且可用之物。亦疑以為不可用。倘遇可寬之處。兼以齊顧多礙手。則法在可饒。若不為饒之。並用別將以直攻。則必至互相妨礙。連主將亦不能伸其力。此斬饒非法。所以為害不淺也。調之害良者。即法是而可用者亦以為非。非者或以為是。牽連日久。而本真斬喪。非害良而何。所以治病在用法。尤在法之善用。庶不至以法害法也。

(#註廿九) 去雜歸純。一箭自堪破的。由常達變。三陰可振全軍。

呂真人曰。何謂去雜歸純。蓋用藥之法。君臣佐使雖各効其力。而無不同出一途。最忌紛紜雜出此欲走東。彼獨適西。則互相離間藥與藥且爭門一番。使人臟內作藥物之戰場。或臣與君相抗。或兵與主相違。則藥與藥且有待於經理。又何望其勝乎疾。故必去其雜亂。使歸於純一。假如水不足則火炎。而痰涎擁入金鐘。以金夾假實也。若益水而兼破金。是傷水之源。則調之雜。其餘可以類推。所以貴去雜歸純者以雜則難以見功。純則易於奏效。曰一箭破的者。破的即一發而中之義也。一發而中。則百發而無一不中矣。何謂由常達變蓋症候固有常變。用法亦有常變依常法而施無論其背戾也。即法為合用之法而適當其變。則用之有礙。又當因其變而用變計。即如上文所論各端是也。知常不知變。往往用法而為法所窮。至於窮則無法可施矣。惟合常變而悉達。則隨所施而皆當如上所論。自物求潤下以後歷歷發明。皆言陰。中之妙用。苟得常變悉達。又何陰之不可理也。故曰三陰可振全軍。三陰。而云振全軍者。即常常變皆無虞其敗之意也。用藥如行軍。常變既達。軍亦安有不振之理。此合上二節各宮用法。皆當參看。實統同之義焉。

(#註三十) 火德至剛。獨稟離明之氣。火性最烈。可回既倒之濶。

呂真人曰。火德何以至剛蓋火之本體。喜動而不喜靜。炎上而不下沉。乃



天地之陽剛。萬物遭之而皆屈撓。言剛則莫有剛於此。故曰至剛。藥品之受乎火德者。其剛亦如之。在易則離為火。離有文明之象。故火獨具乎文明之氣焉。火主化。在人身中不可一日無火。所以火若將滅。必假藥物之稟乎火德者以佐益之。有明不可無晦。晦明交濟其化乃成。即火不可過盛之義也。火陽象也。陽過則疾生。調之孤陽不生。人身居然一天地。用藥之方。亦合乎天地之妙用。識天地之妙用。則知人身之奧。知人身之奧。即知藥法之機緘矣。火性最烈者。火性即就火之用言。試以火之用言之。至軟者土。受火則堅。至頑者金。得火則就範。至寒者水。得火則溫。易朽者木。經火後則永無朽期。百物遭之而變其本色。烈何如耶。藥品之具乎火性者。其功用之烈亦如之。何謂可回既倒之瀾蓋。狂瀾既倒。即大敗之餘也。人身真火衰減。各宮之氣將息。當此大敗之秋。若無此含火性之品。何以復中原於禍敗之餘乎。惟得此至烈之品。作為良將。力大千鈞。功效神速。雖既倒之瀾可回。其禍敗未深者。不待言也。此一節渾言火之功用大而速。下文特舉而推詳之。

### (#註三十二) 水泛土崩。必須炎光一灼。

呂真人曰。何謂水泛土崩。水泛者乃人身中之水。無所統轄。無有止蓄。至於泛濫擾亂於週身土崩者。乃人之中土。本主進來化去。一旦衰弱崩殘。即如症候篇中所謂雞鳴破穀道及長棹停等類是也。究之水何以泛。無土以鎮收。則泛無火以調治。亦泛。至於泛。則水濕腫漬。吐瀉百般。無所不齊。土何以崩。土無真火以燙之。則不凝。且易遭狂瀝之浸灌。既不凝而又遭浸灌。安得不濕滯而崩殘。一至崩殘。其患百出矣。蓋水泛土崩。每相為倚伏。水因土不能鎮收而泛。土由水濫而崩。而皆原於無火。此際用法。非大進火德。不足以恢復於既敗之後。曰炎光一灼者。即大進火德之謂也。火之氣象其炎光燭天照地。須憑此陽剛。乃可止其泛而防其崩。此炎光二字。即指純火之品而言。灼者用以燙之之義也。此一節與下節申明上文回既倒之意。亦以見火性之剛烈。而用火且速焉。

### (#註三十二) 金寒木朽。還待暖日頻臨。

呂真人曰。何謂金寒木朽。金即指人之肺金言。金何以寒。下無真火以燙之。則寒人之吐清涎。及飲食稍觸著凍物。轉為之生咳。如此之類。皆足徵乎金之寒金之寒。其伏根或起於中宮。或起於陰海。悉由無火所致也。木者指人之肝木而言。木何以朽。蓋木雖藉水土以生。然不得中和之火氣以鼓盪。則水亦因寒陰而不生。日積月累。遂凋敝而朽。其症則前篇論之詳矣。究之金之寒。非一寒而遂無可復。燙木之朽。亦非一朽而不能再。不過一時火衰。以連累之耳。火尚可長。則金與木二宮。依然可復。但視火之能燃與不能燃。以定二宮之死生。時人每見金之寒。遂燥其金。見木之因寒而朽。遂溫其木。未

# 醫道還元

上卷



嘗不得其近似。然祇取效於一時積久亦復生變。因其真陽已失。不求復其真陽。斷難恆久也。所以必待暖日頻臨暖日者。即指真火而言真火既失。何以能待法惟用補真火之藥。以俟其復真火復而金自煖而不復寒木自漸生而不終朽真火乃溫和之火與日無殊此治本所以異於治標功效之久暫實大相懸殊焉凡事皆有源本。豈獨此哉。

(#註三十三) 氣本上騰。揚之即舉。力非下降。墜而亦沈。

呂真人曰。何謂氣本上騰。氣者火德之氣也。蓋火為炎上之物。其氣常升騰而上行。藥品之稟乎火德者其氣亦常升騰而達於上人身中之火其性亦常升騰至頂上百會而止。然火之氣雖常升騰。猶屬緩緩而舉。無佐物以揚之。其舉仍不速也。一揚而舉之。自見其神速。何以謂之揚。即用極升騰之物而佐之也。試就人身中之火言之。其性本上升。一佐之以升發之物。其火之舉。遂烈而不可當。藥法亦然。如火德之品。其性原主騰於上。一助以升發。遂覺迅速異常。好比火在爨薪之下。一得風而吹之。其炎光遂起。故曰揚之即舉。所以人身火滅而伏。至上部之寒沴。欲使火上行。用益火之藥佐以揚之之功。其功效自速也。何謂力非下降。力者火之力也。火之力祇上行。蓋本乎自然之性。故其力原不下降。藥品中凡稟乎火性者。無一下降之物。人身中之火。亦是舉於上而不下降。然其力雖不下降。有可使之下降者。惟在

用法以牽引之。試以人身之火言之。當其騰舉時。用降墜之物則不降亦降。此理人所共曉若深言之。人身中君火本好飛揚。若用法運之使下。則飛者漸住而下降。此理實人所罕聞特為連類誌之。未便明透於此因此篇祇言用外藥故也。用藥之法假如下部火衰。欲益下部之火。必用益火之藥。然藥既稟火德其力原非下降。惟佐以下行之物。使之牽引則火自隨而歸於下。此剛柔用之之法也因其引之使下。故曰墜而亦沈墜者即佐以下行之義。沉者火歸於下也。此一節上半截言順行之法。下半截言逆行之方。順行則從其性而行之。逆行則矯其性而行之。皆因是症而後用是法。不可糊亂混施也。

(#註三十四) 雷電施威。濟以和風則不殺。

呂真人曰。何謂雷電施威。蓋雷電乃陽剛之氣。至剛至烈。其行令之速。實頃刻而千里。固莫有並其捷者。當其震時。聲光驟發。威實無以加。藥品中稟火德陽剛猛烈之性者。固無異於雷電。至於用法調主將。定卒徒。其陽剛之震烈。力則大如雷。功則速如電。亦無異於雷電之施威。此法乃寒沴大敗之際。在所必用。但寒沴大敗須防真元耗散微弱不用雷電之威。不能救轉。然驟施以雷電之威。所經之處易為傷殘。故剛極必須濟之以柔。至柔莫如和風試觀天地之行化。有時雷電交作。一經雷電後和風習習而萬物自暢其生機用藥之法。亦如是焉。言和風即以比藥品中溫柔和緩等物。濟以和風



者。即猛烈之餘。恐傷真元。待其稍平後。即用酣暢和柔。以調護其真元。曰不殺者。即不傷之義。此言剛後濟以柔也。更有內之五氣不堅固者有時迫不得已用威則又當變法。不得雷電後始濟以和風必並濟以和。使不至於太烈合用與分用。自覺不同必須相時而行之。未可混而施也學者可勿細辨與。

(#註三十五)

### 盾矛反剝。入於迷陣而徒勞。

呂真人曰。何謂盾矛反剝。盾者衛身之物。矛者刺人之物盾以堅而防刺。矛以利而善刺。兩物相反一則堅極。一則利極兩不相下。便是反剝舉此以喻用藥之互相反也。如用法欲其速。或因別端而雜以柔懦之物和之。則速者亦不能速不速而又不能守豈不是互相反剝。試以一二言之。如火蔽下關。蘊積作害。法在攻擊下流開導而使之通。倘因氣之喘急。而妄加收斂等物。則必兩相阻礙。又如氣損下陷。法必用升騰提振等物。若因下部稍有鬱積。遂妄加以下流。攻擊開導等物。則用上而又牽引使之下。豈不是上下互相牽扯。是反剝而何。所以用法必須去雜歸純上文言之詳矣。此但舉而申言之。果其用法至等盾矛之反剝。則可用者亦至無效。勢必因其無效而生疑。疑則當用者亦息手而不敢用。故謂之人於迷陣。即其反剝之法。亦不過一迷陣。而不知西。不知東。祇有亂撞亂突而已。亦安知歸路在何所耶。如此則徒勞而無益。雖不至於大害。亦空用其法耳。所以用藥先從脈理參透。繼從症之源流

究明。到臨時便知孰重孰輕。孰寬孰緊。胸中自有把握。不至紛紜錯出。不然。無不蹈此弊也。

(#註三十六)

### 氣若幽蘭。宜防藏刀於笑裏。味同嚼蠟。漫等棄甲於軍中。

呂真人曰。此一節言藥品之稟乎火德者。其氣味雖輕清而其力則大以火性非尋常可比也。何謂氣若幽蘭氣者藥品之氣幽蘭為芬香之極品。其氣實清逸異常藥品之稟火德者。其中許多氣若幽蘭之清逸聞其氣一似太和。殊不知外和而內剛。用之稍差。則氣投人而力實害人不淺。用法者勿以為載籍言其輕清。遂不必稱量而施也。此種氣和力猛等物。好似笑面藏刀。故曰宜防藏刀於笑裏。凡水火偏勝之物。氣雖和而性實烈皆當如此觀看非獨火為然也。觀此便知用法中須達得一箇順字之義。方不至鹵莽誤事。何謂味同嚼蠟味者藥之味。物之最無味者莫如蠟味。既同於嚼蠟則味之淡薄甚矣。然既稟乎火性。其味雖淡薄異常。而其性之剛烈。實隱寓於作用間用法者亦不得以其味之薄。遂輕視而玩忽以之輔翼奔馳。往往有爭門奪隘之功。亦因其火德陽剛。使之進則易進。未可等為軍中之棄甲也。蓋無用之卒徒每當軍而棄甲敗走。一步不能前。若火德之品其味雖淡其性獨存。故不可以棄甲比擬也。本節上半截是防虞於不測之義。下半截是取功於不及料之義。總在酌陰陽以定驅使之節度。自然合宜不可以外面之氣味而迷惑之也。



(#註三十七) 一暴難當十寒。半星又燒萬頃。

呂真人曰。何謂一暴難當十寒。寒者重凝陰蔽之謂暴者陽明照耀之謂。自人身中言之。當寒結重重之餘陽氣沮喪冷氣一團。好比冬雪凜冽。堅冰一尺。寒氣到處逼人。雖偶出陽光照臨。亦安足以勝其寒氣而使之溫燠。此一暴難當十寒之義也。自用藥者言之。當誤服大寒之後。陽氣消滅。冷氣凝重。有水濫土崩。金寒木朽之勢。若輕輕加以火德之品。亦焉足以逐其冷沴之氣。有如日一出而陰雲即散耳。其釀成之寒結。依然重重固結而不能破。此亦一暴難當十寒之義也。所以寒甚往往無別病而卒不可救者。皆此之類。如此則用法自當以勇將追攝之。庶不至遲延而誤也。何謂半星燒萬頃。半星者半點微火也。萬頃即合上下四隅而言。自人身中之火言之。其起也。或伏藏一點微火。隱而不露。迨積久一遇木林枯朽。七情搖動。半點之微火。遂發而燒燃。遍乎上下各宮。此半星燒萬頃之義。此種治法。貴在杜漸防微。火未發。則無形之道醫為最善最高。火已發。則必假有形之藥治之。治後仍要請無形醫士。再加調治方可永遠免患。自藥品之火言之。如藥品微帶火性。在五臟中和者觸之。則不見燒燃。若五臟偏於火者一遇之。正是以火引火。不至燒燃萬頃而不止。何異積枯柴於三冬。以一點之火置於其下。能保其不為灰燼耶。此亦半星燒萬頃之義。所以人偏於火。其火不自燃。最患遇著半星以引之。用法亦不可不為預防也。此一節上言陰陽不勝之故。下言獨陽相觸之患。皆學者所宜熟悉也。

(#註三十八) 獻日莫煖金鐘。須引溫泉來滌。

呂真人曰。何謂獻日莫煖金鐘。日者陽剛之體。即火德之品也。金鐘者即指人之肺金而言。金鐘寒冷。無火以溫之故也。故必待獻日以煖之。獻日者即進以陽剛上行之品。即肺金之寒冷。用法溫煖其肺金之義。此一定之法。實人所共曉然。獻日而莫煖者何故。蓋肺金之寒冷往往由於陰海中失其真陽。真陽失。則水為冷水。金受冷水遙侵。而金始冷。若不復其真陽。徒用獻日煖金之法。則煖氣至冷水之氣亦至。所以欲煖而卒不煖。故有引溫泉來滌一法。溫泉者。蓋先用法益其真火。使陰海之真陽復。而水先溫煖。水溫煖。則水之滌乎金鐘而鐘亦為之煖。謂之引溫泉來滌。既得溫泉之滌。則獻日之功。自可速收其效。人祇知金冷便溫其金。而不究乎金之所以至於冷。倘金不因水冷而至失煖者。但用溫金之法。未嘗不效。一遇水冷而金始寒者。徒以溫金之法施之。遂固然不見效。驗調其溫金不合。而不得謂其溫金合用而亦不得。遂至疑惑迭生。此皆不究其所從來耳。凡用藥之法。用本宮而不能取效。自當推究其來因。兼以行之。自無不響應。祇有兼管來因。而一時礙手者。則不得不暫為饒過。以俟緩圖耳。若無礙手者。皆當兼法行之。非獨此一端為然也。學者誌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註三十九)

## 燒薪仍冷土釜。並貴古穴含光。

呂真人曰何謂燒薪仍冷土釜。燒薪者即進火之義。土釜即指人之中土而言。因其載物如釜。故曰土釜。蓋土釜必常溫。而後所載之物可化土釜若冷。則土釜中之物必不能化。而停積於中。所以人之中宮不可無火。火滅則土冷。土冷則不特物不化。抑且食不能進矣。故治土釜之冷者必須進火以溫之。此一定之常法。誰不共知。然有時用進火之法。而土釜仍冷而不溫者何以故。豈真火不可以暖乎釜耶。亦以進火未得其法耳。蓋徒知進火於土釜中。殊不知進火而土釜依然冷者因下部陰海中間一穴。真陽有失。是釜下失其自然之真火冷從何去。溫從何來。好比人家烹調之釜其釜下竈穴常冷無火徒從釜上加火釜從何而煖。物從何而化耶。此種用法。自當變計。必須使釜下一穴有真火。而後釜可煖化。所以獨云古穴含光。古穴者即指兩腎中間一穴。含光者。內含真火之光耀也。此穴惟益其真火。則上自可除中宮之冷。再畧施以進火於中宮之法則效自速見此一節言治中宮寒冷之法。有時亦不可徒向本位著手。當溯其真火而進之。乃為進火之全策焉。

(#註四十) 明暗既覺有分。疾徐亦宜相配。

呂真人曰。何謂明暗有分。明者明顯用法。暗者暗中伏法。蓋法之明用者。即於本位著手。或攻或守或進或退假如某宮伏藏惡懲。並無別宮招致。

則用法祇觀定此宮。便可除其惡。如上節之上半截所論是也。暗中伏法者言。溯其根由而用之。假如某宮有疾。而根由實自別宮起其釁隙。則必看其起釁之處或益之。或損之。各隨虛實以制宜。此乃治其所以生疾。即前節下半截所論是也。然其中自有分別。有祇用明法者。有祇用暗法者。有先明後暗。先暗後明者。更有明而並兼乎暗者。法實不一。究其訣總不外輕重寬緊四字。能識輕重寬緊而明暗之分。自覺一一了然。何謂疾徐相配疾者寬法也。徐者柔法也。蓋剛法必濟以柔。而後所到不傷。所以然者恐人素稟非堅實。實中夾有虛。故有時法雖宜用剛。畧調之以柔。則不至伐其本真此疾以徐成之法也。又有人之素稟甚虛。內不勝任。法祇可用柔。然一味柔懦又恐難以見效。故必畧濟以剛。斯柔而能進此徐以疾成之法也。此言疾徐交濟而成妙法。若疾自疾而徐自徐則不在此論矣。惟其疾徐交濟。故曰相配。配者配合而有助之義。倘第知疾徐二法。而不知疾徐之相配。則用法有合亦有差。亦安得發而皆中。此一節統承上文而申言用法之正變亦係各宮之大旨。特於此發明之。未可徒為執一也。

(#註四十二) 大敗之餘。殷尋良將。甫平之際。尚葺衛營。

呂真人曰。何謂大敗之餘。大敗者非他言各宮之火德衰敗無依。寒氣蔽塞。凡各宮皆須真火之鎔鑄。若無真火鎔鑄。則五氣皆不能成化。亦等於



## 醫道還元

上卷

冷灰耳人當寒氣凝重。火德失陷而消滅。言乎水則水泛溢。言乎土則土濕滯而崩殘。論其木則寒陰而不長。論乎金則凍冷而凝重不就範。好比軍徒覆沒四野蕭條。不謂之大敗而何。故當此大敗之際欲復其陽明之火德使五方皆受陶鎔鼓鑄非有神力之良將不為功。所以必殷而求之。良將者即藥品中純稟陽剛之物。惟得此良將効厥功能自然陽光遍乎內景舉一切蕭條愁慘之氣。一概消除。而水木金土。得以各安其位。猶之平大帥復中原於禍敗後焉。何謂甫平之際。甫平者承大敗而言。即大敗初復之時也。人當火德頽敗之餘。一旦平復其各宮之本體已於大敗時各受損傷而頽殘。一旦平復其本體依然未得完固。必待加以調養培補之法。然後可得完全周密。猶之平軍當敗後。四境復平。其營壘曾受攻撲。不免頽殘未固。必待脩而葺之也。故曰。尚葺衛營。衛營即營壘。在人即各宮之本體是也。當未敗固在用法以防之。既敗而復尤宜脩葺以安固之。用法之貴於周密如此業醫者可或疎畧乎哉。

(#註四十二) 任他疑難相生。難離法制。惟此經權不易。可獲調停。依類以推。無殊符節。得門而入。何啻衛平。

呂真人曰。何謂疑難相生。疑者疑似莫決之謂。然疑難雖覺迭出而常變雜出之法既明隨來則隨以妙法治之。任其千變萬怪。而把握自然在手。治病不為病所窮。所以然者。由用藥之法制。既詳悉於平日。始經即常法也。權即變法也。惟其法制既詳悉。故時而本乎常法。法合宜而不可易。時而用乎變法。法得當而亦不能易。合經權而操縱自如。謂之經權不易。舉凡症候與藥法之最礙手者。亦無不細鍼密縷。而得其調停之善法焉。何謂依類以推。蓋經權調停之法。上文實一一言之。但恐粗心看過。則其中言常而寓有變言變而歸本於常。不能參伍錯綜以備悉之耳。果能細究詳明。則依類以推行其法。無一不準。是直等符節之相合。故用藥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依此法以施行。法門愈行而愈熟。從此門直入地精微。則用藥之法。便知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有天然之節度。且有隨時之衡量。比之於權衡之平均無以異也。此一節渾承上文而言法之不可易。欲學者靜細而參求之。

(#註四十三)

至若木含精英。實稟東方之氣。材分貴賤。同長林麓之春。

呂真人曰。何謂木含精英。木者指藥品中之稟木德者而言。人之內臟惟肝膽稟乎木德。一有過與不及之愆。則必賴藥品之稟木德者以補救之。或損或益。則隨其過與不及而施。精英者木德之性情功效。或主疎達。而疎達之品。有其性情功效。或主栽培。而栽培之品。亦有其性情功效。推之溫涼散



各門無非其性情功效之所在也。故謂之木含精英。究之木之精英。其稟來實有所自始蓋木之氣始自東方之震巽。震為陽木。巽為陰木。藥品中稟木德之陽者。是時東方震木之氣。可以理人身木德之陽。藥品中稟木德之陰者。是得東方巽木之氣。可以調人身木德之陰。同是木而陰陽判。皆要東方木氣化育所成。故曰稟東方之氣。何謂材分貴賤材者藥物之品質也。其中不無貴賤之殊。有此與彼分貴賤者。即功力之大小。與所構之難易。而貴賤固覺有分。有同是一物。生於地之不同。而貴賤亦分。故謂之材分貴賤。然雖有貴賤之分。究其貴者固不能離木德而建其功。賤者亦未嘗於木德內不能立效。故不論貴與賤。各有各之性情。各有各之功效且陰陽各自為用言其功之所成。實同歸於調理人身之木。故曰。同長麓林之春。林麓者即指人之肝木而言。何以謂之長。蓋培養使之壯盛。故謂之長。疎達使之無鬱無積。得以暢其生機。亦謂之長。春者木疎發吐秀之時也。舉以言人木德之榮美。此一節首言木德之品。與人身之木交相契合。下則舉而詳言之。

(#註四十四)樹上無花。培樹根尤須甘泉幾點。竹中有鳩。逐鳩鳥還待古杖一枝。

呂真人曰。何謂樹上無花。樹者指人之肝木而言。花者樹之精華發露。樹必榮美秀發而花始吐。人之肝木主乎血。猶之乎樹上之花。肝木必亦榮根。樹根即指肝木也。用法惟以稟木德之精英者。大其培補之功。此法亦誰不知。然往往培木而木仍不舒秀。血仍然不能盛旺者。何故。蓋人之肝木頽殘。致令血衰。多因陰海泉半不能滋乎木。所以但進以木德之品。木雖不孤露。而仍傷於渴。木渴而枝葉安有長茂吐花之理。所以培樹根者。法又當溯其原由。兼用壯陰海。使泉盛足以滋乎木之根斯源頭清。功效自然易著。故曰。尤須甘泉幾點。甘泉即指陰海之水而言。何謂竹中有鳩。在易震為竹。竹字即與樹字對舉。同指人之肝而言也。竹中有鳩者。蓋鳩為惡鳥。集於竹中而鳴。則此竹永不再茂。舉此以喻人肝中之惡積。人肝中有鬱積。則肝必為所累。而不暢達。猶之乎鳩鳥之鳴於竹中。而竹永不茂也。故特以為喻。鳩既屬惡鳥。則為人所惡。必欲驅而逐之。惡積伏於肝。足以釀害。必破而除之。何以異於逐鳩鳥。然破除肝中鬱積。法亦人所共知。但往往有遠年鬱積。擾害既久。其真元大率多損。兼以積久必堅。用法必先以振動肝木之品行之。一則使其鎮乎肝之真元。方可用破法一則使其抄動肝中久伏之積。突然發起來。然後一用破除之法。破去其積而本真仍不傷。何謂待古杖一枝。古杖者。即借以此振動乎肝之物也。古杖百種。惡鳥一指而遠避。古之神人所攜。故以為喻。所以肝中遠年久鬱。遽用破而不能效者。未得其法耳。但



仿古杖逐鳩一法。手不宜太重。學者記之。

(#註四十五)

### 撲叢林之火。不必伐林。除惡樹之根。定當斫樹。

呂真人曰。何謂撲叢林之火。叢林者。即指人之肝木而言。人之肝木鬱積。多由七情搖動。久久助成假火。蘊聚於中。或剋中宮之土。而飲食為之減。或逼入金鐘。而至於吐血。此皆火鬱所成。既有此火。自當撲之使息撲者平其中肝之假盛也。法亦人所易明。但人往往用撲法。而多難以傷損肝木之物。則火未去而木已傷。是因撲火而伐林也。法惟清其肝中之假火。尤須遏止七情使一念不生。自然肝中不至動搖。肝木不搖。火從何發。此藥醫必兼乎道醫。未可鹵莽破伐。致令木林之摧折也。故曰。不必伐林。林即指人真木而言也。何謂除惡樹之根。惡樹者即指肝木之惡而言。人之肝木夾有邪惡在其中。使人亂喜亂怒。似癩似慾始以肝木假盛生風。遂至夾人心竅。令人時哭時笑。其惡根實深。欲除之。不可惜其木之傷也。用法若不大削其肝。決不可愈。蓋必大用平肝伐肝之物。則邪惡去而心竅自不為所蔽。所以獨云定當斫樹者。斫樹即伐肝之謂也。肝木原來不可過伐。但邪惡擾之甚急。非伐之不能取效。故耳。此一節上截與下截。有同中異處。上一截是肝中夾鬱火。其肆毒猶輕。故不用伐林而可治。下一截是肝中之邪惡大肆虐害。故必連肝木亦研之。始能見功。所別者在輕重之各判耳。學者可勿細辨乎。

(#註四十六)

### 風狂葉落。往往疎木以止風。

呂真人曰。何謂風狂葉落。風狂者。即指人肝木之風而言。木。盛則生風。此不易之理。蓋人肝木假盛。往往生出風來。此風非外感之風。乃內生之風也。然風不狂猶可。風若狂則搖動無根之火。或眼赤。或面赤。或週身作熱。時驚時癇。方寐而跳躍不寧。此肝木假盛生風。風又搖火。連真木之本體亦受困調之風狂葉落。此種肝盛生風。風動火之疾。小兒多有犯者。用法不必散其風。若妄加以散風溫燥之物。則風得散而愈起。風愈起則火愈盛。多至不救。然則用法當何如。法在疎木。木何以疎。木燥則寒其木。大用疎肝之品。削其肝木之假盛。則風自然而息。風息則火不再受搖。又兼以寒木之法。火亦為之息。大凡風火相剝之症。皆類於此。皆當疎木而風自息。決不可妄生別法也。謂之疎木止風木與風。即肝木所生之風也。所以治風之法。必須分外感與內生。用法方不錯誤。否則錯有所不免焉。

(#註四十七)

### 土瘦枝枯。常常愛材而肥土。

呂真人曰。何謂土瘦枝枯。枝者木之枝葉。即指人之肝木而言。枝乃木之所發。枝枯則木先枯。人之血為肝木所生。猶之乎枝為木所發。然血之衰敗。雖由肝木凋殘。究之木之凋殘。有因中宮土先衰敗。無真氣之生生。而後肝衰血損者。故謂之土瘦枝枯。蓋人中宮土敗。不能運化百物之精英。以



長養肝中之血。亦安得不衰。所以用藥之法。徒培其肝木而不能效。所以然者。培木莫如土。土若瘦。則木之根株。先無以遂其生機。故愛材必先肥厥土也。愛材者即指培養肝木以長其血而言。肥土即因土之衰敗。用補土之法使土氣盛旺。足以運化百物之精。而生物之功自著。無異土肥則木茂。而枝葉為之暢達焉。從可知人之肝木凋零而血虧。有時實因中宮之土惡而至。用法不可壯土。支為培木之本也。人當靜究之。

(#註四十八) 水雖可生。泛濫則朽。金縱能剋。平調自安。

呂真人曰。何謂水可生。蓋指木之受生於水而言也。人之肝木最忌旱亢。惟下有陰海之水。以浸灌滋潤然後可生此一定不易之理。亦人所共明之義也。然第知水之能生乎木。而不知生中實寓有剋之之理。水之生木此常理也。生中寓有剋。此變態也。生中何以有剋。蓋水往往有不安其位。泛濫橫行。木遂受濕太過。必至始則黃落。久則朽腐。水之濫前篇言之詳矣。人之陰海水不循故道。泛濫逆流致肝中受濕木朽法。法當何以治之。惟用導水順流或氣滯不行。則兼以行氣之物或土不能止蓄則加以理土之功。寒熱則各因內臟之本體而酌之。此生中寓剋者。亦以剋其所受剋之神為法施之。斯木之被剋於生中者不剋矣。何以謂之金能剋。亦指木之受剋於金而言。蓋人之肺金。或夾假實或喘息或咳嗽。甚而假火積於金鐘內逼而吐血。久久肝木亦受傷。此金之輕重當其可。方不至有過不及之弊耳。

剋木也。然金剋肝木亦由假實致之。若用法清除。疎達其肺金。則氣自調暢氣暢而木反得和氣之鼓盪以遂其生。謂之平調自安。平調即疎達肺金以調其氣也。安者使肝木化剋為生之義也。此等用法。是化仇為恩但法如是。尤在輕重當其可。方不至有過不及之弊耳。

(#註四十九) 欲尊帝室。首在建立青宮。

呂真人曰。何謂欲尊帝室。帝室者。即指人之心而言。人之一身。惟心之神明為主宰。此宮若頽殘。則無所統攝。以其權有獨操。足以駕馭乎眾職。故此宮名為帝室。尊之者何蓋使其神明壯健不疲。無昏迷。無震懾。又無夜寐跳躍不寧之患。故謂之尊。人之心經頽敗。致生出夜寐驚癲跳躍不寧等類之疾者。多由肝木先零。血為之虧。不能養育乎心中之神明。或肝木為情慾所搖。肝中所藏之魂。先已擾亂。故以魂之。亂牽連乎心之真宰。使之並不安其位。凡心宮之病。多起鬱於肝木。肝木一寧。而心自無不安然作鎮。所以欲尊帝室。其法非他。惟視肝木以定其法耳。肝有鬱則除之。有假火則清之。衰敗則培之。此有形之法也。又須遏七情除六慾虛虛空空。無思無慮。則肝中之魂定而自不牽引乎心之主。此無形之法也。謂之建立青宮者。青宮即指人之肝木而言。前篇論之詳矣。建立即扶持使安之義好比君王在位。欲鞏王業。使之勿替。必立青宮太子以圖永久。即此一理故以為喻。秘經所謂欲治



# 醫道還元

上卷

君。先治臣。即此意也。此一節言肝木之關於心。以見調理之法不一如此。

## (#註五十) 要定幽都。勿多眷戀蒼璧。

呂真人曰。何謂要定幽都。幽都有。即指人之陰海而言。人之陰海。或水漏而乾枯。或火盛而內耗。必待安定之。謂之定幽都。安定之法。原不外則適足以動其肝。肝動則感外之情慾。而肝中之狂火起。勢必又逼迫乎陰海。或肝火逼腎火溢。或肝火拘引腎火作動。火動而陰海遂不安其貞靜之體。此助肝往往不能安定乎陰海也。若陰海寒冷者則不可以此論。此就陰海之有狂火者言。因肝動。則心火易熾。心火熾陰海斷無安定之理故也。所以用法不宜動肝。謂之蒼璧者。即指肝而言蒼乃木之色。故以取義。璧字勿泥。眷戀即培字之義。蒼璧之不可眷戀。即所謂肝木之不可兼培也。同是滋益陰海有宜兼培肝者。有不宜兼培肝者。觀此便可恍然於其故矣。

## (#註五十二) 林鬼為臣。功多則害主。

呂真人曰。何謂林鬼為臣。林鬼者。木德之精也為臣者。佐效之義。蓋木德之品。用以佐效最宜酌賓主之重輕。假如欲安鎮乎心經。必畧兼木德不可使賓強於主。此何以故。即如安鎮乎心必兼畧培其木。則培木是賓。倘培木太過。則木盛易生風與火。又足以致其心之不寧。又如心夾有火。欲撲心之火。因心火多伏根於木。故兼疎木之物。則疎木是賓。倘疎木太過。則木殘血損。亦足使心震而不安。此皆賓強於主。用法太過。故謂之功多。曰害主即安鎮乎心。反致其法之不效。撲心火而欲其安靜。反致安靜之法不能行之謂也。用藥之法。用之為臣者。欲其分任治理乎他官之事也。殊不知用之太過。則他必鹵莽敗事。反致主德之喪敗。謂之害主。不亦宜乎。所以賓主分明不亂。強弱各當。庶不致相悖害也。欲業醫術者。可弗細為辨別與。

## (#註五十二) 木公作帥。權重亦殃民。

呂真人曰。何謂木公作帥。木公者指藥品中稟木全德之物而言也。作帥者。使之為主帥也。人因木德衰殘。致血不生育。用法不得不使稟木全德者以為帥。此一定不易之法。然往往有大培其肝木。以長平血。久久而血之生。究無所統攝。又或大培其木。而血究不能生者。此何以故。蓋人之木德雖主血。而孤露之木。不足以生血。木必著土。土與木相宜。然後血始生。倘見木殘血不生。遂用木德之品補助之。亦何嘗不是。但用木德之品為帥。其



(#註五十四) **金為兌位之神。奉養當稽品物。疎達貴葉權謀。**  
呂真人曰。何謂金為兌位之神。在易兌屬金。位居西方。神者白帝之神。即金神也。在人則肺屬金。主乎氣之出納而成治。或虧則提振之。或壅則疏達之。固不可以不奉養。但奉養之法。奧妙丁層。欲探養氣妙法。首在究明先天大道。從虛無中呼吸。有呼吸自有運轉。天地所以能長存其氣。運轉於兩間者。以虛無之呼吸運轉。不暴其氣。故其氣得常盈而不敗。人苟能體天地之呼吸以為呼吸。合天地之運轉以為運轉。無有而自無不有。不暴而自不虧。則人身亦居然一天地之消息。何待假有形之品物以治氣。柰此理既非易

中。亦何悖之有。所以然者。皆由用法之妙。其中盈虛消息平時既達其理。臨事又復計其節度。故曰常計盈虛。盈虛既詳為權算。法亦安得有悖。合而言之。妙法之運用。非盡有成格之可執。其中參伍錯綜調停斟酌惟憑一心之靈以運之。斯隨所措施乃得各當。然妙法之運不過第言某病用某法耳。至於百味中之機宜實繁而莫可紀極。尤在臨症用藥時。有一分之症。方下一分之藥。有此味多一分。則與他味相礙者。少一分則又與別味不能配助者。剛柔順逆理實更僕難數。無不從其內之盈虛消息。與外症之錯出分途。審酌自可得其機宜焉。此非一蹴可幾實由淺而入深自粗以進於精。竟委窮源用藥之微妙。自覺熟悉。又何至鹵莽用法。非所投而投耶。人自不肯耐苦以參究耳。

(#註五十三) **調之使和。無乖走守。巧而不悖。常計盈虛。運妙法於一心。措施自然各當。審機宜於百味。熟悉乃無妄投。**  
呂真人曰。何謂調之使和。承上文凡木德之作用而言也。過剛者恐不能勝任。太速者恐易為所摧折。故按其所用之藥品。加以調停使剛者不至過剛。速者不至過速。務協乎中和。非謂不可剛不可速也。應剛則剛。應速則速。得其當亦不失為中和。故曰調之使和。既能得乎調和之宜。則守而不失之懦。走而不失之躁。即走守並行。亦依然當其可。走守二字。即驅補二字之意也。惟其走守得當。故謂之無乖走守。既能調以和。而走守無乖。則任他病端百出。法自由我用。而不為法所累愈用而法愈精熟。可不謂巧乎。巧而有法必

權不可太重耳。若一味大培其木。使他獨斷獨行。而不顧其土之配合與否。一遇土稍衰薄不能與木相配。則無論血之不生。即生亦不能統馭。必至旁流散溢。九竅必有一路為他走漏。所以培木必細量乎土以培之。不可徒委權於木德之物。苟木德之物權太重。土不和合。非致血之不育。即使血旁流欲生血而反害乎血。猶之大帥欲救民而反害民也。故謂之權重亦殃民。民者即借以喻乎血。秘經云。木非土不成林。即此義也。此一節言培木之法。必細量乎土而培之。求和合以生生補上文樹上無花培樹根必須甘泉一節之所未備。因木雖賴水以滋生。尤藉土以安固故也。學者靜究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曉。人又以為荒誕而不肯虛心窮究。理不明故法不立。至日用間語言動作。萬態千端皆是耗其金德之真氣。真氣耗盡則死。所以必假有形有質之品以養之。雖屬可暫而不可久。但不得無上妙法。則以藥物養其氣亦足以濟一時之困。故奉養之品物。遂不得不為之稽考焉。奉養既有品物。其中作用亦各不同。其大培乎氣者。可無庸贅論矣。更有疎氣使之不壅達氣使之妙。其運行者最宜善為用。合用則以損為益。不合用則不見益。祇見損即使合用而過用。亦變益而為損。其中用法。自當按乎症之節度以定分寸。又須通鑑達權。方覺活而不板。故曰疎達貴葉權謀。權謀者即活而不板之謂也。此一節渾言金之宰乎氣。不可不有以調養之以起下文之意也。

(#註五十五) 本真明潔。粘濁焉可上浮。物氣飛揚。猱雜亦難遐舉。

呂真人曰。何謂本真明潔。本真者。蓋指人肺金之本體而言。人之肺金。其本體至明至潔。一物不可染。一染於物。則少頃不能忍試看人之食物。或偶誤入於肺。則作咳咳之聲。又如痰涎壅於肺。則為之哮喘。蓋肺主乎氣。一染於物。則氣阻隔而不能疎達。觀此便見肺之本真為至明至潔也。論其本體則如此。然究乎肺氣之質。原來是輕清上浮。決不可下墜。一有時陷於下。則病見矣。氣既不可下陷。則陷者必欲使之上浮。而後安。所以法必用升提之品。此不易之理也。然其中自有喜忌。肺氣既喜上浮之品。以調之使不陷。上浮之品盡屬輕清最忌。難以粘濁之物。蓋粘濁多主下流。若升提之品雜乎此。必連上浮者。亦減其力。在肺氣稍損者猶無大礙。若肺氣至於下陷者。其升提之功要速。倘雜以粘。濁則本上浮者亦不能效。故曰粘濁焉可上浮。即輕則易騰。重則難拔之義也。何謂物氣飛揚。物氣者。即指提振之物氣也。蓋提振之品。其氣之本來原係飛揚於上。用以提振乎肺金之氣。自當順其飛揚之本性。全其飛揚之妙用。如上所謂粘濁固不可相湊。然更有忌者。如飛揚直上之品。苟或雜以走竄橫行之品物。則氣方欲上騰。又被他物牽之橫行散溢。此便是猱雜。一至猱雜。連直上者亦橫溢。安能成其升騰遐舉之功。此即用法不細。反為細所累。所以人往往認症既不差。用法亦合。往往一投不見其效。再投亦無其功。卒至屢投不驗。遂因疑惑甚。則突然思變。竟悞入於迷途。而為患不淺者。大率類此。未可咎其法之不明也。特法合而微有差訛。故相為阻礙耳。學者可勿細意乎。

(#註五十六) 開鐘內之聲。當叩兩端而竭。

呂真人曰。何謂開鐘內之聲。鐘者即金鐘。指人之肺金而言。金鐘惟空而後有聲。亦惟完固而後聲始亮。金若實則不能鳴。金破亦不能鳴。症候篇中言之詳矣。開者不鳴。使之鳴。不亮。使之亮也。究之實而不鳴者。雖金內有火痰窒塞。而其根伏多由於中宮之土有積熱。破而不鳴者。雖係金之破損。其起始



亦由於肝木之動搖夾有惡鬱。日久血與氣並虧。遂至金之破敗而不能鳴。所以欲開鐘內之聲。用法不可徒向金內求。此何以故。蓋實而不鳴者。若徒用疎金之法。則今日疎之。而明日又復壅塞不從中宮並疎去其積熱。則鐘內之聲。旋鳴而亦旋遏也。又如破而不鳴者。若徒滋潤培養其金。倘不並疎去其肝木之惡積。則金之破損。旋補而亦旋耗。因木多動搖。金氣終無完固之理。此皆徒憑一端。用法所以難效。善用法者。必因其一端。並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同加醫治之法。謂之叩兩端而竭兩端者。即上所云伏根起始之端。並金內合為兩端也。叩有尋究之義。竭者極致其原由而詳盡乎法也。果能竭其兩端。則既治本宮並治其來路。即正本清源之意也。學者可泥於一偶乎。

(#註五十七) 繢蓋中之氣。先尋一本至親。

呂真人曰。何謂續蓋。中之氣。蓋人之肺。其象又如蓋一樣。故蓋即指人之肺而言。續者有接續之義。人之氣當衰敗時。非用法接續。則衰者日益衰。衰敗極則必斷絕而斃。然續之之法。論其常則培養其肺或提振之。使衰者反於盛旺。不接者使之歸於無止息。此法亦顯而易明。盡人皆知。然但用培養乎肺。提振其氣。往往衰者依然衰。甚而欲絕者不能續。此非續氣之法不可行也。特用之無其本故不效耳。蓋氣之衰敗。其根源或由於中宮之孱弱不振。或由於陰海之虧歉。用法當察其所自始而制治之。由於中宮之孱弱者。

倘不扶立其中土。則生生之本已失。氣從何而振。故理其氣必兼理其土。使土旺而氣自升騰。他如因陰海之不足。致氣之衰敗者。若一味提振其氣。而不兼益其陰海之水。氣又從何而盛。故用法提振乎氣又須並益乎水。所以水土二宮為氣之本。治氣必先顧定此二宮。然後氣乃可治。故曰尋一本至親。一本即指水土二宮也。以此為生氣之源頭。謂之至親。此段法與理肺金使生水。及提氣以健土。兩法乃倒用互為賓主之妙義。觀此便知五氣有交相濟美之功。即河洛順逆之真諦也。

(#註五十八) 破中垣易傷白衣女子。宜用顧瞻。

呂真人曰。何謂破垣中。蓋中垣者。即指人之中宮而言。中垣宜固。何以獨云破。因人之中宮或有鬱積久而凝結。或火盛極蘊結。使下之水不能上升。又或一時食物無節。致塞於中宮。塞甚而氣不能運行。又不能久待其化。凡此皆當用破法。破者攻破使之即時從下流而去。故謂之破中垣。何謂易傷白衣女子。白衣西方之色屬金。白衣女子。即金德之精。此借以喻人之肺金。肺主乎氣傷者。即指損氣而言也。中宮有凝聚不散。既用攻破使從下流一法。頃刻推倒。速若雷霆下流若江河之決。則氣易隨水下流而傷陷。在氣盛者可以無虞。固堪置之不計。若氣短者。一犯中宮凝聚。非推倒不為功。則氣之傷損實屬可懼。此等法。一遇施之不去。豈不束手待斃。法之變換運轉在

# 醫道還元

上卷



善學者參悟之耳。

(#註五十九) 逐外寇最驚白羽雁羣。當求安定。

呂真人曰。何謂逐外寇者。逐外寇者指人之冒感風邪而言。人因腠理不密。遇四時不正之氣。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或天時陽亢日久。或陰氣凝蔽重積皆屬不正之氣。皆能感觸乎人。邪氣從毛竅直入。遂蘊於中。使人週身不安。既有外寇入於內。則不得不用法驅逐之。謂之逐外寇。此法亦淺而易見。人人同曉。但藥品中凡屬可驅逐邪氣之物。性多近烈。功用多係耗散。最易耗乎氣之真元。故曰最驚白羽雁羣。白西方之色上文已言之。即指肺氣而言也。白羽雁羣。以氣相感召之物。故借以喻人之氣驚者動而耗損之謂也。逐邪之物多損氣。在氣盛者固可置之勿論。有一種氣虧極。而適遇四時不正之氣冒感直入。不逐則刻不能安。一逐而氣虧極不能勝其任。勢必至外賊未退。內賊已起又將何以處之。善用法者。一面逐邪。兼以扶立氣之真元。使他不至耗散。斯外邪可去。而內賊不起真氣依然凝聚。又或驅逐邪氣後。再加調理其氣自然平復。此論陽氣。而陰氣自可依類以推。惟其逐邪之法多損真氣。故必求其安定也。安定者。使氣不至破敗。即驚字之對面。凡氣虧而冒襲邪氣擾亂於中者。皆視為此式。但其中斟酌變通。自在人領悟。又在臨時審量耳。

(#註六十) 歪倒可扶。察歧途而措手。滲消永固。兼舉火以呈能。

呂真人曰。何謂歪倒可扶。歪倒者。即人之東歪西倒坐不住。立不安也。人何以歪倒。氣虧損極故也。凡人氣虧極。則必至眩暈。坐立豈不東歪西倒。法當有以扶之。扶者扶立真氣。去其眩暈。則坐立自安固而不搖。用法自當大用提振。此一定不易之理也。然往往有用提振而效卒不著者。此何以故。蓋氣之虧必有相因而至。或因腎虧而氣始虧或由中土破敗而氣不振。此皆氣虧歪倒之歧途也。故用提振之法。必須細察其歧途。看其歧途雜出於腎宮。則兼顧於腎錯出於中宮。則並理乎土。謂之察歧途而措手。歧途既塞。正途自順。若一味泥乎提振之常法。非不畧驗。但終難收其功耳。何謂滲消永固。滲消者。指人之水下流不能收攝而言。始則由滲漏而消乏。繼則由消乏而益滲漏。此種病根。本來係氣之不能振攝。則振其氣。自是常法。然有振其氣而一時暫為收攝。終不能堅固。損久又復滲消者。皆用法之未盡其詳故也。法有可以永固者。蓋水之滲消。雖係氣之不攝。然用提振而不能固。必其兩腎中間一穴之真火已失。遂至不能收攝。故必兼乎舉火一法。乃可呈其功能。舉火者。即用藥益其下部之真火。使水不至寒冷而漏。亦何患滲消之不能永固耶。舉水道而穀道自可類推。所以見病則醫。不究根由者。有效有不效即此故也。



(#註六十一) 益之使強還使運。導之以活更以和。

呂真人曰。何謂益之使強。益者既損而用法增益也。益之之法。上文言之詳矣。蓋人之氣一破耗而流於弱。則百端交集。週身血脉不能運動變化。生機何以能暢。故必於其弱者補益之。務使化弱而為強。然強中亦間或有雜出之弊端。蓋氣之強。雖可使人神采發越光輝。豈不甚美。但氣苟或有積滯而壅塞。則不能如兩間之氣。晝夜周流運轉疎通暢達勢必因壅塞而生出外症瘡疥一類。蓋氣不流通則血亦凝聚。或聚於上。則上發。或聚於下。則下發。聚在何處。即發於何處。積而至於潰。則氣血又復為他所敗。所以氣之強而不運。亦足為累於百體。故既益之使強。還欲使之周流運動。無時阻滯乃得百體常安也。然又有一種週身絡道有阻。論其氣未常不運。但運轉有許多艱澀。則氣仍不能活潑用法。又須以開導為功。導者即導其絡使無窒礙。絡既無礙。氣之運動自活。不至積久又復壅滯而不行也。然既導之活矣。尤恐內之陰陽偏勝。則氣之運行仍不和。或陽亢陰衰。氣固不和。即陰長陽消。氣亦不和。久久弊端。又覺百出。所以既用導之使氣活動之法。更當調其陰陽使之無偏勝。陰陽既無偏勝。則氣自和暢乃可為調氣之極功也。此一節統承上文而言。調養真氣之全體大用。實法制之大要焉。

(#註六十二) 隨水下流。必仿春雷出地之勢。

呂真人曰。何謂隨水下流隨者氣之相隨也。氣本上行。何以隨下流而去。蓋人或中宮土敗。不能安鎮。或腎中一穴真火失陷不能固守。致水穀亂道下流。遂如川壅之決。一潰難收。日夕不已。連上部氣亦牽之使下。故曰隨水下流。此種原氣未必其虧損。一至隨下流而去。則不虧亦虧。氣既至於下陷。則連穀水亦斷無收攝能固之理。若欲固其穀水二道。徒用斂閉之法。不過取效於一時。異時亦依然潰。故必大用升騰之法。一升而下流自塞。蓋氣因下流不止而陷。一升其氣。則水又從氣而止之不流。此倒行法也。曰仿春雷出地者。即指升騰之法而言。試觀春雷初發。從地下一聲。直上於九天。勢何其烈耶。用藥升騰之法。其妙頗似之。惟用法若春雷之出地。故曰仿此一節是欲收下部之功。從上部著手。未可與上文混看也。須細辨之。

(#註六十三) 因風上壅。當悟殘花墜檻之機。

呂真人曰。何謂因風上壅。風者指冒感邪氣而言。蓋人因腠理不固。偶遇不正之氣。遂冒襲而入。既有邪氣入於內。遂往往使人氣壅。或哮喘聲如割木。不能安眠。故曰因風上壅。壅者氣壅也。此種情狀。有許多呼吸不平順處論。常法冒襲邪氣。自當純用驅逐升散之物。使邪氣從腠理入者。亦從腠理而出。然氣既因風而壅。常有純用驅逐升散。而氣愈壅不能忍者。此何以故。



蓋驅邪氣之物。無不升騰氣既壅故逐邪之物。實助他使之益壅也。非其逐邪之不是實用法之未盡善耳。然則法當何如惟視其氣之壅者。於逐邪之中。加以下降之物使其氣降於下。不至騰上。謂之殘花墜檻者。即降字之義試觀殘花之墜檻。重重疊疊。自高而下。徐徐不驟。用法降氣者。亦如殘花之徐徐而下。疾暴則又恐氣虧者或至於陷。蓋氣因風壅。去風易助其氣之壅。不得不用法以降之。純用逐邪而不降其氣。終亦未嘗不可愈但目前易致氣之益壅。故必兼一降法。使得安眠斯為上法也。若氣不壅者自當別論。法在因時制宜。學者靜玩之。

(#註六十四) 補破之手宜輕。抉實之功貴力。

呂真人曰。何謂補破之手。補破者即補養肺金之破也。蓋人之肺金破損。多由七情六慾。上則搖動肝木。下則損耗陰海。致無根之狂火。逼入肺金。自須善用其法。倘徒知金破之宜補。遂用重手。反至鹵莽害事。所以然者。肺金乃輕清明潔之體。若重手補之。反至金內之狂火作動。因此火不能用撲法。重手補之。又恐其動故也。所以宜輕輕著手。日久自然破者復完。若重手欲速。則補之適以敗之耳。不可不細為辨別。何謂抉實之功貴力。抉實者疎抉肺金之積實也。金實亦不鳴鳴亦不亮。然既過實則不得不疎抉之。蓋肺金完

固。受實火逼入其中。或生痰。或咳血。惟其實。故大用抉之之法。若輕手抉之。則力不能勝其實。勢必今日抉之。明日復塞。久久金亦被他擾害。亦可轉而為破。蓋金雖實。既為所擾害不清。則不能滋生乎水。水潤金遂燥故也。人祇知虛自虛而實自實。全不知虛實亦循環相用。用法不過因其現時之虛實。自當酌一善策而治之。此一節亦承上文統言金之虛實與用法之大要也。

(#註八十五) 濁流泛濫。調庚辛之將以排疏。

呂真人曰。何謂濁流泛濫。濁流者指人內臟之水而言。人因絡道不流通。下部水之去路。亦多阻塞。故內臟之水。停留久而成濕。氣遍溢於週身。故謂之濁流泛濫。所以然者皆由氣之不能運動所致。蓋氣不運動。絡道亦為之不通。好比路之荒廢不行。而茅草為之蔽塞也。絡道與下之水道。既不通流。則水塞而成濕。用法按常則水之泛濫。惟在利導乎水。然往往利導之。旋消而亦旋壅。流泛濫者皆由氣之不治故耳。氣不治。則水路亦不通疏。一味利導乎水。終難收其效。善法惟在調理其氣。氣滯者疏之使暢。氣衰者扶之使立。氣行則水自行。便不至停留而泛濫。然後兼以利導。自無虞功之不著。惟其氣之宜調。故曰調庚辛之將以排疏。庚辛者西方之金。在人則金主乎氣。氣乃金之將帥。故借庚辛以為喻。調者調理也。排疏者導水之義。即氣行水治之調。此一節專為氣不治而水泛者。發明其用法之要。與陰虧水不歸根者不同。用法則均宜。

# 醫道還元

上卷



溯源以治也。

(#註六十六) 赤澤蔽凝。合坤申之才而鼓鑄。

呂真人曰。何謂赤澤蔽凝。赤澤者。指人之血而言。蔽者血不流通凝者血之停積。血何以蔽凝。蓋人之血每隨氣而運動。則血亦不能周流布散於身體。日積月累。歲久或生血積。或流注於體膚而成瘤。及瘡疽等類。故赤澤之凝必須用法治之。免至日久作惡。論常理氣行則血活。欲治血之凝者。首在調理其氣使之活潑流通。以帶血運轉。然必曰合坤申之才而鼓鑄者。何也。坤屬土。在人則為中宮。申屬金。在人則為肺氣。蓋人之血凝雖由氣之不活。實先由中土之氣不能運化。故欲治血之凝。必合土而並治之。土淹滯則用法疏達之。土衰殘則以法培養之。並加以疏達培養其氣使金土相生。氣自周流不息。血從可而凝。鼓鑄者即鼓盪陶鑄乎血。使之活潑也。所以用法有一根源未透。猶覺功效之難著。學者不可不細心體認也。

(#註六十七) 明大法。別輕重。同工異曲。究原因。排隊陣。彼拒此迎。

呂真人曰。何謂明大法。大法者。即上文所言之大法。舉用法之或常或變。參伍錯綜無不熟悉於一心謂之明。大法。何謂別重輕。蓋同是一法。有宜重用者。有當輕用者。有獨用一法。而輕重不等。有一法兼兩法。而輕重亦貴用者。有當輕用者。有獨用一法。而輕重不等。有一法兼兩法。而輕重亦貴

按乎時。不可不有以辨別之。辨別既明。斯輕重得當。法自有條而不紊。謂之別輕重。大法既明。輕重既別。則法愈用而巧愈生自有同工異曲之妙。何謂同工異曲。工者樂工。曲者曲調也。古之巧者。同為此樂工。而其曲調之巧妙移人自與人異。謂之同工異曲醫道之巧用法。何以異是。何謂究原因。原因者即症候之源流也。一病有一病之原因。究者究其起於何宮。又或因何而致蓋人之疾有自外至者有自內生者不論外至內生皆有其起始若見症則治症並不求其所以然則滯於一隅見效者罕矣。所以原因必當究而明之。何謂排隊陣。蓋指用藥而言也。凡用一法有主帥。有佐效有卒徒。以何者守何關。何者攻何路好似軍戰隊伍陣勢。故曰排隊陣。排者安排佈置斟酌停妥之義。既能安排停當則用法亦居然一軍陣。故藥之達於內或攻或引或守或和。舉凡法之所立。皆合乎迎拒之度。迎拒者坐作進退軍中也。藥之達於內亦如之。故曰彼此迎拒既當亦安有疾之能久纏哉此一節亦統承上文用法。而渾言其大要也。

(#註六十八) 偏師制勝。可暫不可常。碩果僅存。能收亦能發。

呂真人曰。何謂偏師制勝。偏師者者不用全軍之法獨以一偏之法取一時之捷效。調之偏師制勝。蓋用藥之法。有當危急時。不能用全軍之法者。則以偏師取其捷效。偏師之法。祇於其病之所在。則用藥直達不暇顧其起始根

源因時勢危急不能久待。故暫以取其捷效。然後有可再圖不得已而為之耳。亦或有無根之病。祇用偏師。不用計其原由。遂可取效與危迫之際。不得已用偏師者。自不相同人之疾病。罕有無根而發者。用偏師不過暫取勝於目前。以待再圖後效。若習以為常。則病之根源未去。異時旋發。再用偏師則不效矣。不特不效。且欲保守而不可得。故曰可暫不可常。所謂碩果僅存。碩果者渾全之果。內含生發之英華。其妙用實收斂於內用藥之法。賓主分明。佐使停當者。亦自具一生發內含之概。與碩果無異。故曰碩果僅存。此周旋之法。按剛柔。別進退。妙用內含與偏師之法。自覺大異。故雖僅存。憑此以調治。遂覺操縱自如。言其收則妙用全包。實收斂於一法之內。言其發則頭頭是道。路路皆通。如碩果之發生。妙用燦著。故曰能收亦能發。合而言之。有先用偏師者。後亦須用周旋之法。又有法用周全。當未收功之際。突然雜出一症。變起非常者。亦不得不用偏師以勝之。總之歸於周全而後止。通變在人。不可執滯也。

(一卦六十九) 理之使暢。自見大地陽光。耗而難充。安期半身貞固。法在箇中。無所隱也。義原至廣。於此求之。

暢既不暢。則必有待於調理。理之之法。上已一詳言矣。既能理之使暢。則人之氣自與天地之氣相合。日周流而不息生生發育皆賴此以成其功。無處非氣化之鼓鑄。即無處非陽光之遍流。故曰大地陽光大地者蓋指人之內五臟。及外之百體而言。何謂耗而難充耗者虧損之謂也。人之真氣一至虧損。不能使之暢達於週身。則氣不行。血亦不行。氣不和。血亦不和其弊。或缺冷或麻木。變態亦多端。不能畢述總之氣耗損而不充。週身皆受受害。欲求半身貞固豈可得乎。然調理乎氣之法。上文實已詳為言之。無法不寓於言下。故曰法在箇中。然法雖寓於言中。猶貴詳參默會。方得達其妙用之全所以然者義雖亥而文實簡恐不知者初心看過以為簡畧遂謂吾有所隱秘以吾自思。實無所隱。特患人不肯細為參求耳。文雖無多。而於調理真氣之義諦推之。自廣而莫可量倘欲盡乎此中妙緒正無庸矜奇立異。糊思亂想也。但於吾言一一體會參詳至於融通亦何患術之不精。曰於此求之。實非詬人也學者量之。

(#註七十) 土鎮乎中。實宰制乎六合。土性至厚。每統括乎三元。  
呂真人曰。何謂土鎮乎中。在河洛丘五十之土。居中立極人之土亦居中立極。鎮者有安鎮之義。五行無土不生。故水火木金四者。皆分鎮於各方。要自中土生出。人之內五行。水火木金分佈為各宮。惟土為中宮。各宮之氣。亦自中宮生出。故各宮之生死。惟中宮之土司其權。謂之宰制六合。六合



者。指各宮而言也。宰制即操縱權衡之義也。所以然者。因五行中惟土之性最厚重。天地間萬物皆生於土。而返於土。無土則萬物無所寄託。人之土亦厚重不遷。受百脈之所寄。土為百脈所寄故人之生死。皆視乎土之成敗。緣土氣為生生之本。舉凡人之元精元氣元神。皆為中土統括其根。故曰統括三元。所以大道之歸。三元會於中宮。水火木金皆攢簇妙合而凝於中土。自然有續命之湯。但此理微奧。世人罕達。然雖不能達乎微奧。苟能善調養其有形有質之土。亦足以延其壽算。除卻患病。土之所係。豈淺鮮哉。此就人內臟土之本質而言。至於藥品中稟土德者。其性亦如土之厚。土或衰殘。自速培養之。培土而精氣與神。自然充足。亦是統括三元之意。人苟從有形有質之土。窮究分明知其妙緒。一得指受。便知無形質之土。微奧靡窮。參求運用。則又不待有形之藥品而調治矣。學者忌躊躇等當從淺近參之。

(#註七十二) 水湧則流。當思孰為止蓄。

呂真人曰。何謂水湧則流。水湧者乃人內臟之水不能運化。至橫行泛溢。連中土亦為之浸灌淘洗而崩壞。故謂之水湧則流。蓋人內之中土。本可運化水濕。然或因土氣衰弱不能運化。則水濕橫行泛溢。水泛則土亦受浸灌而崩流。論常法。水濕泛濫。則用開鑿下流。利導乎水。使之消除殊不知但泥常法。而水濕之泛濫由土之不能運化致水濫行。始淘土而崩流一味利導反足以致上

之敗盡而無救。因土已衰弱。不培養其土。水濕斷難運化。此種實非利導所能為功。利導不特無功。且覺有害。法惟培鎮中土。使土氣盛旺。居中運化而水濕自然消除。與中宮鬱熱下流不順者。大不相同。蓋土為止水之物。土旺則木濕不生。故曰。當思孰為止蓄。即言培鎮乎土。使土氣旺而運化水濕便是止水之義也。此一節上句即秘經所謂引賊入境不蒙其恩。反受其害之義。下句即反本之義。學者不可不細心體認也。

(#註七十二) 木強則瘦。宜問誰作膏腴。

呂真人曰。何謂木強則瘦。木者指人之肝木而言。強者假盛之謂。木假盛至於剋制乎土。使土衰弱謂之瘦土。土本培植生長乎木之物。此由土之精英有失。不能長養乎木之本真。致真木凋零。久久而木中夾有鬱積。遂成為假木之盛。假木盛愈復剋制乎土。論常法木剋土。必用伐木之功。故土不受制。然後伐其木。則木敗而土亦敗。法所以不能執一也。善用法者。惟輕輕用清除。肝木假盛之鬱積。大用培養其土。使之沃。因真木已衰。若重伐之。則木之真盡落為患亦不淺。故生土肥以養木之本真。一邊逐漸屏除其鬱積。自然土不受制。得以永保其沃。惟其土之宜沃。故曰。宜問誰作膏腴。膏者澤之使潤腴者養之。使厚問誰作者。即求藥品以沃乎土也。此一節實守重於攻故。與先攻後用完蠶之法有別。最宜明辨。不可蒙混以施行也。



(#註七十三) 畫長夜短。入地室自須問夜如何。月朗日陰。守黃宮正宜待日之出。

呂真人曰。何謂畫長夜短。畫者陽也。夜者陰也。畫長即陽亢之調。夜短即陰衰之調。陽亢則陰愈衰。此一定不易之理。人之內臟亦然。陰一衰則陽必亢。陽亢而陰彌衰。至於陰衰。中宮之土遂焦燥致飲食日減。甚則飲食不能進。此因陰衰而累及中宮之土。論常法土燥則寒涼乎土。此種因陰衰而土燥。則寒土之法。實不可行。寒土適以敗土耳。法惟大振乎陰。使水旺足以滋潤。而土自然不燥。土不燥則飲食日進。故曰入地室。自須問夜如何。地室者指人中宮土穴而言。入者用法入於中宮也。問夜如何者。即顧其陰而用法之謂。蓋土病欲用理土之法。究之土病由陽亢陰衰。則舍土而治水。亦不用理其陽之亢。蓋節外生枝也。何謂月朗日陰。月陰也。主水。日陽也。主火。朗者生光也。陰者晦暗也。此陰長陽消之義。人有陰海無缺。而陽氣衰敗者。亦無異於月朗日陰。此種陰盛陽衰。水潤土而土愈冷。因無火而中宮已屬寒沴。水又是冷水。故中土亦為之衰敗而不生化。土不生化。飲食亦依然不進。以常法論之。土衰敗。則大培其土。殊不知此種土敗。實由真陽已失所致。故但培其土。法亦未嘗差謬。究不能收其理土之功。法惟大益其真火。一節詳言陰陽互為消長。而中宮受累。用法之不同如此。

(#註七十四) 覆竇忌堆堆。微微疏剔。鑿垣防塌陷。緩緩推移。

呂真人曰。何謂覆竇忌堆堆。覆竇者培土也。人當中宮之土。破耗衰弱。肢體羸瘦。不得不大用培土之法。然大培其土。又遇中宮破敗之時。不能重載大培之。必推塞難以任受。謂之忌堆堆。然忌之而又不能舍此大培之法。若不變用周密之法。勢必束手聽其病之日益。故必於培土之物畧兼以去積之品。使培土不至釀成鬱積。故謂之微微疏剔。即指兼用去積一法而言。曰微微者輕用之謂也。疏剔若太重。則培之無益。反恐傷乎土也。何謂鑿垣防塌陷。垣者中宮之垣。即中土也。鑿者破土之義。中宮之土何以可鑿。因其內有遠年之鬱積。不得不用破土之法以除之。然在中宮強旺者。則直破而不須顧忌。有一種中宮土氣衰弱。而夾遠年之鬱積。倘用急破之法。欲其速效。則積未去而土垣先崩。反至立危。故曰防塌陷。此種用法。惟有一緩法可以施。法於破土之物輕以著手。視其土若欲傾頽。則又輕輕扶持之。久久而鬱積自去。土亦不至



(#註七十五) 莫道相剋不相生。使之貪生忘剋。縱云能生不能剋。亦慮被崩敗。故謂之緩緩推移。緩者即輕用破法。寬緩以俟其積之消除也。若用法鹵莽。必至土崩瓦解之憂。所以物有宜用而不能效。反至釀禍者。大率類此。學者最宜細辨也。

**剋難生。**  
來去無情。轉令情投意合。迎拒亂道。急求道泰居安。

呂真人曰此一節就中宮之出納而言。何謂來去無情來者動之進來也去者物之化去也。人之中宮不樂。則物之進來。有許多艱難氣象。欲進欲不進。百物皆若與中宮不相宜一般。謂之來無情又就其去言之。中宮頹弱真氣不能鼓鑄。則所載之物難以變化或洩瀉傾蕩。將原物從穀道而出。即症候篇中如此來去也調之去無情。來去既無情則生機漸息。法惟急用調理中宮。或祇在本宮施其法或雜出他宮用其方。務要來者來不滯其機去者去不悖乎節。無情化歸有情調之情投意合。何謂迎拒亂道迎者迎來拒者送往。亦即上來去二字之義亂道者。倒行逆施也。人當每飲食之際往往入而即吐。謂之逆亂道或火或痰或肝逆或腎氣虧而不能安中宮又或真陽失而寒沴凝蔽。合水火木金各宮受病。皆胎禍於中土。其根由多端。不能盡述。又如水道與穀道。本不相紊亂。水自水而穀自穀。然往往有水行於穀道者。謂之拒亂道。其中或鬱蔽。或火蔽。或氣蔽。或濕蔽。凝聚於小腸又復夾入於膀胱致水不流通橫行錯流。故入穀道種種端弊。皆不得徒兒症而施治。法必須詳究。其百出之端緒

呂真人曰。何謂相剋不相生。相剋者。如木實剋乎中土。本來無生土之能。然有一種火衰而土敗者。又非調理乎木。使木秀火興。無以煅煉乎土。所以木雖剋土。而非生土。亦不可執泥。以謂相剋不相生。此等火衰致土敗。實不怕培養肝木。蓋木能長火。以煅煉中土。自有貪生忘剋之妙。貪生者木去生火之謂。忘剋者木既去生火以佐土自不能剋乎土也。使之者何。即用法長養木秀。令木長起土之生機。此種用法。與別樣土敗不同。最宜細辨。若執木剋土之說以論之。則左矣。何謂能生不能剋。如火本生土。原非剋土之物。是火之本性也。然徒謂火生土。一遇水泛之時。則火亦生之不來。即用法亦然。欲長火以燉土。自不得重用益。水之物倘益水太重反制火不揚。土亦安能受火之生。故曰被剋難生。被剋者火受水制難生者。受制無力不能生土也。更有一說。火乃生土之物。未可恃為能生不能剋。蓋火若益之太過。則火炎上太燥。生土者反剋土矣。亦謂之被剋難生。此等被剋是火太甚而土已熑

(#註七十六) **來去無情。轉令情投意合。迎拒亂道。急求道泰居安。**  
呂真人曰此一節就中宮之出納而言。何謂來去無情來者動之進來也去者物之化去也。人之中宮不樂。則物之進來。有許多艱難氣象。欲進欲不進。百物皆若與中宮不相宜一般。謂之來無情又就其去言之。中宮頹弱真氣不能鼓鑄。則所載之物難以變化或洩瀉傾蕩。將原物從穀道而出。即症候篇中如此來去也調之去無情。來去既無情則生機漸息。法惟急用調理中宮。或祇在本宮施其法或雜出他宮用其方。務要來者來不滯其機去者去不悖乎節。無情化歸有情調之情投意合。何謂迎拒亂道迎者迎來拒者送往。亦即上來去二字之義亂道者。倒行逆施也。人當每飲食之際往往入而即吐。謂之逆亂道或火或痰或肝逆或腎氣虧而不能安中宮又或真陽失而寒沴凝蔽。合水火木金各宮受病。皆胎禍於中土。其根由多端。不能盡述。又如水道與穀道。本不相紊亂。水自水而穀自穀。然往往有水行於穀道者。謂之拒亂道。其中或鬱蔽。或火蔽。或氣蔽。或濕蔽。凝聚於小腸又復夾入於膀胱致水不流通橫行錯流。故入穀道種種端弊。皆不得徒兒症而施治。法必須詳究。其百出之端緒

# 醫道還元

上卷



要由方覺有準。然又不可等為小可而從寬故曰急求道泰居安。道者法也。泰者順也。法順則中宮自安。而逆亂自息合上下道以別中宮使這之安順亦治土一大要也。

(#註七十七) 午馬方臨。勿向震宮請客。

呂真人曰。何謂午馬方臨。午馬者離位之火。亦即天馬之位。在人身中。則指真火而言也。方臨者即離火方興之義。蓋人之真火不衰不滅。自足煖乎中宮之土火不衰則土自旺。生化無窮。縱或肝中之真木稍有不足。於理雖宜培養。然中宮之土既盛旺生化既不息自然周流運轉。久久木亦終歸於榮美秀發。若因一時真木稍弱遂加以培鎮肝木之品則木動而火熾火熾而土反被火燒而燥。土燥而肝木亦易生假火。不至烈火燒天而不止。所以人之真火無失。既能緩育中宮。真木畧帶微弱自當置之勿論。故曰勿向震宮請客。震屬木震宮即指肝木而言請客有驚動之意。故以為喻男婦皆一例。勿謂婦人以肝主血為孕育之本。遂於真木稍微而妄行動肝也。真火無失。中土不衰。祇恐水不配對耳。學者可弗辨歟。

(#註七十八) 西雞不唱。安得艮宅迎祥。

呂真人曰。何謂西雞不唱。酉屬金。位酉兌之方。酉又屬雞。故曰酉雞。

此借以喻人之肺金也。不唱者衰敗無氣也。人之金衰則氣損。金究何而衰上已論之詳矣。不容贅述。但金衰氣損。則因氣之不運遂至中土亦覺衰殘。論常理金主氣。金衰氣損由於土之不生然亦有因氣虧。而不運轉。致中宮之土難運化者。此反恩為仇之變。他生我我反剋他惟其因氣虧而中土失陷。故曰安得艮宅迎祥艮屬土。宅者宮也。艮宅即指人之中宮而言。迎祥者安吉之謂。所以用法。有欲安中宮必兼理其氣。使之暢達運行。與理中宮以長其氣。一法倒用自覺兩不相同此一節即秘經欲求樂土。先積艮金之妙義也。

(#註七十九) 赤龍放佚無歸。喚醒黃童管轄。

呂真人曰。何謂赤龍放佚無歸。赤龍者指人之血而言。放佚者。泛溢而不歸宗也。蓋人之血周流於百體活動而不凝滯。然當其泛溢。則不能安常固守。九竅皆可流出。又或血不歸宗。泛濫而注於一處。則此處便有瘡瘍癰疣之患。然血之所以無歸者。多由中宮之土。不能統攝。蓋肝木雖能生長乎血。實賴中宮之土以統攝之。然後血有所歸宗。不至泛溢。若中宮之土衰敗。則血無所統。必有無端血流。或血注於一處等弊。蓋血乃水木金三氣合而化生。惟土可以統之。土衰則水木金三氣不能鎮攝。血豈不泛溢。此專就土敗不能統血而論。與狂火強逼致血溢者大不同。既係土衰不能統血。而血始溢。法必大用振土。使土盛旺。而血自有統攝也。故曰喚醒黃童管轄。黃童

# 醫道還元

上卷



者指中宮之土德而言。土色黃。故云黃童。喚醒者。因其衰敗而不振。好似昏迷不醒一般。故用法使其弱反於強。自然有靈醒氣象。管轄者即統攝乎其營衛。猶之乎鳥之不守其巢穴。論常法。氣虧亦當提振其氣。殊不知有一種氣之虧。由於中宮之土孱弱。不能進食。故氣漸為之衰微者。若專振其氣而不能兼理乎中土。則氣旋振而亦旋衰。即振亦易犯氣壅之弊。必使中土之氣和暢旺盛。飲食漸進於流暢。而後真氣自然發生。此種用法。與氣損致土衰者倒用。惟氣虧在理土以益氣。故曰。間將黃鵠拘聯。黃為中土之色。故黃鵠特借以喻土德之神。拘聯者聯合以致生生之妙也。曰間將。則非專理乎土。雜出此法以交濟耳。即於提振法內加以理土。蓋土為生金之原前篇論之悉矣。今特舉法之善施者而詳言之。從可知土德之包羅至廣。而統攝至繁也。

(#註八十一) 白鳥渴饑失守。間將黃鵠拘聯。

呂真人曰。何謂白鳥飢渴失守。白者西方之色。在人則肺金。故白鳥即指人之金德而言。金主乎氣渴飢者即氣之虧損也。氣既虧損。則不能巡行而守其營衛。猶之乎鳥之不守其巢穴。論常法。氣虧亦當提振其氣。殊不知有一種氣之虧。由於中宮之土孱弱。不能進食。故氣漸為之衰微者。若專振其氣而不能兼理乎中土。則氣旋振而亦旋衰。即振亦易犯氣壅之弊。必使中土之氣和暢旺盛。飲食漸進於流暢。而後真氣自然發生。此種用法。與氣損致土衰者倒用。惟氣虧在理土以益氣。故曰。間將黃鵠拘聯。黃為中土之色。故黃鵠特借以喻土德之神。拘聯者聯合以致生生之妙也。曰間將。則非專理乎土。雜出此法以交濟耳。即於提振法內加以理土。蓋土為生金之原前篇論之悉矣。今特舉法之善施者而詳言之。從可知土德之包羅至廣。而統攝至繁也。

(#註八十二) 成大造之功。致廣生之妙。培元贊化經畫每費苦心。慮險防危。處分自有善策。

呂真人曰。成大造之功者。蓋天地一大造化。人生於天地間。而各稟天地之全。五行妙用。以土始。以土終。旋轉亦成一個造化。古經所云造化爐。即取此義也。何謂致廣生之妙。天地以五行生成剋制化。無非所以致萬物之生生。無一物不受其化育。故曰廣生。人身中五行運用。亦與天地相符。故有偏勝者。用法裁抑之。使之無太過。虧歉者培養補助。之。使之無不及。相亢戾者調和之。使之無乖違。而後生生之功不息。致者推詳以盡其法。使人合天地之妙用。以成土德之終始也。何謂培元贊化。元者即上謂三元也。三元亦始於土而終於土。三元有一虧歉。則疾病纏身或稟受不足或耗散於六慾七情。盈者亦至於歉。必有待於培。三元培則命基固。此其大綱然其中自有許多節目則贊化之功是也。贊化者。贊助其化。蓋五氣皆有化或化水。或化火。或化金與木。皆自土起其根源於其不足者。用法以佐之。如水不足則並理其金。即此便是贊化之功也。餘可類推。然贊化與培元。大概自如此。其中斟酌變化。自有許多經理謀畫。即上所言之法錯綜。便是經畫之妙。平時固貴苦心以窮究。臨事尤貴苦心以酌宜。一涉疏畧。功用未必可成。然理其常。不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贊化培元。是安順時之調治。苟或於調治疏虞而變固易生。又不得不加以防慮之功。防者防禦其患慮者參酌其禦患之節度危險即病



根也。此中自貴善其處分。處分者即篇內剛柔緩急之機宜。憑一心而圖禦患之策必造至當恰好乃投之。謂之善策。此一節皆合結調理中土之全功。而培元贊化。獨詳明於此者。因五氣三元。皆溯原於此。亦歸結於主。乃終其妙用也。

(#註八十二) 憑自然之矩度。致久大之化成。訣以口傳。條分縷晰。學求心得。綱舉目張。

呂真人曰。憑自然之矩度者。法週天水火木金四氣運行。以為中土生生之妙用也。蓋人之水火木金四氣雖寄託於土。而其妙用運行實為中宮之土佐生育之功。故理中土之法。不外憑此自然矩度。其中斟酌變通。不過因乎時耳。斷無舍此成法強為更張。而可措其化理者也。惟矩度妙合自然果能斟酌變通。以盡其細微。則水火木金四氣順。而中五之土氣亦安和。斯生生不息。其化成亦居然可大可久與天地之施生功用無殊矣。故曰致久大之化成。其中用法之訣。一一明註於篇內。雖未嘗以口傳之。實不啻口傳也。故特云訣以口傳。言用法處從此宮參互別宮。又從別宮迴環參互此宮。一端之法常變悉為透解。彼此互異。盡為申明。故曰條分縷晰。特恐學者粗心嘗之。高自位置。不肯虛心以求實得耳。果能虛心玩索日久自然貫通。言其大綱而大綱可舉。言其細目而細目可張。亦何有醫術之不能盡其詳耶。

(#註八十三) 要自論之。法自分門。運生機於奇奇巧巧。品原別類。制權要於正正堂堂。

呂真人曰。此以下數節。總括通篇之大意也。何謂法分門。即上五氣各分門類。而各宮之中。又有許多門類之分別。凡此皆所以調其戾者使之和。過與不及者使之中。人之五氣妙用。其生生之機。原合乎大造。故調理之法。亦不外符大造以運其生機。但其中常變互異。經權酌宜實奇外出奇。巧外生巧。然既本大造生生之理。則奇而不失為常。巧而不悖乎正以人法天。太和自然保合。何謂品原別類。品者藥品也。藥品亦不外五氣分其性情。性情分則品類自別。其中自有互同互異。即一氣而雜出別氣。此宮可參彼宮之類是也。藥品既覺紛繁。用法自在制其權要。合人之素稟與目前之症候及分途雜出。自得其先後緩急。輕重進退之權要。法立令行。攻守調和。雖有時偶用險法。然得其權要。則入險如夷。亦不啻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天下斷無舍理而行法。惟權要既明。所以不至流於詭僻也。

(#註八十四) 水性有吉亦凶。合用則化凶為吉。火氣或和又或戾。得宜則因戾見和。

呂真人曰。何謂水性有吉亦有凶。蓋藥品中稟水性而生者。多係滋濕之物。論其吉則枯木有時回春。旱乾賴他濟渴。無根狂炎得此則息。此中妙用。

# 醫道還元

上卷



不可勝紀。皆謂之吉。言其凶則稟水性而生之物。易辰水濕謂之凶。故獨云有吉亦有凶究之凶即隱寓於吉中。然吉既有凶。何以可用。要在合用如篇內言用水之法是也。法既調之使合則水性之物益水而不生濕則凶者亦吉。故曰化凶為吉。即如水泛患腫。本來忌水濕之物。然遇陰海虧歉。而水泛者得水濕之物。反能為功。但用法須有節度。不可使之窒塞耳。舉一便知此中之妙用。何謂火氣或和又或戾。火氣者。即藥品中稟火德之物也。其中有稟火而兼水者有火而兼土。有火而兼稟木金者其火之性為稍和。至於純稟火德者。則烈甚謂之戾以一火性之物。而兼眾氣用法各因其所宜以施之。和者固常覺其和。然有時人當火德大敗之秋。非極烈之將不能復其中原。若畏其戾而不敢用遲疑反至害事。此即大敗求良將之意也。和與戾惟相其宜。果得其宜而用之。和者固和即戾者亦何嘗不和。蓋火德撲滅時。必有此剛戾始能回既倒之瀾是戾而後和也。故曰因戾見和。此一節上言柔。下言剛於剛柔中自寓經權。以結上水火二宮之意。

(#註八十五) **金則靈蠹各殊。因時立制。木則剛柔相判。隨事呈能。**

呂真人曰。金何以靈蠹各殊。蓋稟金德之藥品。有司守者。有司行者。一靜一動。自分靈蠹。於靈蠹中又別力之強弱。無非調和人之氣。使虧者盈窒者通。下伏者使之騰。上逆者使之降。彼此交濟。互見功施。但不可執泥成法。先立成見於一心。務在參悟其妙。化板為活。隨其所宜而用之。故曰因時立制。木何以剛柔相判。蓋藥品之稟木德者。自有兩途。同是稟乎木德。有稟陽木者。其性剛。與肝木之陽相契。有稟木氣之陰者。其性柔。與肝木之陰相投。一剛一柔。截然各判。且剛柔有交濟之法。自與純剛純柔亦各具妙用。不得混而為一。若宜剛而用柔。宜柔而反用剛。又或剛柔各宜各半。而偏於純剛及純柔。則必至功與心違。所以木德之剛柔。各有各之功能。人自當按事宜。以行法自覺功能克致。故曰隨事呈能。此一節結上金木二宮之大要而究歸本於圓妙也。

(#註八十六) **燥土與潤土有分。霸道與王道各勝。**

呂真人曰。何謂燥土與潤土有分。土者指藥品中稟土德者而言也。同是稟乎土德。有稟土德之陽者。其性多燥。有稟土德之陰者。其性多潤。在人中宮之土。亦有陰陽之別。有同是土受病。而陰土與陽土。自不得混而施法。中土之陽失其本真。則藥品中之燥土。可以復中土。之陽。土中陰耗。則藥品中潤土。可以回土裏之陰。土德之藥物不同。人之中土亦有別。故用法自當辨中宮陰陽。以別乎用燥土與用潤土。故謂之燥土與潤土有分。此結上中宮治土之法也。何謂霸道與王道各勝。霸道者垂危倒顛之候。不暇計其症之根由。又不能寬緩以調治。生死在旦夕。用藥一投不勝。則無可再圖。非用霸



道。不足以濟目前之急。凡暴症危險者。可以為功。王道者人之病既由漸而至。又不在危急之候。自當溯其起於何宮。止於何所。變出何症。一一分其根源原委。或清除其源。或截其去路。寬緩以圖成。用法周密而並無矜奇立異。謂之王道。究之霸道之法。用後亦須王道以濟之。乃可永斷其弊。然危急之症。若無霸道。則後之王道安施。若無王道。則前之霸道。亦難善其末路。所以法有交濟。不得偏尚。故曰各勝。各勝者。即各擅其美之謂也。但治病之法。惟王道為較多耳。不可不知。此節末一句。又統結上五氣各宮用法之意。

(#註八十七) 所謂清濁咸宜。亦即正變不悖。行法符星辰之順逆。布治按氣候之盈虧。

呂真人曰。清濁咸宜者。統言用法清輕則易上浮。重濁多沈於下。酌其輕清與重濁。以定法制。務使浮沈得當。何謂正變不悖。正者正法也。變者變法也。法雖分正變。究之百變亦不失乎常理。原非舍理而行險。然其中更多寡異同之數。不可有分毫之過差。亦不可有分毫之不逮。故謂之不悖。如抱薪救火。固謂之悖。即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亦謂之悖。不悖則法之細微無不合矣。行法符星辰之順逆者。蓋星辰即上所謂星之正變造就也。或順生。或逆剋。或以生為剋。或以剋為生。又或即生即剋。即剋亦即生。順耳。此一節與下節結上首段。以終一篇之意也。

(#註八十八) 添減必究來因。去留亦依實據。先辨物以求統宗。復酌理而期歸宿。在在妙轉移。方方通玄奧。神明有主。製作無差。可作續命之師。獨擅濟人之術。倘期進此。當自勉旃。

呂真人曰。添減必究來因者。蓋用藥之法。有彼此互異之不齊。如同是一樣治法。有時添之。有時減之。其中正非無所憑。而任意以添減也。必推究其所自始。謂之來因。即如土之衰。有因木假盛而剋制者。有因火滅而至者。有因水涸而成者。有因氣不能運而始然者。治法既非徒治其中宮。必兼治其原由。則或添或減。自當究其來因之輕重。以定添減之則。何謂去留。去者有初用此等兼法。繼又不可用。故去之。留者有初用此兼法。繼又復用之。然非徒憑臆見。輕為去留也。此其中有實據焉。實據者內職之轉移變化。著於脈。並著於症。確確有可憑於其可憑之實據。察其內之去留。若何以定用法之去留。決不可妄猜妄疑。何謂辨物以求統宗。辨物者辨藥品也。統宗者統



# 醫道還元

上卷

領也。蓋藥品同是稟此一氣。物物皆可為統領。即物物皆可為夾輔。故必因其所中之疾。辨別藥品中以定何者為統領。假如物稟乎土。而土有陰陽之不同。其統領亦各異。不可不明以辨之。而後用法始得其主。不然無主焉。可統領耶。然統宗既辨。其中斟酌變通處實寓許多妙理。不審酌其理。雖有主帥。而夾輔鮮當。亦依然泛而無所歸宿。故又須酌之使各當理。以期歸宿於至極之準則。藥之統宗既得。法之斟酌變通。既獲歸宿。自然操轉移妙術。化凶為吉。化弱為強。無不可以操縱自如。由是愈造愈入深微。又何玄妙之難通耶。究其入門之先。首在一心之神明默會。確乎有主宰。用法按部就班。不可妄為詭異。以求法制。無所差移謬悖。乃可由漸而進於微。迨至理精法熟。自不啻為人續命之師。為人性命所寄託。而濟人之術。可問世亦可問心。人特患自生滿假。自生暴棄。不求進於道耳。如果心殷求進。此道實確有程途可循。門徑可入。篇內法門。既一一詳剖。互相參稽源頭自堪領會。人當勉為求進可耳。

南海符耀仕龍初覆校

## 呂祖醫道還元《第四章》

### 天地心《總論》

浩浩穹蒼。茫茫下土<sup>(#註二)</sup>。既包含於無外。亦發育而靡窮<sup>(#註二)</sup>。孰為主宰。依然主宰若存<sup>(#註三)</sup>。誰是綱維。自覺綱維不墜<sup>(#註四)</sup>。化工迭運。亘古常新<sup>(#註五)</sup>。弭悖害之虞。往來自通消息<sup>(#註六)</sup>。還靜虛之體。布濩足見玄微<sup>(#註七)</sup>。聲臭皆無。旋來妙機一點<sup>(#註八)</sup>。質形常寂。流出大用千般<sup>(#註九)</sup>。按實數以窮推。仍然陳跡。逞聰明而臆說。莫究真元<sup>(#註十)</sup>。闔闢互為其根。動靜統歸於籥<sup>(#註十一)</sup>。生生殺殺。不假安排。始終終始。儼如佈置<sup>(#註十二)</sup>。無為而無不為。不一而歸至一<sup>(#註十三)</sup>。是以道求散殊。宜觀萬物之理。倘若道尋源本。當究天地之心<sup>(#註十四)</sup>。妙在領悟。治心可獲真機。奧待推演。明心乃通要旨<sup>(#註十五)</sup>。大雷不終朝。震動無過差之弊<sup>(#註十六)</sup>。狂風難竟日。怒號作暢發之基<sup>(#註十七)</sup>。夏長春生。任二氣之盪摩。而功成告退<sup>(#註十八)</sup>。秋斂冬肅。隨三光之旋轉。而剝去復還<sup>(#註十九)</sup>。雨露下垂遍物。被澤不知誰為<sup>(#註廿)</sup>。土壤廣育羣生。成能未曾有作<sup>(#註廿一)</sup>。

# 醫道還元

上卷



雖云戾亦時生。生機何以不息（#註廿二）。究其虛而常直。直道乃為厥宗（#註廿三）。喜怒不干。愛憎無象（#註廿四）。不自生而長生道合。不親殺而反殺患泯（#註廿五）。蓋心無其心。真心是以永固（#註廿六）。道無所道。大道乃覺常凝（#註廿七）。要之大竅空空。四維依然不著（#註廿八）。元陽耿耿。片刻莫可相離（#註廿九）。言其剛。則無物可屈。論其柔。則有物皆孚（#註三十）。不變含至變之神。無無寓不無之用（#註三十一）。圓神方智。合五德而產人身（#註三十二）。受氣成形。統三才而藏帝室（#註三十三）。天賦人而人即天。地養人而人亦地（#註三十四）。得其秘奧。自與天地同流。固此真常。可入佛仙勝景（#註三十五）。心同即道同。立地頂天從此出（#註三十六）。道泰則心泰。參天兩地以是幾（#註三十七）。妙在行間。直洩苞符妙中妙。玄尋言下。且寓一身玄外玄（#註三十八）。秘密難傳今已傳。深造先求其放。精微未到終必到。貞恒定底於成。苟能達茲。豈不懿歟（#註三十九）。

## 天地心《詳解》

（#註一）浩浩穹蒼。茫茫下土。

呂真人曰。此篇即天地以推究其心。惟欲究天地之心。故先即天地之形象

體段以顯言。蓋天地之心。無形象可見。然無形實寓於有形。不有形質。不足以載乎無形。所以欲究其無形。必於有形之體段。舉以發其端也。天之色蒼。其象穹隆下濟。謂之穹蒼。浩浩者。廣而莫可比量之義。又自地之體段言之。其質下凝。安貞亦廣大而莫可量。謂之茫茫下土。此所謂既生天地之後。一大太極。吾聞清虛古佛云。未有天地之先。冥冥濛濛。祇有罡風之慘烈無一物能存其形質。到至極無極一區。祇存不壞真靈。斂藏肅括於其間。此乃開天開地之根本。言其有則不有。言其無實不無。真氣未發。天不開。地不凝。在人未生之初。亦即如天地之未啟。無形無質。其不滅之半點若無寄。而實於無中寄。故欲言人之玄奧。先即天地以推詳。知天地便可達乎人也。及天地將啟之際。一點根源從無極中發舒陽氣出而天為之開陽極生陰。陰氣長而地為之凝。合天地而遂成一太極。是皆從無極生出來。先從無形發出有形。既成形質後。而無形即寓於有形中矣。無形者妙用也。無形既寓有形中。是即天地既開後之妙用。所謂天地之心。自可於其妙用想見。若不從此處究明。則天地祇是有形有質一頑物。又何從見其心。又妙用在活潑中。斯天地之心可推。總在不著中著。無存中存。不經指示。雖智過萬夫。亦茫然莫窺其朕兆。一經指點。中材以上。皆可推究而明。必究明天地之心。然後可以修心。蓋人之修心。不外盡人以合乎天地。造到無上境亦不過從此著手。今欲使人同登覺岸。修心以達無上境。故首即天地以發明之。凡中材以

# 醫道還元

上卷



上者。苟非自甘暴棄。欲為天地完人。欲造到仙佛。無不可於是篇先講明。依此遵行。以立基。此吾作是篇之本意。聊天學者其勿忽焉可。

(#註二)

既包含於無外。亦發育而靡窮。

呂真人曰。何謂包含無外。自其顯者言之。天覆地載。無物不在覆載之內。其包含孰能出乎其外於此已足徵其量之廣。自其微者言之。日月星辰宿之運轉風雷雨露之迭興。其氣機蘊蓄。一洩則無微不周。凡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之理。日生剋以成能亦不能舍天地而可以有寄。又觀川流河海。自開天地以來。終無傾洩山嶽奇嶽。亘古永賴其安貞之量亦復何加。人心之含萬有於靡既。亦一如天地之包含無外焉。觀天地之包含。便可悟乎人也。何謂發育靡窮。發育者。生生之義。天覆地載其中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終了又始。始了又終。無間斷。無止息。雖屬萬物自為之。而實天地之真心使之。所以有靡窮之妙用。人心苟能復其本真。則真常凝固。應物不息。其妙處亦如天地之發育靡窮焉。此一節欲發明天地之妙用。以究其真心先統言其功量之廣大周遍。無有所遺下文乃推言之。以究其無可名狀處。於莫可名狀處。即心之所流露。可以為修心之要領焉。

(#註三) 孰為主宰。依然主宰若存。

呂真人曰。何謂主宰。蓋主有操縱調燮之義。天地間流形布散。自有而無。自無而有。更易變遷。何嘗有主宰。即以四時之迭運不窮者言之。春則和暖可人。時至氣候自然如此。究未嘗見其主宰之迹。推之夏火炎蒸。秋氣晶明。冬氣栗冽。無非時到氣遷。皆不見有主。又如四時之旱乾水溢。萬物之康強夭札。亦何曾見其主使之跡。至於風雨雲霞倏然而發。又倏然而收。主使究屬無從可見。如此之類。指難勝屈。求其主宰而不得。故曰。孰為主宰。然無主宰中非真無主也。世人祇知天神地祇。五星十二氣。神君為之主。以此言主似也。然猶其顯者耳。究未足以語乎主宰之奧。蓋天神地祇。五星十二氣神君皆有於虛無真一之道。是天地一道之所彌綸。即太上所云天法道之意也。道者二氣之良能統而言之。其實一氣之默運不動寓至動之機。所以主宰者。實在乎此彼神祇星宿。亦不過隨道之妙機而敷佐之。惟其主宰在不動寓至動。則一氣之機關。自可於此見天地之心。主宰之存。存乎此些子。至虛至靈。於不存見其存。故曰若存。人之有心。其主宰無形無跡。實妙出千層。內之所蘊萬有。隨發舒而皆不涉於跡象。亦一如天地之主宰。但其中祇有兩途人祇知有善惡兩途殊不知善惡之發。已在念頭。已屬發見之一途矣。吾謂兩途者。心之主宰。從發用做去。則是治家治國之實境。原來使人有所執據。依此持循儒者言之詳矣。若釋道則實者反之於虛。發用者歛之於



內。直從主宰不發處著手。常守其真一之氣。以合天地之苞符。此所謂虛實兩途也。儒書教人。祇在於實恐人無所據依。不知孔氏於天道。何嘗不造其精微。但不肯輕以啟人。致人生惑耳。不然何以演易如此其奧微透露耶。即如中庸一書又何以發天道之奧窓。如此其入於玄耶。吾直決之。為從實者不能了生死二機。從虛直造到符天符地者。自是仙佛上乘境界。今特透明於此節。俾修心之士。知所從入焉。

(#註四) 誰是綱維。自覺綱維不墜。

呂真人曰。何以謂之綱維。綱者有統繫之義。維者有支持之義。天地函蓋於無外四維不著。無所繫屬。無所支持。試觀輕清上浮。一日一周日月星辰隨之動轉。河漢因之推移。天固未見其有待於統繫。又觀大地之廣厚。河山賴以安固。人物賴以任承。究其體實居中。而無所寄。此地之不見有所支持也。求其綱維而不得。故曰誰是綱維既無綱維豈不至於墜。然天上浮而不冒者。亘古如斯地下凝亦奠定而永固。究其所以能如是不墜者。實於無綱維中。隱寓綱維蓋天地為積氣之區。氣乃靈物也。其永貞不墜。皆一靈使之。此一靈之默運自成莫大之支持。其中浮沉升降。隨乎氣之呼吸。這點靈處即無形無影之真氣。於此便可悟乎天地之心。亦即可見其綱維之所以不至於墜也。人心苟能返其本來。這點靈則無時不可驅使。週身之真氣。亦不待假外。

物以維持調護。自然與天地同用。常獲安貞之吉。舉凡言中者不能外此理。言和者亦不能出此義。彼心印經中。知者自悟。昧者難行二句。亦可作此段之括語。但患人各具天地之心。自甘喪失。卒至以凡終耳。果能不昧此中奧旨。失者修之使轉。偏者煉之使全。又何聖之不可希。又何仙佛之不可造耶。奧學者其共勉焉可耳。

(#註五) 化工迭運。亘古常新。

呂真人曰。何謂化工迭運。即天地造化不息之機。萬物各稟天地之氣以生。當其氣至。則物自無而有。當其氣反。則物自有而無。有有無無。迭相旋轉其機。纖實相為倚伏。其間稟得偏者逢時則榮。時過則瘁。假如物稟木德而生。逢秋則零。稟金德者。際夏則腐。其餘可以類推。然皆互為其根。此中消息皆自然之大化。充塞流行。無有間隔。大畧看來。是物自為榮枯。不知榮枯在萬物。而其消息之運行。實二氣默為驅策。又皆真一之氣所動宕。其功能之著。古如斯今亦如斯。故曰亘古常新。觀此便恍然於天地之心焉。人稟天地五行之全。其真一之靈。獨具於心。煉之可與天地同其悠久。蓋人心之真一。即天地之真一。其不能悠久者。因人被七情六慾。日行斲喪。致此心為血心。凡心。心之真一不存。而元陽散失至盡。則一團陰氣充積。亦安得不死耶。人不知煉其心之真一為化工。反不如木石猶能久存。蓋

# 醫道還元

上卷



木能歛其真精於內外。雖遇肅殺。而內之真元不壞。至春來又復發生。石則恒固其不散之氣。故能長而不敝。皆其根元不耗。所以能永久也。人所以不克久存者。終日耗其元陽不能煉其心。使合天地之心耳。有志之士。苟欲貞恒不敝。舍煉心一法。別無可期。吾故詳為開示。俾學者知所從入。勿等吾言為炭冰。則聖神仙佛。未必終護彼以獨步也。

(#註六) 弼悖理之虞。往來自通消息。

呂真人曰。何謂弭悖害之虞。悖害者互相妨害。萬物並生育於天地間。飛者自安其飛潛者自安於潛。動植各安其動植。各遂各生。不聞互相妨害。其中分時分地而生育者。自不待言。又如星辰軌度。黃道赤道日月運行。列宿旋轉亦各循各度。行度不紊。次舍不亂。亦安見有悖至於地之產育。土之性不無稍殊。然其所產之物。實與之相宜。物隨土氣而生。氣至而復氣往。斯剝物氣合乎九土之氣於殊中自見合。亦居然順行而不悖。究之不害不悖者。物象之機。而所以弭之使不於悖害者。天地中和之一氣陶鎔鼓鑄自然。萬物各安其所。於此中和之一氣便可窺見天地之心。人稟天地之全。具天地之心。而往往互相悖害者。是自有生以後或受氣質之拘。或為物欲所蔽。至喪失其本來之真一。故三彭日肆其毒。而心已非厥初矣。苟能逆而復之。則一心即天地之心。而不悖不害之妙。自蘊蓄於中。將天地包藏於心。又何天地之不可參耶。

何謂往來通消息。往者剝之義來者復之義。天地以一生二。故二氣日周流而不滯。氣復而伸。則陽神也。氣復而反。則陰鬼也。陰陽互為消長。其消者即長之機。其長者即消之漸。故二氣一往一來。其盈虛消息萬物實咸通焉。善觀物者可悟天地之消息。既知天地之消息。而苞符之奧。自無不達古來聖神仙佛。可與天地參者。不外一心。符天地之心同其消息盈虛耳。人同此心。心同稟於天地亦何憚而不求復其最初使自見本來真面。以幾於無極境界耶。學者勉之。

(#註七) 還靜虛之體。布濩足見玄微。

呂真人曰。何謂還靜虛之體。靜者常寂之謂。虛者空洞之謂。天之行也至健。一日一周。動轉莫過於此。何以云靜。不知其動實出自然。非同物之震動。蓋動從靜出。故動而不啻其靜。以其德之本體常寂故也。地亦時有升降。何嘗不動。然其動實隨氣之自然而然。動亦猶之靜。天之日月星辰河漢。常燦然莫可掩雲雷風電每流露於其中。似不可言虛。不知雲雷風電日月星辰河漢。不過天之英光所發。實境即虛境。凡諸耀氣。皆一靈之著耳。其德之本體。原虛而不著。又以地之承載產育言之。無在非實。何以云虛。然產育之物有實。而所以能產育乎物者。一活潑之靈氣耳。虛何如耶。合天地祇還得一箇靜虛之體。故天地雖云有壞。而其靜虛之靈不壞。靜虛之靈。即所謂天地之心也。人苟煉此心。如天地之靜虛。則身雖壞。而其真靈長存。是即仙與佛也。何謂布濩見玄。



(#註八) 聲臭皆無。旋來妙機一點。

呂真人曰此一節就氣化之莫測而言。何謂聲臭皆無有音可聽謂之聲。有氣可聞謂之臭。天地之化育見於物則有聲臭。然不過物之聲臭耳。言其化育之流行。未嘗有聲。而四時之號令自行。未曾作氣。而萬物自翕然變化。故道君云。大道無為觀此便可恍然大悟。又云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亦即此理也。於其無聲無臭。自可想見天地之心。亦即可見天地以無為成其變化。此其中有機焉。機者真常之活潑機動自動上文若無主宰而主宰存。亦可於此窺見蓋天地化育之機。非同人間之機宜機變。人之用機。實有所為而為。甚而矯揉造作。故可言惡機。而不可謂妙機。聖人過化存神頗得天地妙機。然於天地莫可名象之妙。用正未易全契。故聖人亦有所不能盡必造到道之圖成。其景象頗似之。天地生人。全授此妙機一點。造到圓成自是與天地齊一。非阻人又何無極之真不到耶。人各有心。勿自暴棄焉可。

## ("&gt;#註九) 質形常寂。流出大用千般。

呂真人曰。質形常寂者。就天地之體段而言。此承上文靜虛之體而申言之。天本動而不屈。地亦動按時節。然動實從靜生。其體段常覺寂然。即太上清靜經中所云寂無所寂之義也。其動原無止息常令萬物以不覺。故天地之大動。即天地之大靜。一團靈陽之氣。自然渾灑流轉。無時不動。即無時不靜。此寂字非死頑之謂試觀物換星移。是天地之動機也。其本體究若寂然常守。人苟能體認此中奧妙。自是修心上秉真諦。希天配天之徑路。亦即法地配地之正途。氣拘者可滌其血氣之偏養歸中和。物蔽者可先放下萬緣。澄心察理。無不可由漸而登於大明之上。雖云功效有遲速。及其成則一也。何謂大用千般。大用者。即天地化育之大用。上節已言之矣。大用而日流出。是氣之默使。自然彰著。如雷動風散兩潤日暄。其辰養萬物之功用。皆從氣之自然流出。舉數端自可推類其餘。人心苟能復還乎天地之真一。其大用亦自然流出。即如五官皆聽命於一心。此心既真常應接。則五官自然各安其位。各合真常之妙。其餘百竅莫不皆然。由一竅生百竅。由百竅生千萬竅。由千萬竅



而統歸合成一大竅。到得此界。大用自覺洋溢而不可止息。自其散殊言。則大用千般。自其統會言。則萬化歸一極。此不過就其散殊。使人知修心至道。先要竟委耳。學者不可不知。

(#註十) 按實數以窮推。仍然陳跡。逞聰明而臆說。莫究真元。

呂真人曰。何謂按實數以窮推。實數者。即天地之度數。天之星辰纏度。黃道赤道。五星十二辰過宮及經緯度數。出地入地之高下。並各方之遲速。不能盡述。皆謂之實數。即今之星學一流也。此種窮推。亦何嘗非道之一端。蓋古來造歷明時。亦係人間所必需。然此推測之學。祇便於知氣候之交遷可以為外用。並無與於身心。在推測者。亦第知天地之動轉有據可憑耳。究於天地造化之秘機。罔然無所得。且何以知人之所以能契合天地造化。故見天地之顯象。而不能見天地之心謂之陳跡。非謂陳跡之窺見。絕無所用。特涉於小道。非大道之所在。有志者未可安於小也。然欲究乎天地之至道。既不可以實數推。欲達至道之妙。又不可泥於陳跡。人遂多以為荒杳難憑。豈知天地之道不能外這箇一字。固非陳述可言。亦非流於荒誕。一點真元。誠一不貳。貫上徹下。彼臆說與實數之流。亦安足以究其妙耶。知真元則知天地之心。亦即可以達修心之奧旨。學者固不可徒求陳跡。尤不可誤逞聰至上智。之士。往往逞其聰明。以臆見論認強猜誤認愈說愈荒。並無關於至道。豈知天地之道不能外這箇一字。固非陳述可言。亦非流於荒誕。一點真元。誠一不貳。貫上徹下。彼臆說與實數之流。亦安足以究其妙耶。知真元則知天地之心。亦即可以達修心之奧旨。學者固不可徒求陳跡。尤不可誤逞聰

明須虛心靜究得其真元。庶不至流於小術及誣妄一類。此一節統括上文以起下文申論之意。

(#註十一) 闔闢互為其根。動靜統歸於籥。

呂真人曰。何謂闔闢互根。蓋天地不外一陰一陽。陽闢而陰闔。陽氣主發舒乎萬物。闔者有煥然一新氣象。陰氣主收斂乎萬物。闔者有翕然收藏氣象。然無陰氣以收斂。則萬物不能成。亦不能化。陰不能化。則陽氣無以伏根。故必剝極而始復。所以陽氣實伏根於陰。萬物苟不得陽氣以發舒。則生機不暢。試觀當春之萬物發暢。是陽氣發舒時也。迨陽氣發盡。則物之英華盡洩。而陰氣又從此伏根。謂之互為其根。人稟天地陰陽。而祇知血脈之陰陽循環。剝復。而不知真陰真陽統轄於一心。其闔闢互根。直與天地之陰陽闔闢不差累黍。特日被萬種塵欲牽累剝喪。此心日流於昏濁。不能返照常明。故不知此中闔闢互根之妙用耳。自古聖賢從此造。仙佛由此幾。舍此則上達無從。日流於邪惡。便為狂徒。何謂動靜。動者非震動之動。乃陰陽會合。一點靈機運行於中之謂。靜者非如頑石之謂。乃變態不測。中和內含。湛然常守之謂。即一字之義。動靜即闔闢之機。何謂統歸於籥。籥者橐籥也。蓋橐籥二字。奧妙千層。核其真蘊之原。不外一包舉二字。太上云。天地猶之橐籥。亦即此意。動靜之機相為循環。而統歸至道包舉。太上所謂道法自然。便以



陶鑄包舉之真諦。即橐籥之奧妙。人心之機。其動靜亦不出乎橐籥之外。蓋天地一橐籥人亦居然一橐籥。所關要在動靜。若不先掃除物欲。則動為妄動。靜亦非真靜。橐籥不開。亦安能合天地之造化。至道所以不明於世者。皆由人陷溺於慾海。先無從入之路耳。修心者觀此。便知從入之途焉。

(#註十二) 生生殺殺。不假安排。始終終終。儼如佈置。

呂真人曰。生生殺殺者何。蓋天地不外生殺二機。其生也以此氣化。其殺也亦同此氣化。非生一種氣。殺又一種氣也。試觀雨之澤物。風之動物。有遭之而遂其生者。即有遭之而殞其生者。推之春露秋霜。暘晦寒暑。莫不皆然。同此氣化之流行。而萬物之生機殺機。自然燦著。自然各別。在天地祇默默綿綿。運旋真一之氣。以驅策乎二氣。流動充周於宇內。隨物之相觸。而生殺二機。自循環不息。在天地毫無容心。自其生殺之著見於物象觀之。好似安排一般。然生殺實隨物之自召。故曰不假安排。人心苟能復乎天地之妙機。則寂然內守真一。而二氣自然相交迭運。舉凡生清殺濁。亦不假此心之安排。有莫知其然之妙。人又何憚而不為耶。惟其生殺之機。隨物自召。故無物不入於氣化內。即無物不宥於生殺二機。其生也則為物之始。其殺也則為物之終。當其始。已寓終之機。當其終又伏始之兆。始了又終。終了復始。始終迭相流轉而不窮。無非天地真常所鼓鑄自其氣之默化言之。則無安

排。然自其終始循環之垂象觀之。好似有檢點在其中。故曰儼如佈置。曰儼如。則非真有布置也。人身中亦有萬物。水火陰陽氣血之類是也。其始而終。終而始。消息實與天地之氣化。無稍差異。人心苟能常守真一。其始終循環。自然合乎節度。盡人合天之學。首以修心為要。緊關頭。學者可弗於此留意乎。

(#註十三) 無為而無不為。不一而歸至一。

呂真人曰。何謂無為而無不為。是就天地造化之自然。有一種不著底意思。無為者。天地之道。真常固結。祇還得一箇空洞寂然。並無所作用。但真靈默運於無象。無中而有自寓。即道所謂無無。亦即所謂道也。然天地之真靈默運。既無所作為。而萬物之生也不息。成也不輟。變化流形。其成得一箇含宏光景。久遠功業。不論有知無知。有血氣無血氣。凡在覆載內者。莫不受其陶鎔。故謂之無不為。然其無不為之功用。實自然流出。皆歸本於無為而成。便可見天地以一點真常。自可流出無窮妙用。人所以妙用不著者。皆失其真常耳。真常失。則不能應物。又何從崇效卑法耶。孔聖之上律下襲以此。仙佛之煥明珠。煉牟尼。亦以此道同而名自異耳。孔聖不言牟尼。而實自具牟尼。觀中庸一書。何嘗不透解乎大道。特後世泥章句者自昧之耳。又觀繫易編中先天之大道。何其包管。何莫非修心明心之要旨。不知者



徒作章句觀。失之遠矣。何謂不一歸至一。蓋天地流形布化。繁而莫可紀。九土之氣候。亦各各不同。物亦因之各異無非天地之流形。此所謂不一也。然其流形布代。雖不一而實無一物非真常所鼓盪而生化。真常即至一也。又如天地有時變幻不可測。可謂不一矣。然其變幻之不測。要皆從真一之氣發來。凡所露流無非歸本於至一之真常。故曰不一而歸至一。修心之土。苟能復乎心之真常。則週身內景。亦自有許多妙緒環生。而無不原於真一之鼓鑄。則亦居然一天地也。道經所謂造化爐。即於此中妙義想出非無根之談也。識者自然得此中妙趣。

(#註十四)是以道求散殊。宜觀萬物之理。倘若道尋源本。當究天地之心。

呂真人曰。何謂道求散殊。蓋天地間形形色色。無非至道所寓。即無非至道之布散試觀風雲雷雨之布散莫不各有妙理。風與雷乃陽物也。當陽盛之際。一感陰氣。則風為之狂。雷為之迅。又或陽氣降。陰氣騰。陰陽二氣交媾和合。自然精英發露。而成雲雨。所以雲雨之興是二氣交媾始成也。道之散殊。於此已可見。又如飛潛動植。亦皆至道之所布散。飛者多稟陽德。潛者多受陰德。動物不一其類。其體態動而躁烈跳躍者。陽氣居其大半。動而柔懦者。陰氣居多。至於植物。實感陰氣而生。必賴陽氣之鼓盪而始長。至陽極反陰。則

百卉斂藏。推之川流山嶽。皆道之散殊。山嶽陰氣凝重。得陽剛而永固。陽剛之氣衰敗。則山為之崩嶽為之頽。川瀆亦陰氣下注。陽氣不能盪則泛。陽氣過差則竭。種種散殊。無不可以驗乎至道。故求至道之散殊。不能舍萬物而求之。惟在觀物察理。物理所在。即至道之所見端。修心之土。不可不先從道之散殊。於萬物一一窮樓。以為由博反約之漸也。何謂道尋源本。源本者。即道之歸宿處。尋源本。即因委窮源之謂。到得源頭領會時。便知天地間萬化之流行。悉原於二氣之運轉。二氣又歸本於真一之主宰。蓋道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從萬物之理而返歸於一。是謂返本窮源。以此妙印合於一心。便可悟仙佛家返還二字之奧。曰究天地之心者。即以太極參悟到無極之真精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作天地心真解。佛曰知空不空。道曰無無不無。皆可以悟天地心。天地之心既悟。則修心之道得矣。

### (#註十五)妙在領悟。治心可獲真機。奧待推演。明心乃通要旨。

呂真人曰。天地之奧妙。探之則淵默靡窮。言之則形容莫罄。其散則品物流形。其聚則源頭活潑統而言之。不外一箇妙機。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臆見推。要在善為領悟。由淺自可入深。因委自可窮源。苟能達乎源頭。妙蘊。自知天地之機。即吾心之機。而治心之真機自得。既得真機以治心。則本然之真一可還。天地之心遂契合而無間。特患人視為荒杳。不肯細參默會。乃終置此



心於塗炭耳。然欲參悟天地之妙以治心。而妙機究未易窺測。況上哲之資不可多得。中材以下者。未必遽能默會。故欲使人人其得治心之真諦。不得不為推演其奧。雖天地之奧妙。推演不盡。而因端竟委得其真機以印心。則慧自發。又未必終不達乎精微。悟乎源頭也。是以不惜支分節解以啟後學。俾學者得以潛心領悟於有悟處返照迴光。以心相印。將天地之真常奧妙。愈究愈明。吾心之印證。愈行愈熟久之神室。自開雪光內照內者不出。外者不入。自成慧照無間道經所云照了即謂此也。真人現在寶珠中。亦即指此而言。總完得一箇明心二字。故曰明心通要旨。人欲明心。可勿靜究與。

### (#註十六) 大雷不終朝。震動無過差之弊。

呂真人曰。何謂大雷不終朝大雷者。震烈之雷。雷何以太陰氣凝蔽。故其發也。震驚百里。蓋雷所以動物萬物當陰氣凝蔽之時。生機不能大暢。故大雷所以靈動之。使陰氣不能固結。有霹靂一聲。自覺煥然一新氣象。然雷惟其大。而震烈斷無終朝如此震烈之理。不過取其破陰氣之迷障。使萬物驟發生機。所以然者。萬物當陰氣凝重時。各各有頹靡氣象。一行以大雷之威。則障迷開而生氣自然勃發。人祇知大雷之威力。而不知實為生物而然也。威不可過。故不終朝。斯震動乎萬物得其當可而不流於過差。若太過震動。則生物而反傷物矣。此即恩威交濟之義也。天地一陰一陽之運用而生物陰氣凝

固是陰之過差。若無大雷以破之。何以使之適中耶。於此便可悟天地之心。人苟法天地以修持。自當參透大雷動物之奧妙。以為內景之機緘。蓋人身亦自具眾物。即如魂魄氣精。及意念等。皆是物也。當陰邪凝蔽。搔擾攬亂之餘。亦有靡靡不能自振氣象。不加以威。則羣邪不能退故必仿大雷之震烈。斯陰邪自然退聽。而不受其障迷。蓋人心中之神即雷也。大震其神以驅逐。則陰邪去而魂魄安其位。精氣不搖蕩。意念不雜亂。是身中之物各暢其生機也。陰邪既退。自當保養中和不可矯揉造作。當歸於著而不著底景象。若存心著意。矯強過震。則內景之眾物反傷。不啻竟日大雷之傷物矣。天地不外一中和人之內景亦一中和而已。能反而歸於中和。則真一不散。斯治心道備。何難入聖超凡耶。吾今洩露玄微。修心之士。應得門而入矣。

### (#註十七) 狂風難竟日。怒號作暢發之基。

呂真人曰。何謂狂風難竟日。風亦陽物也。當風固結之時。而萬物不能暢其生機。一得狂風之搖動布散。則氣不固結。而生機自暢。然風之狂突然而發亦倏然而止。斷無竟日狂風之理。所以然者風以動物。若竟日狂風。則物反受其摧折。不過氣遇鬱結不舒。得此狂風以舒散耳。氣既舒散。自覺適中而止。此天地自然之道是以狂風不竟日也。風惟狂故其發也。如怒又如號。怒號之風雖易折物。然暫而不常。則反仇為恩。因氣候鬱結驟然之怒號祇

# 醫道還元

上卷



破其氣之結而不傷物。不特物不傷。轉足以遂其和暢。氣既和暢。物之生機自發而莫可遏。故曰怒號作暢發之基。此中聚散離合妙緒。惟歸到中和而止。人稟天地之全德。內有疾風之妙用。當其未發則伏藏於深幽處。一馭之以心中神。遂勃然而發。此風當內邪固結莫解時。一發而振撼之。邪之結者遂消散邪散而中和內含矣。其主宰在乎心。君世人多不曉。吾試舉一二以為則。假如日司視其視之突然千里可至。此風也。然視者目而所以視者神使之。推之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言。其從內而出。無非風之所流。但人祇識用順風。而不知逆風之奧。人苟達於此中微妙。則當內之邪惡固結。須使狂風迴轉一掃。自然蕩滌消除矣。但以破其私累而止。常用則又犯一箇著字弊。而真一反不聚。然必先放開外物萬感之緣使此心常定靜。然後此迴倒狂風之妙用可得而行。否則無主焉能驅使耶。說到此。人必聞而大笑矣。然說到此。道實入其關內矣。修心之妙用莫先於此。學者苟不自棄自暴。當細求之。

(#註十八) 夏長春生。任二氣之盪摩。而功成告退。

呂真人曰。夏長春生者。即陽氣發舒之義。萬物皆負陰而抱陽。然陰氣實發舒萬物之本。當春乃陽氣方興之時。故物皆發舒。至夏乃陽氣盛極之際。故物感陽氣已足。則有壯長之觀。陽氣又藉陰氣而發。所以孤陰不能生。孤陽亦不長。陽從陰出。互為其根亦互相交感。無微非氣之所及。不分晝夜。周流不滯。凡在覆載內者。莫不受其陶鑄調之二氣盪摩。任者無所限制之義。蓋陰陽二氣相摩相盪。無物不及。無時不然。在天地祇自存其真一。而二氣自然而然交合。當百物之未生也。陽氣發而舒之。陽極而物氣充足。是陽氣之功已成。到此而陽氣遂漸告退。在時序。則夏至是陽氣之極也。而一陰生焉不可謂功成告退乎。秋冬陰氣漸長收斂萬物。到冬至而陰氣已極。萬物斂而又將伏生氣之根。陰極又復生陽。故氣候至此一陽生又足見陰氣斂物之功。既成亦告退也。舉其大端。而二氣之交遷可知。然氣候之消息盈虛。統歸真一。所默為運。人亦不外一陰一陽之互宅。亦惟默運於此心之真一。苟能符天地之真以為真。則身中亦居然一天地之機緘。二氣不待理而自理。正氣立。斯邪氣自辟易寒暑不入。真元常固。孔聖所謂仁者壽。即此理。釋道所云修長生。亦即是以是為基。三教一理。豈有異源耶。奈世人多昧昧不知返本。殊堪歎恨耳。是以是為基。三教一理。豈有異源耶。奈世人多昧昧不知返本。殊堪歎恨耳。

(#註十九) 秋斂冬肅。隨三光之旋轉。而剝去復還。

呂真人曰。何謂秋斂冬肅。萬物當秋冬而斂藏。已透解於上節矣。上節特舉秋冬斂肅。以完二氣盪摩之義。然秋斂冬肅義實不盡於此。蓋秋冬陰氣主事。萬物故斂藏肅殺。然陰氣之行令。實轉運於三光。三光者日與月星也。秋冬日行南。月行北。故月麗於天中。月乃陰象也。故陰氣主事。究之日月行道。與春夏相反。實由天樞斗宿主之。北斗七星。主週天之旋轉而時序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氣候因之。斗柄指西方之金。而秋氣降。指北方之水。而冬寒之氣降。可知日月之轉運。因其行度之殊。而氣候不同。統由天樞移動之機。使之交遷。所以萬物斂藏肅殺。悉隨氣候。氣候又隨乎三光。故曰隨三光之旋轉。然旋轉之妙。要不外剝復二機盡之。剝者。陰長則剝陽使之消而潛伏。復者陰極而陽氣之伏根又復生物氣當斂藏肅殺之餘。英華全伏。到陽生而真蘊又欲潛萌。故曰剝去復還。在人一心之主宰獨運猶之乎天樞也。陰陽即日月也。心調停變化。有莫知其然之妙。舉凡真氣之聚散離合無不隨其卷舒學者欲幾此樂地。自當先把此心復其真一。亦何患不詣其極耶。

(#註廿) 雨露下垂遍物。被澤不知誰為。

呂真人曰。雨露何以下垂。蓋陰陽二氣。和合薰蒸而雨露降。不論春夏秋冬。統係二氣之所為。物逢雨露固得沾濡。而遂其生發。亦係陰陽之和。而生機始暢。此雨露以和同之氣候言非等淫雨之及。物。不為恩而反為累也。雨露之垂。無一不及。故曰遍物即無一物不被其澤。天地造化之功。誠莫與並矣。然物受之。祇見自安其生發長育之常。不見其生。而生機自著。不見其長。而長育自成。在物固有莫之為而為之妙。然物之生長。由於雨露之涵濡豈不似有所為。殊不知雨露之下垂。布散及物實二氣自然之薰蒸而出。在

天地亦並無容心。不過祇存真一。而陰陽自合。陰陽合而雨露自被及於萬物。亦有莫知其然之妙。故統而謂之被澤不知誰為。被澤二字。自物言則物受其澤。自天地而言。是澤之及於物。在天地有莫大之功用。而皆不自知其功。人苟養此心合乎天地。則中和之氣蘊積內亦自有雨露及物之妙。即古經所謂大灑須彌也。然此理實淵深未易遽到。自其淺者言之。人苟心符天地之真一。其和同之氣。發於情而不戾著於視聽言動。自有一種藹然清淑氣象。即孔聖所謂粹面盈背之謂。舉五官百骸。無不受其澤。亦依然不待安排而自著。又何殊雨露及物。而不知誰為耶。造其顯則由顯達微。無不可臻學者何憚而不修。不患無成。祇虞自棄耳。

(#註廿一) 土壤廣育羣生。成能未曾有作。

呂真人曰。何謂土壤廣育羣生。益坤土含宏。無一物不在承載之內。即無一物不賴以生育。所謂萬物無土不生。謂之廣育。孰有能並其廣乎。然育物雖廣。而物之育。實自為育之。舉凡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其孳息孕育。互相以氣感召。蓋萬物皆負陰而抱陽。物物一陰陽之交感。而生育遂繁而莫可紀。且迭起而不窮。物既以陰陽交感發生。實統歸於天地一大陰陽之交感。始能成其變化。成得一箇鑄鑄陶鎔之妙用。故曰成能。究之育物之能。一成無不成。亦祇見其有成而已。未曾有所作為而始成也。真一凝固。二氣

# 醫道還元

上卷



自交。氣交物自生育。飛潛動植。各得其所。並不見有造化之跡。象於此便見天地成物功用之妙。人苟真一合乎天地。則氣不待驅使而自運。血不待調理而自和。性情不至矯揉而入於偏視聽言動。不俟防閑而自正。亦依然一廣育之功能。且與天地同其無為之治。是以古聖參天地。贊化育。皆與天地合德故也。仙佛之真常應物。亦是無為自化之妙。聖與仙佛豈有異致耶。總不外完得一箇真一。其功用自然流出。不作之作。其作莫可限。修心之士。胡弗體此而求之。

(#註廿二) 雖云戾亦時生。生機何以不息。

呂真人曰。何謂戾亦時生戾之氣如兩淫陽淫冬則雷電虹霓春夏霜寒栗冽。皆戾氣潛發之先徵。萬物皆賴陰陽之和而後生機暢。兩淫則物朽蠹陽淫則物枯槁。推之風雪露霧。能為生。亦能為殺。此皆天地間行令之常。不外殺而生機亦隱寓之。即由復而剝。剝極而復之義也。所以萬物終了又始。生機終無息滅。究其所以無息。在物不能自為。實天地之心主之。天地之心。即真一之氣也。舍此真一。而天地亦無主宰。惟天地有此真一。雖有戾氣之變而中和不失。修心之士欲得門而入。當究明天地生殺二機。假如人之七情。有時稍偏勝。是即戾之謂也。但人未能固其真一。當其七情一發而偏遂

不能反歸於正。而一身之生機。日久遂至於撲滅。苟能中和獨具。雖情有時偏勝。必不能奪其真一。五氣從何而損。五氣不損。生機從何而息。循而至於中和純一。則先天地之景象也。孔氏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釋氏所謂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異其言。實同其義。下學將此理參透。勿忘勿助。未必不臻上境也。予曰望之。

(#註廿三) 究其虛而常直。直道乃為厥宗。

呂真人曰。何謂常直。蓋天地之體段。固屬有形有質。曷從見其虛。然天地之形質不可言虛。而其淵默之心。則冲虛莫可窺測。所謂虛。即指真一而言。有比擬所不能盡。活潑而無可名狀。直者不屈之謂。凡物皆可屈撓。天地真常。實至剛而無時可屈。惟其虛。故有不蔽之真。此直從虛生也。亦惟其常直而不屈。故無雜氣得入。是虛又從直生。彼執有形有象以論天地。安足以見天地之真。老君所謂大象無形。亦即此意。觀此便知有形之天非天有質之地。非地其真一之默妙。乃為真天真地。即如人之形軀。亦不過一色殼耳。非真人也。心之真一修到圓全凝固。如天地之虛而常直。便是真人。何謂直道。直者即虛中不屈之謂。其虛而不屈便是道。故謂之直道。萬物從此生。萬化由此布。所以生物不測。悉原於不貳之真宰。故曰直道為厥宗。宗者主也。人祇識天地之形體。而莫究天地之玄奧。是直等天地為頑然色殼。無怪



乎其處於天地內而罔然漠然。與眾物同其榮枯。殊不知人稟天地之全。已身自有天地。果能法天地之自然。合天地之宗主。自能超出於庶類之上。為聖賢為仙佛。無非憑點靈光上做去。古來明訓。豈欺人哉。人自不能反心以求耳。

(#註廿四) 喜怒不干。愛憎無象。

呂真人曰。何謂喜怒不干。喜者。即天氣清明。地氣和藹。有一種清清淑淑氣象。固謂之喜。物華人康。風若雨順。宇內太和。皆謂之喜怒者。何如烈風迅雷旱乾水溢。固謂之怒。天冥地動。物天民災。皆謂之怒。然當其喜也。不過陰陽二氣之調暢。自然流出一種美景。究之天地祇自固其真一。毫無所搖。當其怒也。雖云由常而變。出於自然。亦係民物之氣。盛熾而不平。以戾召戾。故天地之氣始生怒究之天地之怒。實陰陽二氣之相剝。在天地亦祇固其真常。而絕無所累。故謂之喜怒不干。人所以不能永貞者。可喜之事擾其心。可怒之事動其心。此心日役於喜怒之情。循環不已。或喜未去。怒復來。或怒未已。喜又集。紛紛逐逐。無時了期。使此心之真常。日漸剝喪。至於剝極而無可復。則一身已無主宰。二氣亦為之不交。神明消沮耗散。是生理已盡。亦死期將至時也。修心之士。首當參透此理。方可得門而入。亦方見有可著手。否則絕無捉摸矣。所以太上云。下士聞道大笑。正為此故也。何謂

愛憎無象。愛者篤厚之謂。憎者傾覆之謂。天地生物本來一體。何有愛憎於其間。所謂愛憎。實於物見之。假如春露秋霜。物有得之而榮者。有得之而悴者。推之雷雨風日。莫不皆然。在天地祇有真常之默策。使二氣周流。安有愛憎之跡象。不過自物受之。一生一殺。便似愛憎耳。人所以真常不固。多因愛憎二念日。往來於一心。憧憧不絕。神明亦被牽連出去。神明去。而真常所以日消散也。苟能屏絕物累。可愛之物不動。可憎之物不擾。常使此心清清淨淨。如皓月之當空。自覺靈明一片。神常內守。久久而真常自固。真常既固。而情欲愈覺不能擾。自成一箇默默綿綿景象。此乃修心之要。緊關頭。知此則門可入。造到無上境。亦從此進後之學者。可勿加之意乎。

(#註廿五) 不自生而長生道合。不親殺而反殺患泯。

呂真人曰。何謂不自生。蓋天地之生物。皆不外二氣之鼓鑄。而物自然生生不息。在天地祇自默然安其真。一是天地之生物。不待天地生之。實聽物之自為生生。故謂之不自生。惟其生物聽物之自生。故天地之真元。常固而不散。此義上文言之詳矣。天地之真元。既生物而不散。故能永貞不敝。是以長生之道。莫完備於天地。故謂之長生道備。人苟能法天地之真。一以治心。則一身之生生不息。亦不待計較經營於外物。以養生。亦即不自生之意也。然不計較而生自暢。真元自覺。常固。不為外物所耗。長生之道。自得。所以世人不知反求一心之

# 醫道還元

上卷



真常。終日勞碌於外物以為治生之計。未寒思衣。未飢思食。得衣得食又思美衣美食。既得美衣美食。又慮大數不遠。以此治生。非求生之道。乃取死之道也。所以然者。真常皆被欲耗散。久久陰陽乘戾或鬱結而不舒。亦安得不死。太上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蓋指人心中思慮之強。日夕百計圖謀不已。亦即此義。學者欲求生道。可舍其真而圖其假耶。何謂不親殺。蓋萬物有生即有殺。此不易之理。究之萬物之殺。是萬物自為之。蓋物氣盡則殺在天地不過二氣旋轉。何嘗有親殺乎。物祇默固真元而聽物之氣盡自殺耳。惟其不親殺物而殺機不能奪其本然之真一。故能永久不至反殺。謂之反殺患泯。人心多生殺機。始則以殺機害物。殺機愈重愈耗其本然之真常。真常盡則死。非反殺而何所以戒殺一道。是除殺機之義也。人苟能除其殺機。則此心謫然有一團中和之氣。真元自不奪。血氣亦覺和平。反殺從何而來。此一節乃修心塞流之功。所以防真元之走漏。亦一要緊關頭也。學者其可忽乎。

(#註廿六) 蓋心無其心。真心是以永固。

呂真人曰。何謂心無其心。心即天地之心也。蓋天地之心。不外真一所固結。沖漠中自然能使陰陽二氣潛交。水為之升火為之降。露雷風雨自然布散。日月星辰。自然旋轉。當其氣之至。萬物自然發生。及其氣之反。萬物自覺收藏。千端變態。萬化流通。亦似有許多經營佈置於其間。然究乎天地之心。祇存真一。

(#註廿七) 道無所道。大道乃覺常凝。

呂真人曰。何謂道無所道。此指道之返於先天者而言。上道字。指先天



(#註廿八) 要之大竅空空。四維依然不著。

呂真人曰。何謂大竅空空大竅者舉天地包含之體段而言天主覆地主載。水火陰陽。迭運於其間一升一降。晝夜升沈不息。有包舉無外氣象於莫罄形容中。從而擬之。自成一竅大竅雖萬物並生並育於其間充塞盈滿。有似於實。然究其氣化之鼓鑄。運於無形。成於無為物充實。而天地之大竅依然空洞。惟其空。是以真靈莫可測。其靈之莫測。即真一所在。而天地之心於此見人。苟欲使此心符天地之心。先將萬緣放下。內逐邪惡之累。晝夜迴光返照。則真元漸漸發生。斯由一自可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化。即古仙真所謂一竅生百竅。百竅生千萬竅而統合成一大竅周流運旋。無所間隔到此時節。人心即天地之心矣。所以然者。由大竅既生而真元已獨固。真元固。而其體段亦居然一天地之空空。無上乘之境界。如此而已。何謂四維不著。四維者。指四旁而言。舉四維而上下可推不著者。無所倚着之謂。即空字之義。蓋天地乃大。其大無外。更無物承任乎天地者。既無承任。安得所有倚着耶。天地乃積氣之區。積氣自然凝固。上下四旁。不待有所倚著。自能安貞氣之為功。豈淺鮮哉。人果能固其真一以合天。則氣之鼓鑄亦與天地之造化同。凡氣之所充周。而一身自然奠安。其真靈之運轉亦空空而不着。祇此真常宰乎二氣之

之奧妙。即所謂天地之真常也。下道字。作循字。解蓋道之散見於人倫日用。則有實跡可循。如仁義禮智信。發於君臣父子一切倫常間。自顯然有其程途實際。儒書教人循途守轍。皆憑此後天之道使人確確有可著腳。自不肯輕言先天之大道。因人係中材以下者多。若不以此立教。遽示以先天虛無之大道。勢必使人毫無捉摸。非謂儒中之聖。遂不通先天大道也。先天大道言其無則無中自有。言其有則有中歸於無。純乎真一之氣鼓鑄。而二氣自合。五行自全。無聲無臭。有言之而莫可形容之妙。即中庸所謂上天之載是也。太上云。道可道。非常道。亦即此意。蓋先天之道。不外真一獨固。並不可以指其跡象程途。故曰道無所道人。實稟此真常之至道。而具於一心發之則為五常。返之則不外這箇一字盡之。天地此一。人亦同此一。一者不二之門。從此一生出。自成無邊妙界。此道之歸宿。統會源頭。調之至道。不亦宜乎。凝者。有安固之義。萬化皆歸本於此。真一原來無可名狀。然至道既歸於太虛。若並名狀抹煞。又將何所指而明之。故名之為道。後天則實。先天則虛。從後天做起。反到先天。正所謂返本還源。無上境界也。天地真一之至道。聖人知之。而不輕以語人。特以實為教。使人易循。若釋道。則專從虛無下手。舍實境而求證。天地真元。其實一理也。修心之士。亦必造到真一圓成。方可了手。世人其以得道二字。為仙佛常談。不可施於儒。正不知儒之所學何事。聖人之於天道。又何在。人曰夢夢。何時始醒。興言及此。能不再三浩歎。吾願學者

# 醫道還元

上卷



以致其悠久。又何待倚著乎物而後能耶。特患放心者不知求耳。此節以下多係總束上夾以終一篇之意。但其中有待疏剔分明者。則再為申之。

(#註廿九)

## 元陽耿耿。片刻莫可相離。

呂真人曰。何謂元陽耿耿。元陽者。指天地之真一而言。非陰陽之陽也。蓋天地之真主宰祇是一點元陽。二氣藉此以維持。五行賴此以統括。然後大化流行萬物。因之發育。耿耿者。貞固常存之謂。天地之形質有壞期。而此元陽則無壞。惟其不壞故謂之耿耿。人亦稟天地之元陽而生。但人自有生而後氣為之拘。物為之蔽。七情耗之。六慾擾之。遂至日漸消磨。至於消磨盡而死。遂一團陰氣。又復墜入地下輪迴。雖陰中微帶些陽。而陰氣主之。所以為陰鬼也。聖神仙佛純是結束元陽。銷燬羣陰。自成金剛不壞真體。形質雖壞。而此真不沒上升於太空。皆由修心之功。造到與天地同體。所以舍心別無可用其修能。人苟能絕其嗜慾。自然元陽漸復。非有他巧妙也。何謂片刻莫可相離。蓋天地之大化。運於五行中。二氣司其權。實元陽之真。握其樞機。有此元陽。而後二氣自交。五行自相生相剋而成化。無一刻可離。此元陽一刻不存。則二氣不交。五行不代遷。萬物安得有發育。而造化之機息矣。中庸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亦即此義。人之百體皆聽命於一心。而一心之真宰。祇一點元陽。主乎一身之化育修心之士。苟能參透。則一心自與至道大適。無虛假。無間。

斷。造到至誠無息地位。自是片刻不離也。人法天地而修其心。人道自與天地之至道合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於密。卷舒可以隨意。亦何患聖神仙佛之不可為耶。當其細為嘗之。

(#註二十) 言其剛。則無物可屈。論其柔。則有物皆孚。

呂真人曰。此一節專就天地之真常而言。以天地真常而言其剛。實無有並其剛者。蓋萬物之生生化化。運轉於五行。宰制於二氣。合二氣五行。而悉原於真常之固結。而握其樞機。所謂動靜之宗祖。萬物之源頭。大風不能散。大雷不能攝。大寒大暑不能傷。即至天地壞期而不少減。其氣實常伸於萬物之上。何者得而屈制之。故謂之無物可屈。人能體天地之真。以修持其心。造得真常應物。常伸於物上。不壞不滅。直至體膚不存。而此真身自結凝而超舉。何有輪迴六道所能拘圍耶。三教聖人。皆從此入手。亦從此了手。人何憚而不為。又自天地之真常而言其柔。實無有並其柔者。蓋真常之固結。發之實流通於無外。舉凡天象之斡旋。由此真常策之地道之升降資生畜產。亦此真常使之。至於萬物之布散流形。生化終始。又何一非天地之真常所鼓鑄。故於其應物無遺。見為至柔。無一物不在鎔鑄中。謂之有物皆孚。孚者相感應之義也。人能因此真常。則一身之動靜。云為二氣五行。無不貼然從令。亦居然天地真常之柔而應物。此剛柔妙蘊即河洛中。動靜生剋。所謂闡闢之真機也。人



欲修持真心以合天地。可勿詳究諸。

(#註三十二) 不變含至變之神。無無寓不無之用。

呂真人曰。此一節。亦就天地之真一而言。何謂不變含至變之神。蓋天地之真常不壞不滅。無可屈撓其本體。寂然。可謂不變矣。然其真一之本體。雖寂然不動。而凡在天覆地載內者。其生生變化。遷流萬態。無非此真一之氣所默為主張。故以萬物之生化流形觀之。則覺其至變。自其主宰於真一之氣言之。則統歸於不變之妙諦。故曰不變含至變。自其變出之妙言。故曰神。易所調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也。人能體天地而固其心之真一。百邪不奪。萬魔不散。此心之真常。亦覺寂然安貞而不變。凡一身之聰明恭重。及內之二氣五行。自然流轉。亦依然含至變之神焉。何謂無無寓不無之用。無無者。虛而又虛之謂。即所謂道也。蓋天地之真常。存乎杳冥。成於大虛。故云無無。即指真常之道。然道皆歸本於太虛。無形無質。而其中自有可着手。即如萬緣洗滌。此心還歸於虛。從虛中自生出一點靈來。應物不倦。是所謂不無也。從無中下手。自然躍出靈妙。用之靡竭。人特患不守其虛室耳。能守虛室。真靈自生。太上所以云無無不無也。莊氏所云虛室生白。亦即此義。知天地之真心如此。便得修心之要領。此合體用而詳言之。學者皆當細為究也。

(#註三十二)

圓神方智。合五德而產人身。

呂真人曰。此節推言天地之所以賦予於人。以明修心可以合天地之本。何謂圓神方智。蓋天地之真一。有一種活潑圓妙。周行運旋。不落於跡象。並不滯於方隅。圓何如耶。舉萬化眾生。繁而莫可紀極。其氣化之源頭。悉歸於真元之一點。可見此點真一之氣。遂可為萬化之提綱。神何如耶。又自氣化之分晰者言之。一物自布一物之化。此無妨於彼。彼不奪於此。彼此不相紊亂。井然有條。方何知乎。至於化育之昭彰。燦然莫掩。物物各異其宜。而氣化無不翕然停當。智何知乎。天地之真常。既具方智圓神。其流出則有五德。五德。即五氣之德也。合而賦予於人。故曰合五德而產人身。觀此便可見人之賦予於天寶地靈。各具此真常於一心。無分智愚。皆各具足。不過既落於形質。稍有清濁之殊耳。無不可修而全之。人苟尋此真界以修治。一心不論儒道釋。皆到真一凝固正定完滿而止。譬如行路。從此途可到那極處。從彼途。亦可得到那極處。但舍此而入於邪途。則不得耳。學者自當辨明。不可誤入於歧途。斯則予之所厚望也。

(#註三十三) 受氣成形。統三才而藏帝室。

呂真人曰。此節就人之稟天地真元具於一心而言。以見修心合天地之本也。何謂受氣成形。蓋人自誕降之初。皆各稟天地陰陽二氣而為氣。氣稟於

# 醫道還元

上卷



天地而即授於人。人先受此氣。而後成此形。天地為積氣之區。人亦為積氣之區。有是氣乃有是形。亦惟有是形。乃可載是氣。舍形而氣無可寄。舍氣而形不能存。然二氣又統括乎三才。三才者即人身中之三元也。合二氣三才。實統領於真一。真一獨藏於心。謂之藏帝室者。以心為最尊故曰帝室。帝室之真常不散。則生理固。而生機自暢發無已。真常一失。而氣亦隨之。蓋理宰乎氣。所以人之生理既盡。則氣返而歸。此乃生死存亡之機關人。能固此心之真常。百煉彌堅。自成金剛不壞。無論形存。即形亡亦生也。苟失此真常。縱使形未壞。而心之本真已死。亦不得謂之生。世人不明生死二機。以為形在是生。形不在是死。殊不知千古來聖神仙佛。形何常在耶。究何曾死耶。舉世夢夢。日就昏曠。日流逸慾。不肯返本窮源。復其心之真常。無怪乎終於凡庸也。終日經營謀生。實終日尋死道。安得人其回頭。一醒大夢籲可慨已。

(#註三十四) 天賦人而人即天。地養人而人亦地。

呂真人曰。何謂天賦人而人即天。蓋天以真常主宰乎二氣五行。以此全德賦予於人。則人之真常。即天之真常。人之五行二氣。即天之五行二氣。所以人天之全德。獨為萬物之靈。人之身中。實包含乎天之度數而真元直符乎天。謂之人即天。舉其最初者言也。何謂地養人而人亦地。萬物本無土不生。亦無土不成人。獨稟乎土德之全。故真常特厚。歛之則為無名之真一。發之則為信。

於其真實之流露處見之。所以人賴土以養生。猶其淺也。具乎土德之真元。而人始異於庶物。謂之人亦地者。亦自其最初言也。大道無土。不能啟其端。無土亦不能歸結。此中妙理。人實空喻。試以其顯者言之。自可恍言大悟。土之德是信也。信乃真實之謂人欲體道。無真實何以有始。無真實何以成厥終。先天之大道。何莫不然。所以修心之士。雖貴養其靜虛之體。尤患人於頑空。即此故也。觀此節。而人得天地賦界之全可知。苟能不自暴棄。舉天地之賦予於我心者。保而養之。使天地之真常。恒為我心之真常。日新月異。積而至於極誠無間。自是配天地功候。心之為用。豈淺鮮哉。吾願學者虛心靜求之。

(#註三十五) 得其秘奧。自與天地同流。固此真常。可入佛仙勝景。

呂真人曰。何謂得其秘奧。此承上天地以真常賦予於人而言。秘奧者。即天地真一之奧妙。天地以此而永固。人亦以此而成道。聖人得之。賢者得之。即至平等。凡夫亦同得之。初無彼此之別。但人得之於生初。而喪於生後。百端情慾於於中。萬種邪魔搖於內。日漸剝喪。得者亦如其未有所得是以獨讓聖賢以造其極。緣上智之人。不落邪魔之陣。心地時覺清明。故上達之功。有加無已。中人以下。日即於滔濤日失其本真。下達之事。亦有加無已。至於剝盡此心之真常而心愈昧。遂謂聖神仙佛非人所能為。殊不知人人同此。



心。心心同此道。苟能常保其生初之所同得。培養孔固。不為耗散。自然凡入聖。與天地同德。即可以與天地相參。謂之同流。不亦宜乎。由是思之。天地之真常賦予於人。人可不求所以固與。真常何以固。斬斷邪魔以固之。總不外存養省察功夫。做到純熟。則真常不期固而自永固。此真常煉到固時。即所謂金剛不壞之身也。觀此便知古來聖神仙佛。皆這點靈光地上下手修去。自然克臻其極。謂之入佛仙勝景。非誑人也。儒則云聖神。釋則云波羅密。道則云無上境界名殊而實同也。聖神仙佛非有餘。人亦非不足。已到者。非阻人以不能。未到者。當奮起大願力以求。方寸地含無邊境界。人何憚而不消遙於樂地耶。於日望之。

(#註三十六) 心同即道同。立地頂天從此出。

呂真人曰。何謂心同即道同。蓋人具此心。有生之初。天地特賦予以真常。論其本來。人人之心。皆與天地心相合無間。但有生以後。嗜慾累之。日漸消耗。則本同者。或至不同。苟能放開萬種塵慾。澄心獨造。斯真常之失者。日以復。不固者日益固。到得空洞而無所不包。粹然止於至善。則人心亦居然一天地之心。謂之心同。心者載道之區。在天地一道之彌綸。人心既符天地。亦一道之固結。道亦烏乎不同。心即道。道即心。人自與天地合其德藏之。則具一渾淪太極。發而為用。其功施自有莫可窮且有不能盡其形容之妙。然人合天地。即可補天地之缺憾。即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至誠盡己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亦此義佛道所謂利益一切。減度眾生。道家所謂廣法度人。皆同此功效之無邊。謂之頂天立地。不亦宜乎。從此出者。言功施之無量。皆本此一心之真常流出。舍此別無所施也。吾願人心之本同天地者。勿失其所以同。既失者。當力求復其所以同。又何道之不明於天下耶。

(#註三十七) 道泰則心泰。參天兩地以是幾。

呂真人曰。何謂道泰則心泰。道者即天地真常之至道。天地以此賦予於人。人苟培養孔固。則內蘊之真常。油然自適。故謂之道泰。真常不昧。則此心仰不愧。俯不怍。有天君泰然之樂。謂之心泰。在儒者無人而不自得。釋道則圓寂之候。無無不無之境也。人何不洗滌妄慮。尋著當來舊主。以期與道合真耶。果能造到心隨道泰。自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一心包舉乎天道。自可與天同其光大。謂之參天。參者。並立之義。以一心蘊蓄乎地道。可與地同其含宏。謂之兩地。兩者有對待之義。合參天兩地。而皆原於心與道一。便可恍然於人心。為修持要地。能從此修持。則可進乎大明之上。不從此修持。則入於汚下。聖凡之判實判於此。功力所爭。亦爭在此。人可勿於此加之意乎。



(#註三十八)

妙在行間。直洩苞符妙中妙。玄尋言下。且寓一身玄外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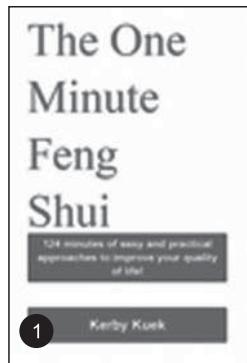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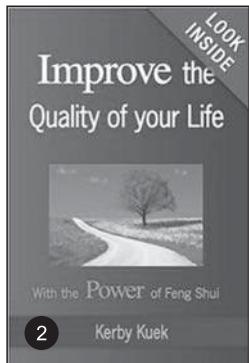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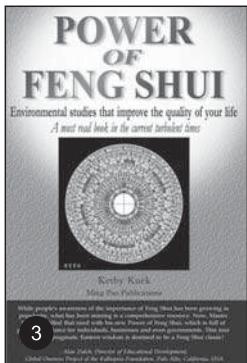
呂真人曰。妙在行間者。指此篇內逐節推演而言也。始從天地之真心。究明見天地之心無異於人。再從人之所得於天地賦予發明。而見人心直符乎天地。賦予發明。而見人心直符乎天地。合天地與人。其真元一以貫之。此為修治一心者發明真種。凡合天符地之奧妙。無不寓於逐節推演之內。故曰妙在行間。但語歸平淡。人視之。必以為淺近而忽之。自吾視之。淡而彌旨。特患者不肯靜心玩索耳。果能澄其心以玩味。則今日看之見為淺。明日看之便見為深。愈看愈覺意味之內含。舉天地苞符秘奧。實一一洩論於篇內。謂之妙中妙者。以妙義有表裏之殊。愈究而愈出也。人非盡昧。吾非自矜。願學者按次參玩。便有恍然大悟之期。玄尋言下者。玄即真常之玄理。今既洩論於篇中。凡欲究修心玄要者。自不待他求。可於言下求之。日久自然有得。蓋知天地真常之玄奧。自可返而歸於心中。未明者求其明。未證者求其證。即證而未完滿者。求其幾於完滿。完滿而未堅固者。求至於堅固。奧寶千層。不一而足。無不於言下寓之。故曰寓一身玄外玄。吾自得遇於鍾離。亦即把此玄奧修持。迄今不知幾歷春秋矣。自明尤冀共明。自證還思同證。是以筆之於書。不惜支分節解之勞。亦欲體上皇度人救世之苦心。俾有夙緣畸土。得所從入云爾。世當其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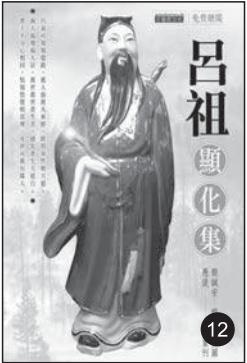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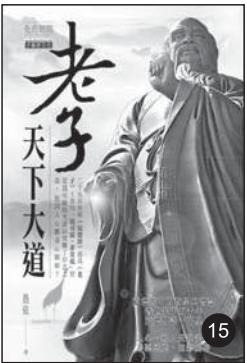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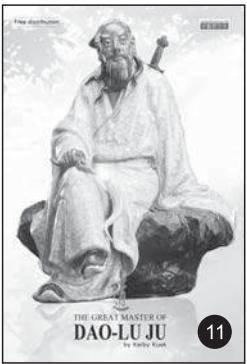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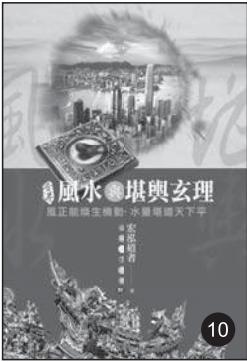
(#註三十九)秘密難傳今已傳。深造先求其放。精微未到終必到。貞恒定底於成。苟能達茲。豈不懿歟。

呂真人曰。秘密者即天地之秘機。蓋天地秘機無聲無臭。本來莫罄形容。中人以下。未可與語。語之易啟迂笑。必上知之士。語之乃覺易曉。本來難以傳授。然舉世蒙昏。又屬堪憫。故今特承上命。不惜勞瘁。詳為分割。而難傳者。傳矣。人苟得其秘密之頭緒。非可淺嘗輒止。得一而足也。道之細微。愈入而愈深。必用深造之功。勿忘勿助。造到完成。方可了手。但用功之初。首在求其放心。將萬緣放下。使此心常定。然後知從入之徑路。若不先求其放心。則猿馬奔放。終無可入之期也。然世有一種半途自畫之徒。得半而自限。又安能得其源頭。蓋道途有層級。歷一程更有一程之未至。苟能不自暴棄。雖精微之極功。不能一蹴可到。終亦無不可到之理。惟在人貞其心而不惑於歧途。恒其力而不衰於末路。則入一境忘一境。積而彌高。安有成效之不可幾耶。所以古來修心入道之士。首貴立起大願。祇以大道為歸。一切世境之榮枯。置之度外。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之心。未聞有不成功者有志之士。特患不知心學何在。致欲從末由。今既著為是書。果能參究。求妙理之明達。則修途顯道之歸宿亦了然。此書自足為求道之階梯。人人可由此直上。豈非吾輩矢願度世之美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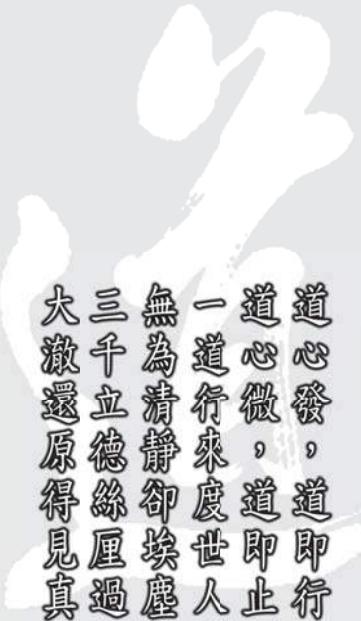
1. 《The One Minute Feng Shui》 ISBN 978-141-209-178-7
2.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SBN 978-141-208-281-5
3. 《Power of Feng Shui》 ISBN 978-962-899-482-3
4. 《尋龍記·堪輿與考道》 ISBN 978-988-813-468-7
5.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 ISBN 978-988-813-495-3
6. 《香港龍脈新論》 ISBN 978-988-808-195-0
7. 《神州風水》 ISBN 978-988-820-612-4
8. 《堪輿道·與仙的對話》 ISBN 978-988-813-430-4
9. 《丹法懶華發微》 ISBN 978-988-121-285-6
10. 《香港風水與堪輿玄理》 ISBN 978-988-132-940-0
11. \*道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JU
12. \*呂祖顯化集
13. \*道之傳，盛於呂祖
14. \*人仙言談 ISBN 978-988-121-299-3
15. \*老子\*ISBN 978-988-121-298-6
16. \*玄道合壹\*ISBN 978-988-132-932-5
17. \*人仙言談（第二部）\*ISBN 978-988-132-948-6
18. \*三教之師·呂祖\*ISBN 978-988-144-892-7
19. \*呂祖全書·上卷\*ISBN 978-988-144-891-0
20. \*人仙言談（第三部）\*ISBN 978-988-144-896-5
21. \*呂祖全書·下卷\*ISBN 978-988-144-898-9
22. \*道之傳，盛于呂祖（第三版·簡體修定版）
23. \*醫道還元·上卷\*ISBN 978-988-144-901-6
24. \*醫道還元·下卷\*ISBN 978-988-144-902-3
25. \*道家故事《卷一》ISBN 978-988-144-899-6（即將出版）
26. \*渡盡凡夫\*ISBN 978-988-144-903-0（即將出版）

道





道心發，道即行  
道心微，道即止  
一道行來度世人  
無為清靜卻埃塵  
三千立德絲厘過  
大澈還原得見真



渡盡凡夫  
即將出版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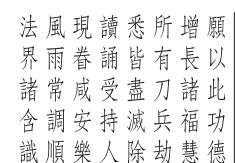


掃一掃  
電子書免費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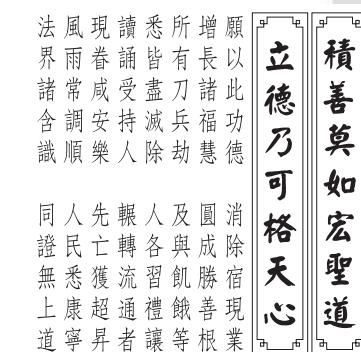


道家故事  
《卷一》  
即將出版

4



消除宿現業  
圓成勝善根  
及與飢餓等  
人各習禮讓  
輶轉流通者  
先亡獲超昇  
人民悉康寧  
同證無上道



<b>(道)港島區-觀名</b>	<b>地址</b>	<b>電話+852</b>	<b>九龍塘舒梨道8號</b>	2338 9373 <b>(道)</b>	
紫柏觀	香港上環168永樂街榮成樓9樓	2805 2106	九龍塘律倫街7~8號	2336 1578	
觀通善壇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08號勝基中心7樓B	3105 3472	九龍塘尾道205號唐美大廈13樓(電梯12樓上一層)	2393 5276 <b>(觀)</b>	
六合聖室	香港德輔道西115號 利華大廈13樓CD室	2547 5459	九龍荔枝角道九華徑新村24~28號	2745 9426	
地道德會福慶堂	香港西環太白台8-9號4樓	28710736	九龍呈翔道地段6449號	2720 5312 <b>(地)</b>	
址六合聖室	香港西環新海傍街1號華寶大廈5/F ABC座	2818 7009	九龍界限街28-30號裕成樓1樓B室	2300 1002	
鼎信仙觀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115號利華大廈13樓C、D座	2549 9106	九龍順寧道43號裕成大廈1樓A室	2386 4796 <b>(址)</b>	
清善壇	香港土美菲路45號聯德新樓1樓6,9,10室	2819 3808	九龍東沙島街163-167號6樓	2361 6820	
新明聖教	香港北角英皇道北景街恆英大廈19樓2號	2566 3138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66號昌發商業大廈1樓1室	2728 8448	
泓澄仙觀	香港北角英皇道145號民眾大廈10樓E座	2571 8649	九龍青山道281號9F	2386 4796	
玉壺仙洞	香港北角英皇道657號東祥工廠大廈七樓C座	2811 2771	九龍醫局街134~136號6~7樓	2720 8268	
抱道堂	香港北角英皇道379-381號14樓A室	2541 3852	九龍大南街315號9樓1~2室	2387 9334	
聖明壇	香港北角書局街23號美輪大廈18樓DE室	2563 2674	九龍道德會龍慶堂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92~94號全層	2381 6067
崇珠閣	香港北角書局街23號美輪大廈18樓DE室	2561 7230	成德堂	九龍長沙灣道57號2樓	2380 0858
雲鶴山房	香港北角繼園街1號B室	2563 3138	潮音佛堂	九龍長沙灣道3號8樓E座	2381 1910
智玄精舍	香港北角濱海街90~92號8樓	2561 5143	純陽呂祖仙壇總壇	九龍油麻地新填地街150-152號3樓全層	2374 0763
善玄精舍	香港灣仔駱克道395號2樓AD座	2573 6079	道學研究社	九龍界限街44~46號福祿大廈2樓A室	2789 1048
道教一善壇	香港灣仔駱克道348-350號恆發商業大廈3樓全層	2528 3368	萬善鼎信	九龍界限街44~46號福祿大廈2樓A室	2789 1048
玄之緣顯善聖壇	香港灣仔天樂里6~18號恆安大廈1/F B座	2894 9659	一德觀	九龍旺角花園街169號唐2樓1/F	3175 7178
蓮鶴仙觀	香港西灣河筲箕灣道68號西灣河中心2字樓全層	2886 2991	玉清別館	九龍亞皆老街118-120號 利寶大廈12/F,B室	2714 3453
弘一仙觀	香港石澳道鶴咀半島南泥灣村219地段	2809 2173	慶雲古洞	九龍新填地街374號德豐大廈3樓A	2385 3005
玄都仙觀	香港柴灣吉勝街8號吉勝大廈1樓D室	6051 0915	明元仙觀	九龍新填地街327號2樓	2388 7759
	香港柴灣玄都岩/柴灣新夏街樂軒台對面		華松仙館	九龍砵蘭街340~342號8樓	2394 5695
<b>離島區-觀名</b>	<b>地址</b>	<b>電話+852</b>	慧玄精舍	九龍西洋菜街北161號A恆安大廈2樓	2381 3568
飛雁洞佛道社	大嶼山梅窩涌口街15號地下	2984 9818	同善佛道社	九龍通菜街19號5樓	2735 8782
正善精舍	大嶼山梅窩鹿地塘村50號	9645 4137	萬德至善社總壇	九龍登打士街2~8號A座25樓	2332 7343
六合玄宮	大嶼山牛牯塱	2984 7825	竹隱長春洞	九龍花園街186號8樓	2394 9442
<b>九龍區-觀名</b>	<b>地址</b>	<b>電話+852</b>	翠柏仙洞	九龍洗衣街137號國際大樓17樓AB座	2394 0098
飛雁洞佛道社	九龍觀塘鴻圖道70號利安工業大廈13樓	2343 6690	松蔭園佛道社	九龍彌敦道578-580號恒隆大廈15樓	2385 4461
坤德堂	九龍觀塘康利道23號南康大廈A2,2樓	2389 3945	道教聯誼會青雲觀	九龍彌敦道311號 康橋大廈9樓A座	2384 2727
一真觀	九龍觀塘駿業街60號駿運工業大廈7樓1室	2365 0021	香港先覺祠	九龍佐敦道37U號保文大廈15樓C室	3482 8011
善濟佛道堂	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29樓B3-B4室	2758 6770	懸誠園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號大利樓8/F全層	2992 0283
萬佛堂	九龍牛池灣西村99號	2325 8985	英慶堂	九龍太子道77號8樓	2393 0406
寶霞洞	九龍牛池灣斧山道60號	2320 0472	一善堂	九龍界限街12號 寶興大廈5字6樓F室	9079 7228
天惠堂	九龍新蒲崗彩虹道麗景樓8樓D座50號	2321 3335			
齋色園	九龍黃大仙竹園2號	2327 8141			
慈德善社	九龍老虎岩樂富村樂民樓山邊	2383 8963			
慈德善社有限公司	九龍油塘高超道嶺南上村63~73號	2340 2445			
慧德堂	九龍城啟德道61號德豐樓8樓前座	2382 4883			
萬德至善社西壇	九龍荔角永康街10號中太工業大廈11樓	2384 3657			
積善堂	九龍城啟德道61號德豐樓8樓前座	2382 0081			
濟原堂	九龍城福佬村道5~9號4樓AB座	2716 6126			
<b>新界區-觀名</b>	<b>地址</b>	<b>電話+852</b>			
道福山祠	新界沙田上禾輦183號				
暢林園	新界沙田排頭村345號				
明覺園	新界沙田排頭村157號				
博愛道堂	新界沙田火炭桂地新村路102號				
信善玄宮	新界沙田齒岡山白田村第三區地段95-96號				
清善壇	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43號環球工業中心601-602室				
瑞霞堂	新界沙田下禾輦276號				
雲泉仙館	新界粉嶺坪輦路大埔田村				
					2674 2194

(道) 竹林精舍	新界粉嶺十字路粉嶺樓1號B1	2682 1266
蓬瀛仙館	新界粉嶺百和路66號	2669 9186
(觀) 藏霞精舍	新界粉嶺黃崗山祥華村	2675 5766
香港儒釋道院	新界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18號黃帝祠405室	2815 0111
(地) 聖道正壇	新界大埔懷仁街31~33號開錦樓6樓	2656 3162
萬德苑	新界大埔林村梧桐	2656 8040
(址) 萬德至善社大埔壇	新界大埔同發坊7號5樓	2657 3731
桃園洞	新界大埔山塘村42號	
坤道堂	新界大埔懷仁街14號A,2樓	
圓玄學院	新界荃灣三疊潭	2492 2220
慧園	新界荃灣三疊潭靜觀林組合如信箱330號	2492 2432
乾元洞	新界荃灣老圍村138號	2490 8683
玉霞閣	新界荃灣象鼻山路二坡圳	2490 7485
仁楓洞佛道社	新界荃灣眾安街110號3樓	2492 2002
金蘭觀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蘭觀路240號	2476 4759
靈霄閣	新界元朗新田鄉米埔高行	2471 1595
道教九霄觀	新界元朗錦田錦上路石湖塘村 6號A	2838 2433
淳風仙觀有限公司	新界石梨山金山頂	2428 6849
淳風仙觀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美樂花園5座一樓E室	2428 6849
青松觀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二十咪麒麟圍	2461 1019
新明聖教	新界屯門藍地福亨村路138號綠怡居五座10樓D室	2806 8615
松慶苑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榕街1號海景花園1座23/F,B室	
香港道德會	新界屯門屯發路11號	2458 0436
至和壇	新界屯門青山村163號	2461 6261
明善學院	新界元朗八鄉錦上路元崗新村東邊路106地段	2488 5484
蓮發堂	新界屯門舊墟村26區第一台18號	2458 6898

**澳門區-觀名 地址 電話 +853**

澳門道教協會	澳門鈔些喇提督大馬路41號祐適工業大廈2樓B室	2825 9196
蓮峰廟	提督大馬路	
蓮溪廟	新橋永樂戲院側	
康公廟	十月初五街中段	
譚公廟	路環十月初五街尾	

**中國-觀名 地址 電話**

中國道教協會	北京市西城區西便門外白雲觀	010-63406670
北京市道教協會	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北順城街15號呂祖宮	
河北省道教協會	河北省石家莊市西二環路99號	
遼寧省道教協會	遼寧省瀋陽市西順城街16號太清宮	
黑龍江省道教協會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東安區興隆鎮道教天仙宮	
上海市道教協會	上海市黃浦區大境路239號	
江蘇省道教協會	江蘇省南京市漢口西路匡廬新村8號同德大廈7樓	
浙江省道教協會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葛嶺抱樸道院	
福建省道教協會	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肅威路7號道教裴仙宮	

江西省道教協會	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勝利路70號時代廣場寫字樓418室
山東省道教協會	山東省濟南市泉城路319號213室
河南省道教協會	河南省鄭州緯四路15號院21號樓
湖北省道教協會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珞珈路145號長春觀
湖南省道教協會	湖南省衡陽市南岳區南岳鎮南岳大廟純陽宮內
海南省道教協會	海南省定安縣文筆峰玉蟾宮
重慶市道教協會	重慶市渝中區民權路42號建設公寓內關帝廟
四川省道教協會	四川省成都市西一環路二段九號青羊宮
貴州省道教協會	貴州省貴陽市南明區仙人洞路8號仙人洞道觀
陝西省道教協會	陝西省西安市東關北火巷12號八仙宮
甘肅省道教協會	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南濱河東路987號白雲觀
山西省道教協會	山西省太原市長風街30號
安徽省道教協會	安徽省合肥市廬江路77號
廣東省道教協會	廣東省廣州市六榕路六榕大廈 508 室
雲南省道教協會	雲南省昆明市北門街73號
青海省道教協會	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七一路 348 號
寧夏道教協會	寧夏自治區銀川市解放西街 361 號

註：※ = 通訊地址由省宗教局轉交

海外-觀名	地址	電話
香港道教聯合會	香港九龍青山道156號永基商業大廈8樓	852-2396 4881
新加坡道教總會	新加坡郵編916810, 吉慶班讓郵政信箱288號	65-841 3691
馬來西亞道教總會	107-2,Tingkat 2, Jalan 17 / 42, Taman Lawa, Off Jalan Kuching,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6259 1399
台灣中華道教總會	台北市大安區臥龍街274號	02-2735 8880

香港道教聯合會屬學校名單-資助中學 / 資助小學 / 幼稚園	電話 +85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2427 164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2672 6820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727 4315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661 6038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2178 3223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2757 0854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2416 5447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2667 2111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2642 2355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2709 9978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幼兒中心(石圍角)	2416 6086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幼兒中心(富善村)	2661 458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幼兒中心(東頭村)	2243 7116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幼兒中心(平田村)	2718 3637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幼兒中心(天逸村)	2146 3111
香港道教聯合會-飛雁幼稚園/幼兒中心	2354 7003

# 醫道還元

上卷



醫道還元

上卷

倡印者：

愚徒  
太乙純陽派 *Tai - Yi Daoist*

資料提供者：

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 [www.kerbykuek.com](http://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鳴謝：

紫柏觀——何生 何太  
上環永樂街168號榮成樓9樓  
電話：2805 2106

出版：

才藝館  
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44號金豐工業大廈2期14樓L室  
電話：2428 0910 / 9430 6306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4490-1-6

{此書免費贈閱}

佛曆二五六〇年（西曆二〇一六）歲次丙申年敬印  
壹千本。讀後如不保存，請轉送親友，廣結善緣，  
或可再覆印弘揚，讓此書輾轉流通，功德無量。

本書以盡力保留文章、標點符號及段落之全部及完整，如有錯漏，請用電郵告知。

呂祖

# 醫道還元

上卷

醫道還元，是幫助衆生的靈丹  
也是一種讓身心靈覺醒的妙藥

【呂】師醫道心  
【祖】宗浩德心  
【醫】者父母心  
【道】爲天地心  
【還】素嬰兒心  
【元】氣自然心

本書一部有關內丹及醫理的學術專著。

此書除收錄呂祖發表之九篇醫論外，  
更進一步提出「內學」這一中國古代醫卜相命山等學問，  
來涵攝道教內丹、存思、守一等修行理法，  
同時也深探道教醫理的深層底蘊。

免費  
贈閱

才藝館出版



觀看【澄溪】短片



掃一掃免費閱讀



玄道合壹



Daoism Metaphysic 澄溪



WP115

金惟

玉簪

非至

寶寶

【非賣品】此書免費贈閱  
鳴謝：紫柵觀——何生何太  
《愚徒》



太乙純陽派

宏弘道者【道法術】研究所

[www.kerbykuek.com](http://www.kerbykuek.com)



Tai-Yi Daoist -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